

唐玉霞 王毅萍/著

Qingduan nansong

从有限的书里,我们知道,张孝祥的情感故事,注定是一本大书,只是,未从历史里浸淫,只是浮光掠影地看过来,我们看见战火,看见金殿,看见道观,看见湖光,看见那几个与他有关的几个女人,的确,是真真切切在岁月长河里存在过的女人……

町南京

责任编辑:杜宇民 孙文波封而题字:韦斯琴

封面设计:王国亮插 图:刘丽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断南宋/唐玉霞 王毅萍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212 - 03706 - 2

I.情⋯ II.①唐⋯ ②王⋯ III. 张孝祥(1132—1170)—生平事迹IV. K827=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3826 号

情断南宋 唐玉霞 王毅萍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编:230071

发行部: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14 字数:190 千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706-2

定 价:22.00元

前摇 言

摇摇回想起一年前,与张孝祥结缘,缘深如此,仍觉得是意外之缘。

至于《情断南宋》,是在剧本之后的偶然起意了。因为读了一些关于张的书籍诗词,他短暂一生的得意失意,他始于十六岁的曲折情感,他终于三十八岁的心灰退隐,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故事。剧本结束后,记得有一次跟毅萍在陶塘边走,初夏的柳丝长花事锦,我们谈起张孝祥那些宦海浮沉情海波澜,如同说起相知的友人,说相知的友人是我们高攀,也是晚生的冒昧殷勤,有一些感喟,有一些遗憾,有一些不解,还有深深的同情。为他这一辈子"难与君说"的无奈。其实,中国文人,这样的无奈太多太多,但是因为是芜湖的张孝祥,就有牵心之痛。就这样撒手未免可惜,也是恋恋不舍。彼时芜湖市文委扶植文艺创作,三言两语之间居然敲定,将张孝祥的故事进行下去。

我和毅萍都没有认真写过小说,更不要说历史小

说,酒未开樽句未裁时,还不以为意。真的动笔,才发现找了块硬骨头。历史小说,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都要契合时代,即使有戏说的成分,也不能走得太远,尤其是这位被芜湖人敬重的张孝祥。但是项目报上去了,当然不能自食其言,我们说,先写着看吧。那段时间我和毅萍经常在中午碰头"跟咱家的老张做做思想汇报",一面吃饭一面讨论,吃了多少次饭?吃到圆圈车底,文委扶植的几本书先后都将付梓,实在是不好意思继续光吃不练,决定啃骨头。

从哪里下嘴?如何反映这位南宋状元的一生际遇? 我们截取张孝祥出生前几年到他殒命镜湖的这几十年 历史横切面,以女性角度来铺陈一段南宋残梦,坦率地 说,这也是扬长避短。分工合作,笔法不一样,各自为营 更好一点。李榕、李扶柳、时兰芽、曹非烟,以母亲、情 人、妻子、红颜知己的身份出现在张孝祥生命中,每位女 性以第一人称讲述一段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是南 宋乃至很长一段历史时代里女性的命运悲歌,同时,在 这些女性的讲述里将张孝祥的人生经历一一交代出来。

笔力所限,也仅仅是交代了。

无论是经历了靖康之耻惨痛至不可睹的北宋末年还是雨乱灯昏摇摇欲灭的南宋,都是历史上非常不堪的一页。脆弱、失血、昏聩,散发着植物与肉体一起腐烂的气息。里面一个两个张孝祥这样的人欲做中流砥柱而不得,最终被江河日下的污流冲到岸边,冲到水底,樯倾楫摧或者粉身碎骨。岳飞是粉身碎骨,张孝祥应当是樯倾楫摧。他没有岳飞的惨烈,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一

展胸襟 最后郁闷至死。

时人呼张孝祥是"中兴之臣",到底他是不是,不好说。这个人有中兴之志,有中兴之才,也是在理当中兴之时,但是历史没有提供给他机会,这个舞台注定不是他的。他的悲剧在于他全力以赴地一败涂地。

假如可以选择,我想他宁愿选择像岳飞那样。即使不能马革裹尸,即使是冤死风波亭,也好过病死浮舟上。说不出的窝囊,还有崩溃。这是我们试图展示的,一个人内心从意气风发到踌躇满志到妥协周旋最后到全盘崩溃的过程。一个男人铜墙铁壁一样的内心一点点剥落、倾颓,直到最后的倾城。

写张孝祥,也是崩溃的过程。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敦促自己。否定、肯定、再否定《情断南宋》的成稿过程,也是我们完成自身吸收,消化乃至凝练的过程。可以说,写张孝祥,对于我们的文字,是一个锤炼。对于我们对文字的耐心,也是个锻造。那段时间,我和毅萍不断互相鼓劲,一发现对方有泄气的苗头,氧气罐就来了。我说,我给老张搞得抓狂,毅萍说,我正在跟时兰芽厮杀。文字的刀光剑影里,度过一段峥嵘岁月。幸好不长。

又是春天,三月,镜湖如同琉璃,在春日的波光里潋滟着一段段故事。关于张孝祥的文字初步完成,重读时,缓过气来,就有了"有泪如倾"的悲凉。"草茸茸,柳松松。细卷玻璃水面风,春寒依旧浓",张孝祥是一曲才华横溢的悲剧,无论这几个女子以什么样的感情温暖着他,他这一生,依然是寒气逼人。连读取故事的人,也被

他这一生风雨打湿。

. 源.

风雨在纸页间留下斑驳的渍痕,一如壮士血英雄泪,在无望中冷却成历史心中的隐痛,也是芜湖人心中的隐痛。对于张孝祥,我们不是词不达意,就是废话连篇,到最后定稿,才觉得还有很多话想说而未说,才开始懂得。

谢谢韦斯琴女士题写书名,谢谢刘丽韬女士制作插图,谢谢李幼谦女士的鼎力扶掖,写小说于我们是第一次,做书于我们也是第一次,跌跌撞撞的,简直带着初恋的忐忑,为一位芜湖男人做了本彻头彻尾的女人书。

希望张孝祥能够喜欢。

唐玉霞 康子 猿月 猿田

目摇 录

前摇言
一、新婚·别 _员
飔浩缡
屢 险 气
獾 阪行
瀍阶疴
獨 院温
運降伤
種 送山
塵 樾狱
纏 暗结 獨
元
元

强度 灰 别
— 海井 汩
二、浮生·误

獯院离	· 殒
瀍香屑	· 苑
缪	愿袁
遞 情 掉	愿远
瓊 脣漏	郷
廛阪残	· 怨原
獲 暮日	您愿
元 欧 颜	罽
屍 學落	远原
 	远范
 	퓄
瀰 嗯帛	景緣
三、旧日·红	腿
湿 烂心	腿
	풶轅
龝 异兆	985
	郧
瀍滩泪	別割
瀍 滧泪	
	员起
············· 缪 隋梅····································	员 题 员 源
獲 隋梅	別題 別類 別類
獨情梅適際山	別期 別期 別期 別期 別期

四、碧水・恨	赑
 飕 桃锦	勋
廛匚圣	勋源
癨 隊湖	勋愿
瀍咻梦	浸圆
鎥 陀字舟	透粒
遷鳴堤	逓
殖 阪奔	邐
廛隐居	週源
2隻1900 光	遞
元	凤圆
强 密机	別苑
宽宽归	圆痕
附录(一)摇参考书目	郧远
附录(二)摇张孝祥大事记	圆施
附录(三)摇《情断南宋》人物关系	郧
附录(四)摇张孝祥手迹	员远
附录(五)摇镜湖各个时代的照片	圆页
后摇记	閒 猿

一、新婚‧别

李摇榕 ——雪转寒芦花蔌蔌

摇摇新婚 . 别

漠漠飞来双属玉。 一片秋光, 染就潇湘绿。 雪转寒芦花蔌蔌, 晚风细起波纹縠。 落回孤云归。 小倚篷归归。 过尽碧湾三十六。 点舟只在滩头宿。

——《蝶恋花·行湘阴》

飋結缡

月光从窗外透进来,这是初春时候的月光。初春,可是依然是这么的冷,这么的寂寞。寂寞是一条蛇,冷冷地游过我的青春。对于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来说,她的青春是一条游走的蛇。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条蛇在我的青春里游动时留下的冰冷的足印。我用整个的青春去焐它,希望可以焐热,焐暖,但是,也许不是但是,我

焐暖它了,我感觉到它在我的心头慢慢苏醒,蠕动,然后,但是,它伸出尖尖的牙齿,我的心一瞬间痛到不能呼吸,就像第一次看到他一样。他的眼神是刀,是尖利的牙齿,咬啮着我。一种痛,传遍全身。

我知道我中毒了。

我全力以赴地等待,风尘仆仆地赶来,就是为了这一次迟到的中毒。他不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却在我命中注定要走的路上。

我没有逃 因为 我无处可逃 也因为 我不想逃。

当你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命运里辗转,对于你遇到的东西,你会懂得珍惜,除了抓紧,别无选择。但是,应该第一个伸出手去的,是我的妹妹,我的柔弱不堪的小妹妹。那个男人,是命运指派给她的,命运指派给我的男人,此时还在路上,他们告诉我,他还在路上。

那时候,他还在路上,我们的故事还来日方长。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对于一个女子来说,这已是个迟暮的年龄。我的妹妹李桐,也已经十九岁,我知道她也开始伤春了。在幽暗的烛光下,在长长的黄昏里,我们将五彩丝线绣成各种花样:牡丹、芙蓉以及鸳鸯。有时候会相视一笑,我看见李桐的脸在幽昧的光线下有莹莹如玉般光泽,她的眼睛黑亮地藏在睫毛里。什么时候,消瘦的小女孩就这样长成了一个美好的女子,连我都感觉到了她的美好,女子开始绽放的气息,开始芬芳的气息纯洁而美好。这美好浮动在每一个日子里,气息一天比一天浓郁。虽然在一个混乱的年代里,这样的情绪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青春的情绪是一枚,是一丛,是一片顽强的小草,要固执地从石头下面钻出来,向着太阳,向着明媚的春天。

等待是漫长的,我的等待是从牙牙学语的年龄开始。我们是指腹为婚,我和我的妹妹。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与他的父亲,他们的父亲,都是不得意的人。我的父亲虽然曾为朝请大夫,但是丁忧早已经期满,却一直没有获得启用,一直郁郁不得志。他们的父亲虽然在乡间享有声誉,也是一直仕途蹭蹬,一个人读书,有声誉,向

前的路就是做官了。他们的父亲没有做官,做闲散的乡绅,其实是可以优哉的,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男人的梦想与荣光。母亲告诉我们,那一年,他们的父亲,你们的公公游历到安庆,碰到了你们的父亲,一见之下就成了好朋友。于是在一次酒后,许下了我们的婚姻。那时候我的妹妹李桐还在母亲的腹中,在母亲的腹中,她的命运已经被安排好了。

其实最初我是许给弟弟的,因为我们的年纪更相当,如果母亲腹中是个男孩的话,我就是张祁的妻子,如果母亲腹中是个女孩的话,我是哥哥张邵的妻子。母亲告诉我们,这是亲兄弟俩,都是正室所出。

母亲的意思一定是,我们未来的公公是重视我们的,其实毋宁说,是看重我们的父亲。他的侧室还有几个子女。

是个女孩,一个猫一样小一样弱的女孩。父亲和母亲都以为养不大,一直到我记事的四岁,李桐两岁了,我记得两岁的李桐在太阳下小小的脸蛋皱成了拳头大,母亲忧伤地叹息着。这样的叹息伴随着李桐长大,其实我不记得母亲的那次生产,也不记得李桐初生的模样,母亲一次次地跟我们提及,在我的意识里仿佛看到了李桐初生的柔弱、成长的艰难,我和她一起重新长大了一次。后来李桐梳起了头发,听母亲说话时垂下眼帘,脸上浮出淡淡的红晕,母亲还会微笑着叹息。如果李桐养不大,我会是谁的妻子?张邵还是张祁?有时候会想到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长不大,李桐会是谁的妻子,张祁还是张邵?我是那么无忧无虑地不需要担心呵护地成长着。每次叹息过李桐的柔弱,母亲都会说,我这样的孩子养上七个八个都不用操心。

我一直不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的赞赏还是,觉得我的粗野。高贵才会脆弱,而生命力顽强的往往是鄙贱的。

是的,我不要别人操心,没有人为我操心,我是个被忘记的女孩,自顾自地成长着。相比于对于我的漠视,哥哥李荆与妹妹李桐

得到的关心更多,我不在意。也许不是不在意,是无法在意。我想如果李桐不是随时奄奄一息的样子,我的母亲也不会给予她太多关注。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一个仓皇谋生的家庭,没有人没有精力顾及太多。

真的没有精力,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一直觉得应当再多一个儿子的,但是,在一场瘟疫里,他们先后去世,没有先后,只是几天的工夫而已。我的妹妹倒是躲过了这场灾难,柔弱地却是倔强地长大了。她必须长大,我们都必须自己长大。因为我们没有了父母。

如果不是这场意外的灾难,我的婚礼会提前许多。张家早就来催,他们的儿子大我七岁,已经成人,急需要一位妻子。从我十三岁的时候,这样的信每年父亲都会接到,他们在书信中传递着彼此的信息,那是慌乱的几年,父亲也许更加在意的是家国,信的末尾可能会带一笔两笔,我的母亲说,你们的公公又问到你们了。

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嫁妆,绸缎、门帘、枕被各物,算是竭尽所能。是为我们,同样的嫁妆她准备了两份,李桐很快也需要出嫁了。母亲的手从斑斓的锦缎上抚摩过,苍白的干燥的手,她微笑着说,榕儿,做人家的媳妇,跟在家做女儿是不一样的……然后,然后,她就倒下了,在李桐的惊叫声中,我看到她的手无力地垂下。

母亲再也没有醒过来。

接着是父亲。

靖康之难后。



麗险||气

我们的哥哥已经长大,大到足够支撑一个家庭。只是这个家瞬间变得沉默起来。哥哥始终皱紧眉头,再也不曾笑过。有时候他和方人也一起在房间里说话,说到家,说到国,说到战争,说到投笔从戎,出来时眼睛是红的。方人也的眼睛没有红,这个魁梧而阴郁的男人,我从心底恨他。靖康之难,我的父亲执意要追随皇帝北上,最终带回了方人也,他说是在路上碰到的。方人也伏在马背上,头垂下来,腿随着马匹的行走而摇晃,全然是没有知觉的。母亲惊叫,那是不是个死人?如果不是父亲救了他,把这个在高烧中胡言乱语的男人带回家,他一定会很快成为尸体。那么我的母亲不会死,父亲也不会死,他们的病是他传染的。肯定是他。

父亲说他从累累死尸里看到这个人,秃鹫还有乌鸦们在天空盘旋,在金兵洗劫过的村庄,房屋土地以及人的余烬中,一只秃鹫停留在一具尸体边,迟疑着走来走去,父亲说他知道这个尸体一定还有一口气,夕阳的余晖里这个尸体面朝地一动不动,风吹动破碎的衣衫,衣衫里闪烁出光芒,那是一把宝剑,真正的宝剑。一只血迹斑斑的手紧紧握着剑把。父亲走过去,用手中的剑拨动那把宝剑,他说他看到那个僵卧的男人猛地睁开眼睛,他依然躺在地上,他无力支撑起自己,但是眼睛睁得很大。

父亲说,一个真正的武士除非手被人砍断,否则绝不会放下他的剑。

父亲将这个人带了回来。他没有继续追随的步伐。我想一路 的山河破碎一定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他的信心和勇气。

那个被抬上马的男人只说了一句话:大宋完了。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昏迷。

而且这个阴郁暴戾的男人,即使在高烧中,也在呼喊着:报仇! 这两个字被他咬牙切齿地说出来,带着血的气息,和狮子一样的狂 怒。我们躲在一边,偷偷看前厅的灯光。我听到,一只乌鸦在我家的屋顶呱呱叫起,仿佛呼应。温暖的暮春,我忽然打了个寒噤,我的妹妹,李桐,我看到她脸色苍白,她的脸色总是苍白,可是那天,她的嘴唇也是苍白的。我们都感觉到了不祥之兆。

母亲倒下之后,父亲带人亲自将这个男人送到浮山道观中,这个道观曾经是李家祠堂的,现在虽然不完全是,李家依然是最肯资助的。也许父亲也有不测的惴惴?要不然为什么顾不上病榻上的母亲,他回来后母亲就咽了气,接着是父亲自己。

父母去世后的日子,这个男人很快康复,从道观里回来,是哥哥接他回来的。除了和哥哥说话,他就一声不吭地在后院练剑。那一定是把名贵的剑,即使昏迷在病榻上他依旧握紧的剑。使女小环说,她看到剑上有紫色的血迹,上面刻着一个施字。这个男人说他叫方人也,我们都不相信这是他真实的名字,但没有人说出这样的疑问,我们都知道这个男人一定有着很多很多的离奇故事,非常惨烈。他不说。

我们叫他方大哥。

对于方人也的好奇很快就被生活的难以为继冲淡了。他的古怪一成不变的,也就不再引起我们的好奇,而没有父母的家,需要我们一起参与才能支撑起来。哥哥的宦途和父亲一样,是从最卑微的官职开始的。家道式微,哥哥的官也是看不出有什么前景,渐渐的众人已然不把李家当数了。丫头小环还小,有时候忍不住就将在外面看到的白眼叽叽咕咕说出来。

有一天哥哥告诉我,他有学长与张邵同朝为官。彼此通信,他对我说,张邵是个很好的人,高大、魁梧,秉性正直。对于张祁,我们就一无所知了,张祁还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可跟张邵一起都跟着父亲读书,也是个读书人。这些话是哥哥让嫂子转告我们的。那天我们在桃花树下绣花,桃花落在我们的身上,我和妹妹都羞红了脸,没

有说话。我想知道的多一点,但是想知道哪些呢?他高大、魁梧、秉性正直,他的模样知道了,他的为人知道了,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比如他的个性怎么样?憨厚还是佻挞?这些只是女孩子的小心思,独自一人时暗自琢磨着消耗时间,因为我知道,无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要嫁给他的。

哥哥决定送我去衢州,和张邵成亲。哥哥说,他们家已经迁徙到了衢州。没有说迁徙的理由,不需要说,仓皇流离的景象看得太多,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家族,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着可以停下喘息的地方。妹妹一起去,张祁也已经成年,早该成亲了。因为地方的变故,靖康之难后,无论有没有被金兵洗劫过,到处都是千疮百孔。哥哥整天忙于处理琐事,他像父亲一样,投入而执著,他离不开方人也,没有方人也的护送,哥哥不能放心我们上路。我们滞留下来,直到二十一岁。秋天,一个宁静的秋天,拖延到了不能再拖延的年纪,我们上路了。

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马车上颠簸的那段时日,那匹老马咻咻地喘气声,飞扬起的尘土,李桐黑亮的眼睛,还有风过后,送来的方人也的汗味。生命中最漫长的日子,我去嫁人。

哥哥和嫂子站在马车前送别,他们在秋风中的身影如同我的父亲与母亲。我的曾经挺拔英俊的哥哥仿若突然间老去,他说他很抱歉,如此简陋仓促地让我们出嫁。他说的简陋是我们的嫁妆,无法全部带走,我们带走的是一些便于携带的服装鞋袜,大的器具不能带走,小的首饰之类已经变卖了部分,留下的大概也仅仅够将我们姐妹两人打扮得不太寒碜。嫂子将这些细软密密缝在我们的衣服里,她执意要给我们缝。她的手指比我们的粗糙,因为她做的活比我们多。她的首饰是先我们变卖的,只有当她看向哥哥时候那波光粼粼的眼睛,才会让我记起她还是个年轻的少妇。她终于怀孕了,我们也因此坚决将小环留给她。晨光中,她微微隆起的肚子,忽然

让我流下眼泪。我要去嫁人,然后生下我们的孩子。我希望那是个和哥哥一样英俊而多情的男子,值得我等了这么多年,也值得我即将开始的艰难的跋涉。

哥哥说他已经上奏朝廷,要求出使金国。在他走之前,他要将我们一一安顿好。只是,他摸摸李桐的头发,我不知道让这么柔弱的你长途跋涉是对还是错?像当年的父亲母亲一样,他很担心,李桐能不能经得起这一路的风餐露宿。

无论能不能,十九岁的李桐是没有理由留下来的。

方人也只和哥哥嫂嫂抱了抱拳,然后转身就走。李桐在马头上 拴了一串铃铛,红色的璎珞与清脆的铃铛划破晨曦。我们没有流 泪,笑容像这个秋天的最后一朵花绽开。是的,我和李桐是成亲,我 的哥哥将要北上,为了他的抱负,我的嫂子将要生下她一直盼望的 孩子,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喜悦。

即使是微薄的喜悦。

獋远行

从安庆到衢州,千里河山,第一次整个扑入眼帘。因为连年战乱,家里的几处田地均已抛荒,我们的家道已经渐渐衰落下去,我和妹妹也开始做一些针线活计补贴家用。但是真正走出家门,如此惨烈的凋敝令人吃惊。

稻子成熟了,收获期的田园像一块块金色织锦,铺在每一片土地上。我喜欢看稻熟的景象,它们壮阔丰美,让人振奋,而风中稻子成熟的气息,让人沉醉。但是此时,我们眼前的田野,是大片大片的荒芜,不是收割后的荒芜,而是从春到夏到秋持续的荒芜,这样的荒芜透露出的是绝望。星星点点的有女人和孩子、老人在田野里,他们抬起头,看看我们,一脸麻木,只有麻木。李桐开始和方人也说话,我们走了三天还是五天之后,方人也紧闭的嘴开口了。他们都

是沉默的人,忽然之间仿佛饶舌起来。方人也告诉李桐,这里曾经经历过战争。他说那是五年之前,金国和大宋的军队在这里交战,失败的宋军将这里洗劫一空,然后逃窜,而胜利的金国军队又一次洗劫了这里,然后离开。已经贫瘠的土地终于完全干枯了。

风一天比一天冷,开始像在脸上刮。我已经有几天没有洗脸,沿途找不到可以歇脚的人家,即使看到房子我们也不敢进去。因为有一次,我看到一户人家,屋门洞开,我跳下马车踉跄着扑过去,在野外露宿了一夜,我很想喝一杯热乎一点的水,我觉得我已经凉得透到心里。方人也是要拦我的,他本能地伸了下胳膊,我看到他握剑的手,我说,别拦我,求你。声音从我的喉咙里发出,沙哑而且低沉,非常陌生,陌生到我自己也愣了一下。方人也没有再向前走一步,但是他坚决地拦住了尾随我的李桐。其实不用他拦,李桐刚下了马车,就虚弱地坐到地上。我看看他们,疾步走进屋子。

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都不能忘记的情景。屋里的地下躺着一个老男人,他的眼睛黑洞一样睁得好大,炕上还有一个人,我想一定是个女人,因为一个小小的孩子趴在她的身上,他们都一动不动散发着某种气息,陡然间我还不能分辨的气息。活动的是老鼠,几只肥胖的老鼠看着我,它们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瞪着我,它们趴在人身上,镇定地看着我。那个躺在地上的男子,原来他的眼睛已经被啃噬,留下两只空空的眼眶。我听到尖利的叫声,然后,失去了知觉。

马车遇到了一个洼地,猛地颠簸了一下,我醒来了。李桐惊喜地说,方大哥,我姐姐醒了。我听到方人也答应了一声,没有回头。李桐告诉我,我晕倒了,是方大哥把我抱回来的。方大哥说你太虚弱,所以晕倒了。

姐姐,那户人家也逃难了吗?是空房子吗?李桐追问道,方大哥不许我进去。

在醒来瞬间的失忆之后,那一幕涌上心头,我猛地呕吐起来。

马车停下来,我吐了很久,仿佛将我的五脏六腑都吐空了。我开始觉得冷,冷得浑身颤抖,李桐将所有的衣服被子都盖在我身上,还是冷,李桐将我们的嫁妆也拿出来,红的绿的绣花的衣服披挂在我的身上,在残存的意识里我想我一定显得非常怪异,但是还是冷,最后,李桐紧紧地抱着我,我感觉到她柔弱纤细的身体因为恐惧而发抖,她将脸紧紧地贴着我,一声声呼唤我,姐姐,姐姐。每一次,当我感觉渐行渐远的时候,当我感觉自己正一点一点地沉睡下去的时候,有一缕声音游丝般要将我往回拉。

病中的事后来是方人也说的。他说,李桐时时刻刻地看着我,偶尔打个盹,手也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将他采来的草药熬好,一口一口喂给我,我紧闭着嘴巴喂不进去,她就自己先喝到嘴里,再喂到我嘴里。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给李桐熬药喂药的。

我没有死,我的命硬,但是李桐要死了。

瀍沉疴

她躺在马车上,就这样高烧不止。脸颊通红通红,红得跟火炭一样。曾经黑亮的眼睛是燃烧过后的灰烬,偶尔睁开,没有一点神采没有一点光泽。方人也采来的草药全不管用,他说要是春天夏天就好了,土地没有这么贫瘠,植物茂盛葱绿,现在不是,现在,连路边的巴根草都是枯槁的。我也束手无策,只有不停地用湿布敷在李桐的额头。方人也开始鞭打那匹疲惫的老马,他说要找大夫。

那匹马太老太疲惫了,它一直养在我家的后院里,缓慢地咀嚼着,从曾经的飞驰咀嚼成了今天的衰老。方人也说,马比人老,这匹十岁的马相当于人的七十岁。我们让一匹七十岁的老马一步不停歇往前走,我几乎听到它的骨头在奔跑中一根根断裂的声音。也许不是那匹老马,是我的妹妹,她的十九岁生命的裂帛。

在一个小集镇里,方人也一边牵着马走,一边打听,后来我们终于坐在一间屋里,一位老人从昏暗的里间走出来,他是大夫。李桐

偎依在我的怀里,小小的像一个女童。大夫看了看,搭了一下脉,告诉我们李桐先天就太柔弱,又受了风寒惊吓,忧惧过度,他说,她要是能够好好地将息,用药,眼前应该没有大碍。

方大哥说我们还要赶路。

大夫很老,家徒四壁。一排靠墙的百子柜在阴暗的屋深处,干瘪的老人仿佛被这排柜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抬头看看我们,慢吞吞站起来,喘息着走到柜子前,一一打开那些小抽屉,东一把西一把,掏摸着。他对我说,姑娘,麻烦你自己到后面熬药了,我这里就剩我一个老头了。

灶房里也是空荡荡的,幸好不缺少药罐子,灶膛边还有一堆柴火。药味一点点浓烈起来,屋外的说话声也深一脚浅一脚地传进来,有的落在地上,有的飘进了耳朵里。苍老的声音,如同被风撕裂的旗幡。他说起了一些昔日的繁华,也说起了他过往的一些日子,只是不说眼前。最后,他说,眼下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看,反正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啊,不是死了,就是逃难去了,反正跟死了也差不多。

你怎么不走? 方人也问。

我不走,都剩一把老骨头了,哪里的黄土不能埋,不如就埋在家门口。他说,我想好了,到时候把这柜子拆拆,让前门的秦木匠凑一副棺材板,横竖躺进去就完事。

空白。

空白中老人接着说,你看这副棺材板还真是不错呢。比楠木紫檀木的不差,装了几辈子的药,浸透了药香。比官家也不差。

官家死了,怕还没有我这样的棺材睡。

官家现在还不知道生死。这是方大哥的声音。

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的圣上,生不如死的臣民。大宋的江山啊,大宋的江山啊,你看到没有,人命如草芥,我,治了一辈子病,治病干什么?治活了受罪?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你看看,生不如死啊。

老人的声音突然大起来,大到声嘶力竭,带着越来越强烈的哭腔。 最后,只剩下号啕大哭,我觉得是两个人在号啕大哭。

第二天,我们上路的时候,老人站在门口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他的亲人,他对方大哥说:壮士,我姓刘,在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一个儿子打仗死了,骨头不知道埋哪里,儿子一死,老婆子就死了,现在,还有一个女儿素儿还生死未卜,虽然明知道没有什么希望,心里还是放不下,她自小入宫,经了靖康这一劫……算了,算了,估计早就抛尸荒野了,还是不要问了。

方大哥没有追问,只是点点头。转身就走。

老人家慢慢转过身去,我知道,也许转身之后,他就倒下,埋掉。 这样的死亡触目皆是,甚至连这样平静的死亡也是幸运的。还有很 多人生不如死,我们活在一个生不如死的残世里。

李桐看上去好了一点。但是,这次生病几乎完全摧毁了李桐的健康,尤其是得不到休息调养,她始终没有完全好起来,终日匍匐在马车上,没有一丝生息与一点动静。很多时候,走着走着我会惊恐地以为她死了,将手试探过去,老天,她还在呼吸,她还是温热的。我们随时都在等待着她的死。有时候,在暮色里,我总是下意识地伸头看着车后,仿佛有一个黑衣人在尾随着我们,他等待着有人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死亡的气息中,我们到了衢州,到了张家。已经全然是冬天了,树木全部萧瑟,嶙峋的手掌木然伸展,天空静止般,那两幢青砖黛瓦的房子在风雨的剥蚀里迎接我们的到来,这是场冬天的冷雨。一个年轻男子,站在门口,冷风掀动他灰色的衣服下摆,他的脸上有忧伤的颜色,但是,他站得很直,并且始终在微笑着。在冷冷的冬日黄昏里散发出温润的气息。我的心在那一刻剧烈跳动起来,我的感觉告诉我,他就是张邵,我的良人。

他伸出手来,扶我下车,他的手指细长白净,是读书人的手。 他



说:一路吃了不少苦吧,快进去歇歇。他的声音干净明亮,在我的兄长还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着这样温和的声音的。我记得我朝他笑了笑。他的身后几个人,男人女人纷纷走向前,方人也说,车上还有位小姐需要搀扶。两个女仆迎过来,搀扶起李桐。在这两个壮硕的妇人间,李桐显得那么瘦小那么柔弱,几乎只剩下衣服。我说,我的妹妹路上生病了。

那只伸过来的手忽然垂了下去,男子深深地弯下了腰,说:嫂子。

他是张祁 ,李桐的丈夫 ,我妹妹的丈夫。

鎥覹温

于我而言,这是个我没有经验的大家族,我的婆婆冯夫人,几位公公的侧室,还有几位小叔叔。这是个也许还颇富足的家庭,也是名门的后代。张籍你知道吧,唐朝的丞相,那就是我们张家的祖上,先前可真是很有地位的,婆婆说,现在这个世道,是比不得从前了。

不过在和县乌江张家还有一些产业,这从公公留下了好几位妾夫人可以看出来。只是连年的战争,冯夫人的介绍断续起来。金人南侵,我们的境遇大概差不多吧。否则,张家也不会背井离乡,抛家舍业追随张邵来到他为官的衢州。

虽然仆妇不多,屋子浅窄,张邵这样一个司刑曹事供养一个人丁众多的家庭,能顾及的体面实在是有限。但是我跟张祁很少见面,李桐根本就没有机会。李桐一直卧病,这次跋涉和对我的照顾,几乎完全摧毁了她的健康。她在厚厚的被子下面,蜷缩着,像一只小猫。

猫有九条命,李桐也该有。

我没有看到张邵,我不知道张邵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我们的婚礼一直不被提起。我有些急了,因为这样的身份住在张家是尴尬的。而且,除了我和李桐,并没有年轻的女子,几位婆婆都有些年纪,家事在冯夫人的手中,她们看上去比较消沉。生活的由优越而陷困顿,公公离世后她们地位的削弱。虽然她们都为张家养育了儿子。张邵和张祁都是正室冯夫人所出,秦夫人有一个儿子,虽然是庶出,却年纪最大,已经结婚,留在和州故里;王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张邮,年纪也大了,却没有成家;还有两位小叔张邴张郯,是赵夫人所出。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再将人对上号,是件很费工夫的事情,我没有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家庭里生活过,一切都得重新来。我很需要有人帮助,所以格外地盼望张邵。

张家人在我跟前绝口不提张邵。我不能问,这是一个新人的尊贵。而且李桐的病让我也无暇顾及身外,一会请大夫,一会熬药,一会索人,已经是让人烦不胜烦,何况我们是客居他处,没有确定身份。虽然冯夫人关照说,大夫开出的药方直接叫丫鬟给小厮,让小厮到管家手里领银子去买。但是像燕窝粥人参汤这样处方外的补品我该如何应对?几位老夫人饮食都减到不能再减,我们怎么能装大惊扰人家,而且这惊扰不是一天两天。就是使唤的小厮和丫鬟,毕竟不是名正言顺,也不好太使唤,偶尔需要打点一下,这些都是需要银子的。我们从家里带来的盘缠一路上耗费得几乎不剩什么,除了嫁妆。我们不能变卖嫁妆,住在张家变卖嫁妆,以后我们怎么立足呢?

李桐什么也不知道,生死置之度外一样地昏沉着。只是希望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即使渺茫地随时熄灭,下一刻又能勃勃燃烧。有时候,李桐会好一点,李桐好一点的时候,我扶她到院子里晒太阳,我知道下人们都在暗地议论,张家这个病秧子媳妇没有什么指望,更别说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杨木梳子滑过李桐的头发,多么厚实多么乌黑的头发,仿佛它们吸尽了李桐的生命一般迅速恣意地生长着。李桐叫着,姐姐。姐姐。抱住我的腿,把头靠在我的身上。我

的眼泪悄悄地流出来,我们怎么办?在家的时候,我以为我的以后 在这里,直到了这里,一切还是悬空着。

小瓷,冯夫人给我们的使唤丫头,站在院门口朝我抿嘴笑。她 的手里托着一包东西。她说,大小姐,是四少爷让我送给你的,谁都 不许告诉。因为是秘密,这个小小的人儿显得特别开心,她受到重 视了。是一包燕窝和两支人参。小瓷悄声说,四少爷说了,吃完了, 他再想办法,他要你放心。四少爷是张祁,兵荒马乱里这些东西就 是花钱也很难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些,我觉得难为 情.但是,这是为了救他的妻子的。

有了这句燕窝和人参 我可以放心地讨段时间 至于以后 我不 知道,不知道李桐有没有以后,我有没有以后,谁能知道明天的 事呢?

那天早晨 我睡得很酣 夜里都忘记伸手摸摸身边的李桐 我总 是习惯地伸手摸摸她,一夜的雪也全不知晓。李桐推醒了我,她说, 姐姐,下雪了。我从床上跳起来,趴到窗前,呵,一个白皑皑的琉璃 世界。

梅花开了。一树一树的红梅花绽开在雪地里。李桐居然自己 坐起来,居然清晰地说,姐姐,我想看看梅花。

鞭炮声噼里啪啦响起来,是在前门。发生了什么事情?小瓷跑 进来:大小姐,二小姐你也起来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官家让四 少爷当官了。

为什么?好好的怎么会有这个旨意?

小瓷说:我听门房陈爷讲,是沾了二少爷的光。

怎么会沾到二少爷的光?二少爷做了什么?

小瓷说:二少爷到金国去了,听说很危险很危险,不知道能不能 回来,所以官家就让四少爷当官了。哎呀,老夫人不让我说的。

婚礼在三天后举行。冯夫人说,李桐好了许多,办个喜事冲冲 也许就全好了。张祁补官到明州做观察推官,很快要去上任。想赶 在上任前将他的婚事办了,好事成双。冯夫人说,我知道委屈你了,你就做我的女儿吧,张家生了六个儿子,现在我就拿你当我的女儿看待。

那天的天是阴的,好冷好冷,穿了几层衣服,李桐整个消失在衣服里。行礼之后,李桐有点支撑不住,身影摇晃站定。我想扶她一把.但是我不能,我只能躲在角落里偷窥。

张祁的眼光犹豫不决,仿佛在寻找什么,又仿佛在担心什么,他担心什么,是担心随时可能扑地的新娘让这场婚礼变味?众目睽睽之下,他不能伸出手去扶李桐一把,像那天,他伸出手,要扶我一把一样。

他伸错了手扶错了人。很多年很多年,快乐的日子,不快乐的日子,我会经常想起他伸出的手,他扶错了?还是对了?我内心无数次告诉我,我需要那一天的记忆,记忆里的温度,将这一生焐暖。

方人也向我告别,在李桐成亲之后,也告诉了我关于张邵出使的事情。他跟张祁谈过了,这次出使金国,李荆和张邵主动请缨,朝廷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任命张邵为直龙图阁、礼部尚书充金国军前通问使,李荆作为副手一起出使。

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我问方人也,问自己,问所有能够问到的人。答案是一样的,不知道。也许三年,也许五载,也许再也不会回来。我的丈夫我的兄长,我二十一年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也许从此就消失了。方人也不说话,桌子上的茶散发着袅袅热气,白色的细瓷一样的热气,方人也说他要走了。我的婚礼遥遥无期,他不用滞留在这里。他的衣衫褴褛了许多,他脸上的风霜浓重了许多,他要回李家。是的,在我们奔波在路上的时候,我的哥哥也踏上了一条生死未卜的路,而我的嫂嫂也许就在我们的奔波中,生下了李家的第一个孩子。

方人也说,大小姐,你是回去,还是留在这里等?

我可以回去吗?回那个我生长了二十一年的家?可是我这二十一年不都是为了等?回去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我等的?我走了,李桐怎么办?我要留在这里照顾李桐。

方人也说,那我就上路了,冷眼看了这么久......

他顿了顿,说,我走了。

他没有说完,不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冷眼看了这么久,李桐 托付给张祁,我,还是没有可以托付的人?

月光清冷,没有比冬天的月光更加清冷砭人的。今夜,方人也不知道走到哪里。我的哥哥我的丈夫身在哪里?如果打定主意北上,为什么还要接我来成亲,将我悬挂在命运的中间?许多的疑问许多的怨恨许多的酸痛,我只能搁置在心里,张邵,只是一个名字,对于这个名字后面的人,我多么茫然。我不能将疑问怨恨酸痛丢手给一个茫然的人名,一如不能丢置到风中。

一个人的夜晚是难以入眠的,当怀揣着这么多冰冷的心事。睡梦里伸手,摸了一手冰冷,在突然的惊悸里醒来,才想起此刻李桐还是新妇。只是她还没有从婚礼的劳累中恢复过来,不能像一个新妇那样炊煮茶饭伺奉婆母。而我,这个没有行礼的女儿代替她做着她应该做的一切。是为了李桐,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要尽快地融进这个家庭。

从床上起身,用冷水洗脸,抹一层淡淡的胭脂,镜子在晨光中模糊不清,依然可以看出胭脂的红和胭脂后面我的苍白,狠狠地再涂一层胭脂,让整个脸喜气洋洋起来,然后和仆妇们一起准备婆母的早饭,一家人的早饭。

包括张祁。只有想到这个此刻在我的妹妹身边酣睡的男子,岁月才不显得那么漫长,冬天的早晨,才不显得那么寒冷。

遞轻伤

在没有方向的等待中,腊月到了。冯夫人开始打点准备过年,好多东西都简单了。对于衢州这个地方,他们也是客边。祖厝还在和州,烽火三月,大伯的书信常常要很久才能收到。有一次弟兄几个都不在家,其实是张祁不在,但是冯夫人对我说,他们都不在,让我给念信。那天的书信还是两个月前的,笔迹有些潦草,有些伤感。大伯问候了所有的母亲后,告知他的妻子在十天前死去,金兵在历阳一带交战,他领着妻子家人在乡间躲避,逃难之中动了胎气,孩子没能落地,一尸两命。现在,他一个人守着张家的房子、田产,已然病倒,战事还没有停歇,他只是苟全性命,不知道还能不能在母亲跟前尽孝。我觉得他说的母亲应当是秦夫人。

刚从冯夫人的房间回来,秦夫人后脚就跟来。她知道和州有信,她想问问她的儿子媳妇怎么样了。冯夫人早就料到,叮嘱就说一切都好。那么,孩子呢?半年前就说我的媳妇有了几个月的身孕,生了吗?男孩还是女孩?

冯夫人没有告诉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只好说,信里没有提及。

还没有生?这么个大事他不能不说啊,这是张家第一个孙子呢。我安慰这个眼睛湿润的母亲,我说那封信是好几个月前的,大概还没有生呢。

好几个月前的?和州还是那么乱吗?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这个傻孩子,就知道听夫人的话,把我这个当妈的丢到脑后。秦夫人衰老得厉害,不知道是拮据的生活,还是对唯一儿子的思念折磨着她。她的服饰也不像冯夫人那样体面,只是潦草地应付一下,一眼看去根本不像位太太。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冯夫人还在,她不得不收拾一下,否则一定跟一个下人没有任何差别。她说,我现

在是看清楚了,留下来是逃不了一个死的,刘氏孙氏死了,我的媳妇我的孙子能有那么大的命熬过来?为什么要把我这个老婆子带来,我说不来的,我要跟儿子在一起,他们,他们不肯,他们怕背不孝的名。

那天,秦夫人跟我说了很久,也许并不是对着我,她是在自言自语。她说了张家,说了她自己,说了她在家乡的儿子媳妇。说到了张邵的妾刘氏,张祁的妾孙氏。她大概很少这样多话,她其实也没有说话的必要和资格,更没有说话的人。她跟我说,无非是觉得我的安全,我是个没有名分的客人,张邵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融入不了张家,我是张家的边缘人。

她的脸色在那个下午绯红,眼睛亮晶晶地闪光。她说得太兴奋了。那天之后,有一天小瓷告诉我看到秦夫人在后院烧纸钱,有一阵子每晚都听到一个女子压抑地哭泣声,在安静的冬夜持续到黎明。我相信每个人都听到了,但是每个人都装作一无所知。

终于有一天早上,秦夫人没有出来给冯夫人问安,她病倒了。 她希望临死前看看她的儿子。把她送回和州或者让她的儿子到衢 州来。

冯夫人坐在秦夫人的床前低头不语。现在,大家都在打点着过年,张邵已经不在衢州,张家停留在这里毫无意义。冯夫人一直在犹豫是留下来,还是跟张祁一起到明州,由张祁接替张邵支撑起这个家族。而和州,是回不去的。战乱仍然在继续,和州没有人撑起门户,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火坑里。

冯夫人说,等你好了,我们再商量。你这么病着,也不能上路啊。冯夫人温柔的声音在那一刻让我记起母亲,只是我的母亲只有温柔。冯夫人的柔声里包裹着又冷又硬的芯子。秦夫人眼里最后一点光芒熄灭,我看见她甚至嘴角翘了翘,仿佛笑了一下。

我要去见他们了。这是我听到的秦夫人的最后一句话,我们都听到了,包括李桐。那阵子她缓过劲来,能够走动,并且料理一点事

情。我看到大家都像面对一件瓷器一样小心地和她保持距离。小瓷说佣人们背后议论四少奶奶是女儿痨,成亲要是好不了,那就再好不了了。

这个小女孩是从和州带过来的,睫毛很长,眼睛很黑,是个心思很深的女孩子。可是到底是个女孩子,有时候会忍不住叽叽喳喳。

秦夫人没让大家为难很久,她走得很快,刚进腊月,她就咽了气。听说眼睛睁得好大好大,她还在等她的儿子来看她。她到死都不知道,也许知道而不愿意相信,她的儿子早她一步已经走了。

接到和州报丧的信是在秦夫人的丧事之后。

秦夫人的丧事很简单,因为是侧室,也因为没有后人。好多个夜晚,我一闭眼睛就能看见她眼神灼灼说张家说她半生的际遇。

她是个没有身份的丫鬟,在老爷跟夫人成亲前就被收为妾,伺候老爷,她生下了张家第一个儿子,这个事实让她的地位提升了许多,但是那又怎样。老爷娶了门当户对的人,过几年纳个妾,过几年纳个妾,早就不进她的房门了。我还记得秦夫人拉住我的手,说,男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儿子也未必靠得住,毕竟是自己的骨肉,靠不住也心甘情愿。

我连靠不住的男人都生死未卜,谈什么孩子。张家是盼望孩子的,非常盼望。冯夫人的眼角总是睃过李桐的身体,在无处放置里涣散。

春天,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到来得这么迟。最冷的日子里发送了秦夫人,冯夫人告诉我,开春去明州。家乡没有人了,有人也不是能依靠的,倒是张祁,老爷在世的时候就说他以后可以依靠。只是把一个二十多人的家庭迁徙到明州,需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她说,当年从和州过来,她精神还好,几位夫人也都还能搭把手。现在不成了。李桐也是指靠不上,你,我是当姑娘养在家里,按理说是娇贵的人,不该让你操持。可是除了你我也指望不上别人。前晌你妹妹

才成亲 病着 你替她操持家务,可见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你小叔叔 也说 计你帮忙 在家你就里外都能。丫头委屈你了。

冯夫人的脸上身上都收拾得很干净,但是再收拾也是望六的 人,这些年奔波,维持一个家,够她受的。现在,她要我扶她一把。

我答应了。心甘情愿地答应了。住人家的吃人家的用人家的, 这些都不是白给的,何况,张祁说我可以,他怎么看出我可以,是李 桐说的吗?不知道耳鬓厮磨间,她和张祁怎么说我的。

而且,我愿意做事,多多的事情,占据我空白的时间。

7個子山

新年一过,张祁赴明州上任,很快,带来书信,已经安置妥当,迎 候母亲到明州。这时候张邴张郯先后得到补官 各自奔赴任所 他 们的母亲赵夫人整日忙着打点行装,无心跟随冯夫人南去,王夫人 也心情抑郁,她唯一的儿子张邮因为身体残疾,没有像其他几个儿 子一样有机会补官出去,赋闲在家是显然的事情,只是游手好闲的 张邮日日在外面游荡,惹下不少事端,很让王夫人伤脑筋。冯夫人 并不过多干涉 偶尔也会帮王夫人还一笔两笔张邮的债务 只说是 给王夫人自己添置衣物,绝口不提张邮的荒唐事情。一个二十岁出 头的男子,可能做下的荒唐事情委实太多,王夫人应付得焦头烂额, 已经是自顾不暇。

冯夫人说,我就指望你了。

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张家在冯夫人的叙说里是破败了.但 是依然得支撑出一些体面来。而且这次南迁,可以指望的男子并 没有。

最重要的是 我们手头没有钱 在冯夫人的交代里 是非常拮据 的。穷家富路,这样一大家子二十多人在路上。毕竟当年他们从和 州迁来衢州的时候境况要好得多,而且这些年的战乱,沿途早就不 是当年。想起从安庆来到衢州的这一路,有方人也护着,我们走得 胆战心惊。几乎每夜,都有人大睁着眼睛。不过冯夫人不是要听我 说这些,儿子不在身边,她也开始像一个没有主意的老妇人,东瞅瞅 西瞅瞅,像我的母亲。

变卖一些带不走的家产作为路上的盘缠,我们的期待再次缩水,这样的年月,管家说,还有哪户人家肯买桌椅家具?就是有都嫌累赘,还花钱给自己找麻烦。有钱的人家也不屑于买这些旧的。带走是不行,也不值得,扔下又可惜,也扔不起。最后我跟管家说,要他带着小厮们将家什趁夜抬到市集,能够换回什么就换点什么,没有银子,粮食和棉花、布都行。管家是个肥胖的中年男人,他的眼睛骨碌碌转动,答应着走了,前脚走,冯夫人后脚就叫人把我喊去。

管家在冯夫人跟前告我的状了。

第一次看到冯夫人脸色铁青,这样一张铁青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平时温和宽厚的样子。她说,我现在百事缠身,身子也不如以前,你的妹妹三天总要病上两天半,看着你还是勤恳能干的人,我才偷个懒,托一两件事情给你。你这样办事不是丢张家人体面吗?二少爷四少爷现在都在朝廷里当着官,更别说你那几个小叔子,也都上任去给官家当差。张家在和州还是有着一些祖业,不是没有根基的人家。做大户人家的媳妇不是你这样的做法。

媳妇,大户人家的媳妇?多么陌生的感觉。我是谁的媳妇呢?张邵吗?可是张邵在哪,张邵什么样?我只是眼前这个气咻咻的问罪的人的媳妇。我说,现在变卖笨重的家具是难,都在忙着糊口,连我们张家,我说的是我们张家,连我们张家都数着钱算着量安排茶饭,还有几户人家有闲钱?如果能够换一点粮食棉花布匹,多少可以派上用场,二十多个人上路要吃的,这样初春晓行夜宿,冷得很,尤其妇女又多,格外怕冷。棉花布匹也能派上用场,这都是为路上的人算计着。

冯夫人低头寻思了一会,说,你这样筹划也算仔细,只是张家的体面你要顾及。

我说,这样的卖法像是逃难,有伤张家体面,所以要管家趁黑把 东西搁集市里。管家也不要出面,可能被人认出来是张家的,所以 叫几个仆妇家的男人出面最好。我低下头,尽量低,这样眼泪就不 会被冯夫人看到 我不要被他们看到我的软弱。

没有人会爱惜我的软弱,他们只会利用我的软弱加倍践 踏我。

从冯夫人那里回来很久,我都在想一件事情。我答应料理这些 事情是不是应当?我能够拒绝吗?除非我不想在这里安身 李桐虽 然有张祁,可是她这样七灾八难的,张祁能够顾及到多少?如果我 不能干一点 取得一点地位 我们姐妹俩什么时候能伸直手脚?

也许这些都是借口,因为在眼泪终于流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张 祁站在我的面前 我是在向他诉说。

办法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 却也算个办法。总算换得了一些粮 食布匹。我指挥仆妇们蒸制干粮。毕竟不是丰年太平光景,也不是 腰缠万贯,一路可以投店打尖。棉花和布匹凑凑给家下大小都做了 棉衣 这一路上吃饱穿暖和了 好好的到明州 比什么都强。

冯夫人没有干涉我的指挥。她是个固执的人,坚持要赵夫人跟 我们一起到明州,并且说一到明州住定了,就要给张邴张郯娶媳妇。 赵夫人不能拒绝,她是侧室,只有听从正室的安排,而张邴张郯虽然 不是冯夫人亲出,也必须听从冯夫人的。

一前一后送走了张邴张郯,我们也上路了。一直到上路,管家 才说他不走 他的妻儿老小都在衢州 不愿意跟到明州。小瓷说 管 家早就打定了主意,他在张府做了这些年,揩了不少油呢。我们住 的房子真正的买家是他,他托了人在前面说,他在里面帮了杀价,狼 狈为奸。老夫人也是才知道的,听说三少爷也在里面做了手脚,这 会老夫人正气得发抖呢,一个劲说家贼难防。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一边为李桐赶制棉袜。这样的天,不知道李桐能不能经得起又一次颠簸。她的棉衣絮的棉花比别人多得多,我还是想为她做双厚实的棉袜,很厚很厚的。几位老夫人都没有,我不好张扬,自己动手,免得被议论乔张作怪。我们这样两个姐妹,实在是被议论得太多了。

小瓷还在唧唧喳喳说,这个年纪,天不怕地不怕,对于迁徙正充满期待。她说,还有一件事情,前些天卖家什,老夫人气呼呼找您,就是他挑拨的。现在才知道是他的小算盘呢,他指望糊弄糊弄您,好白得,没想到被二少奶奶您卖了个底朝天。

二少奶奶?

小瓷说 是的 老夫人让我们以后就叫您二少奶奶。说以后家里的事情 .先跟您回。

應腱狱

桃源乡方广院是我们的住处。这里原是僧房,现在,南渡官员没有办法在明州找到住处,就投宿在这里,我们住在这里是按照朝廷的规定安置。这里山峦起伏,虽然是季春,依旧肃杀萧瑟,格外的冷一些,但是山水之间的院落异常宁静。我喜欢这里,我的一生,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前面的二十多年都是旅途,这里才是我的归所。我在这里生下了孝祥,张家的第一个男孙,也是在这里将能够发生的事情都一一铺陈出来,图穷匕见,很快。如果知道一生只有这么短短几朝寒暑,也许更快。

孩子的父亲,是张祁。

刚刚安定下来,喘息未定,先是皇帝从海上逃亡,张俊留守明州,这对于明州来说是又一次劫难。张俊以清野为名,纵兵掳掠,甚至来到方广院。接着,是金兵来犯,张俊草草应对之后撤离,第二

年,明州被金兵攻下,搜山检海后,"如扬州例",血洗火焚两个多月,金兵撤退。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一连串的洗劫中,赤贫下来。

我们一路的逃奔。

金兵来袭,担心方广院里人口众多,未必安全,我们躲避在更远的山区,人迹难至的地方,苟延残喘着。人是活了下来,却都有点惊慌未定,朝不保夕。张祁拖着一家十几二十几口人,四处逃窜,下人们死的死,逃的逃,失散的失散,我和小瓷小陶一起洗衣做饭,照顾几位夫人。李桐只要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不太生出多余的事情,大家就觉得很帮忙了。

等到风声平息了一些,新圣上在临安坐稳了,我们回到方广院。这里早就被洗劫过,不知道是金兵或者张俊部还是刘洪道带领的人。张祁带着几个家丁扫出几间干净屋子,我们又一次算是安定下来。

真的是安定了好一段日子。

定下来,事情一件件一桩桩地铺开来,都是需要打理的。

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暮春的月夜,我陪李桐喝了药之后回到我的房间,张祁不在李桐的房间。李桐原本有自己的使唤丫头,早就不需要我来熬药。这一年,朝野都安静了一些。也就有了点心思照顾李桐的身体,顾及到人命之外的将来。但是那天晚上,她房间里的小陶悄悄来找小瓷,说李桐不肯吃药。

我想她是不愿意吃药了,都吃了多少年多少碗。那些草药装起来,大概够一马车的了,她像是为了吃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李桐躺着,悄无声息,泪水从眼角源源不绝地流出来。我握着她的手,那么纤细的手腕,没法套住一支手镯的腕。可是,一日不好,一日不死,一日就得吃下去。

李桐是让人操心,但是她不磨人,她是乖的。没有法子不乖,不 乖为难的是在意她的人。她的眼泪不停流着,依然听话地张开嘴, 苦涩的药汁一口一口抿下去。我们已经不用说话了。

临走的时候,李桐说,姐姐,这支镯子给你戴吧。我的胳膊戴不动。

那支晶莹碧绿的翡翠镯子,母亲留给她的。小的时候,我记得母亲照顾李桐,我在她身边自己玩耍,有时候母亲伸出手来将我揽住,镯子落到手腕上,我就偎依在母亲跟前看这支镯子。母亲白皙丰盈的手腕套着这支碧玉镯特别好看。后来,她渐渐消瘦下去,就不再戴了。她说,等你们长大了给你们戴,镯子要胳膊有点肉才好看。桐儿,你要好好长,不然姐姐胳膊比你好看,妈就把镯子给姐姐了。母亲逗着小李桐。后来,我当然比李桐长的高大、健康,但是母亲还是把镯子给了李桐,她抱歉一样对我笑,说,妹妹小呢。我没有说话,我只比李桐大两岁,但是早就知道,不要说没用的话,不要做无用的挣扎。我将镯子从李桐手上取下来,用手帕包裹起来放到她的枕头下面,告诉她,自己留着,过些日子好了再戴,这可是李家最值钱的陪嫁。李桐闭上眼睛,一朵凄凉的笑容浮出来。我这样老是三天两头地病着,他迟早会厌烦我的,请大夫抓药都是笔钱。

李桐说,他们前头是收过人的,收了人也不过那样就弄没了。 何况我这样病秧子。

别瞎想 我们跟他们前头收的人不一样 我们是明媒正娶的。

我想开玩笑的,但是心里酸痛得厉害,仿佛有眼泪流出来。用手指摸摸,是干的。

从和州到衢州,除了张家的男丁,就是几位老夫人,当时的能力必须分两拨走。大伯没有走,冯夫人说和州有家业,需要人留下照料,大伯是长子,义不容辞。还有就是张邵和张祁收的妾,刘氏和孙氏,也没有带走。冯夫人是有意带走的,但是张邵要先顾及父母手足,不好说要把自己老婆带走,尤其是妾。张邵不带妾,张祁当然也不能带。等到在衢州安定下来,也曾经去接,刘氏已经死了,当时她

跟着大家一起躲避到乡下,水土不服,手脚都长了疮,先是痒得受不了,抓破了流水流血流脓,烂到看见骨头,哪有人来医治,自己熬不过,一绳子挂死了。孙氏是到衢州后死的。左不过也是这样,自己死和病死都差不多。兵荒马乱的。冯夫人说,命大的才能活下来。

这些是有一天我闲闲地问小瓷,这个小丫头什么都知道,她的母亲是冯夫人的陪房,在家里有一些地位。那一年逃难,她跟了母亲第一拨就走了,她说,要是留下来第二拨走,母亲说她就不见得能活下来,张家留下的丫头仆人都死了不少。

这些我没告诉李桐。有什么必要说呢?

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即使去问冯夫人,可以想到她只会无动于衷地说几句。这些事,是司空见惯的。女人的命,只是一粒草芥而已。如果能够有一个孩子,男孩子,大概这一粒草芥的分量能够重一点。至少,不会随手丢掉。

我甚至都没有一点嫉妒,是的,说的是跟我不相干的人,张邵也罢,刘氏也罢,他们都是一个空洞的名字。在我的世界之外,而我的世界,是那间小小的,很冷的房间,房间里很冷的床,床上一个冷得半夜会冻醒的女人。

今晚不一样,今晚是暖和的,因为张祁在我的房间里。

夜已经深了,但是并不冷,是暖暖地深着。蜡烛只剩下短短一截,小瓷又忘记拿支蜡烛来。我想去叫小瓷,张祁说小瓷告了假,小瓷的父亲突然病倒,看看不行了,她到下房服侍,去李桐的卧室找我回话,在门外碰到张祁,他准了她的假,今晚就留在那边,不用过来。

然后他到了我的房间。他说他早就想来了,很多个夜晚,他都在想,我在做什么,一个人,是不是害怕,是不是寂寞。他多么希望,在他身边的人,是我。

我一直记着,那天,你从马车上下来,风尘仆仆的,可是一点都不柔弱。你微笑着看着我,有一点羞怯,有一点喜悦,我以为我的妻

子肯定是你,我需要你这样的女人做我的妻子。

但是你不是。居然不是,命运好像总是这样跟我开玩笑。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冥冥中,我盼望的是这个人吗?可是,张邵呢?李桐呢?我是这个人的嫂子,我的名分在这里。

名分是什么?是十多年前轻易的一个诺言?

眼泪,猛地涌出来。害怕?委屈?羞愧?我不知道。他的手,他的手再度伸出来,与第一次,隔了多少天,漫长的几乎让我丧失信心。可是,我可以吗?我能吗?我想吗?我拒绝吗?灯花陡然跳跃了一下,熄灭。

他轻轻地一用力,将我拽到他的怀里,拽到混沌的甜蜜的黑暗里,慌乱匆忙急促地,无限掉落下去,落到一个无尽深渊中。

纏暗结

我们安置在方广院左侧的一个院落。各自的房间被墙或者院子隔断,非常勉强地保持着一些界限。有限的界限。张祁做了官,家境逐渐好转了一点,也还是很局促。体面是在讲得起的时候才讲的,现在,还是讲不起。

我的房间里小瓷是几乎寸步不离,我们的见面非常艰难,可是只要想,总归是能见到的。也许是有心,当初安置房间的时候,我就是在李桐房间的一边,有一条甬道相通。

男与女,有了第一次,我们无法控制自己。而短暂的相拥与不可知的再见,让每一次的见面都成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不想未来,不想将来,想的只是这一刻。在一个男人的怀里拼命吸吮着他的气息。

除了冯夫人, 张家的人我并不在意。几位老夫人只是一张张单薄的画, 挂在那里摆出一个家族的阵势, 冯夫人才是牵扯着我命运

的人。她温和的笑脸是随时可能变成冷面,张邵是她的儿子,是这个家庭的恩人,他的北上,他的生死置之度外,才给了几个弟弟出人头地的机会。

我不敢跟张祁提起张邵,摸着这个青年男子脸上干净的线条,忽然会有陌生的感觉涌上心头,张邵,张邵是他同父同母的哥哥,他们一定长得非常相似。这样的感觉让我害怕,而害怕的感觉让我更紧地搂抱住这个男人。我们的感觉是如此呼应,当我害怕,他的索求会更加强烈。我们挣扎着,挣扎着更深地陷了进去。犹如从悬崖上掉下去,无穷无尽地下落,永远在无穷无尽的下落中,落到花上火上云雪上,惊恐地快乐着。

我承认我是快乐的。非常深非常深的快乐。

小陶又来了,她说四少奶奶想请我过去,我已经好几天没有过去了。

这是第几次?小陶来请我过去,说李桐想见我。我没有忘记,但是,我不再敢见她,她秋水一样安宁清澈的眼睛静静看着我的时候,仿佛是一千根一万根针花雨般撒过来,扎进我的每一寸皮肤里。每次离开,我都发现自己汗湿了。我的妹妹,她不知道,我背叛了她,我抢了她的男人。

李桐又瘦了许多,其实她已经没有什么可瘦下去的了,但是隔了这几日再照面,还是看出她又瘦了许多。她又新添了症状——呕吐。不停地吐,什么都不能吃,黄胆都要吐出来的样子。这是以前她没有的症状。

我告诉冯夫人。冯夫人的神情有一点无奈,也许是厌烦,李桐闹得太多了。但是听着听着,她忽然眼睛一亮,她说赶紧请大夫来,年纪轻轻的,只能减病,哪能添症候呢。

一丝丝笑意开始出现在大夫的脸上,笑意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然后,他转过身来说;恭喜恭喜,少奶奶有喜了。

忽然的一阵晕眩,我眼前一黑。李桐泛出红晕的脸从黑色中浮出来,如果不是长年累月地病着,李桐是很好看的,尤其是脸泛桃花的时候。我呆呆地看着李桐,她怀孕了。小陶和小瓷都很兴奋,小陶问:二少奶奶,要不要去告诉老夫人?老夫人刚才还招呼有事紧着告诉她知道。

冯夫人很快就来了,快到大概是一路跑来的。她一迭声地问大夫:我媳妇有喜了,你把得准吗?几个月了?哎呀,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小瓷,你去,要管家准备个大红包来。

大夫走了很久了,冯夫人还兀自在唠叨着。她指挥人去抓大夫开的安胎药,让人准备香烛她要到庙里去谢菩萨,又叫人将张祁的寝具搬出去,好让李桐安静养胎,几位老夫人也来道喜。看着李桐的眼睛亮晶晶地闪着光彩,我的心空空地疼。不知道是嫉妒是惭愧是欣喜还是悲伤。她们都叽叽喳喳说着,笑着,没有人看到我抽身离开。

我在干什么?我都干了些什么?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心头的种种滋味,以及忽然对张祁,第一次对张祁萌生出的恨意。

如果我命该如此,为什么又碰到了张祁?如果我不曾碰到他,那么就让我安心地坐在这冰冷的枯井中等待张邵,等到生命干涸,这一生不也就结束了吗?等到是幸,等不到是命。都能过的,我又有什么不能。可是,我遇到了张祁,遇到张祁并没有什么。我们居然走到了一起,而且他是我丈夫的弟弟,我妹妹的丈夫。

现在 现在 我的妹妹要为他生下他们的孩子。

冯夫人来到我的房间,平常都是她派人将我叫去,今天一定是高兴坏了。她自管自说着,这下子好了,你妹妹要生了。我们张家就盼着添孙子呢。你看看,张邴张剡刚成亲,都在等着他们的喜讯,

我这个急啊,以为张祁这一房没指望了。

冯夫人日见得老了。虽然每天光梳头净洗脸,但是跟我第一次见到她,又老了许多。尤其今天因为高兴,头发乱了也不自觉,而且少见地说个不停,有一种让人心酸的龙钟。

哎呀,三个月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还情有可原,你是她姐姐,怎么能不知道?也难怪你,她自己都不知道,谁还知道?见天地病着,瘦干了,谁也想不到这里。

是的,新婚之后,也许我们都以为有这个可能,但是李桐好的日子有限,病的时候多,慢慢地就不再抱什么指望了。甚至,有时候我想,她这样病歪歪的和张祁是虚的是实的都难料。

以后你要多多照顾你妹妹,她想吃什么想要什么,你不用跟我回。没准生了这个孩子,她能好起来,以后还指望她给张家添人进口呢。女人啊,生了孩子,就好了,做姑娘时候落下的那些毛病都没有了。

晚上,本来我是伺候几位夫人吃饭的,但是从今天开始,冯夫人要我陪李桐。以后都不必到前面陪她们几位,只要在后院陪李桐就好。但是张祁回来了,而且没有回刚给他安置的房间,是直接回了他和李桐的卧房。隔墙花影婵娟,我站在花影深处,看着他急匆匆地向后院走,没有抬头。即使抬头,其实也看不到我,但是我想,平时他会抬头向这边望一望,我在这边,他知道我在等他啊。他的身影一闪而过。冯夫人的贴身丫头小盏立刻从冯夫人房间出来,是朝着我这里的。我知道她是来通知我不必去陪李桐。

现在不需要我。

几位夫人的晚饭吃得很喜庆。冯夫人高兴是不必说的,因为高兴她跟赵夫人说,好事成双,张邴张剡的好消息也快了。甚至王夫人,冯夫人也安慰她,瞅准了哪家姑娘,给张邮成个家。她说,男人不成家,不像个样子,成了家,有老婆管着,再生几个儿女,他想不成器也不能够。

伺候她们吃完,我让丫头将饭菜撤下,说自己有点累,先不吃了,回房间休息休息。我的心里乱哄哄也闹腾腾,堵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缝隙。

没有等待没有盼望的夜,居然也没有辗转。我睡得很沉,这是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的。如果不是突然涌出来的恶心感,我一定会继续睡下去。但是,我呕吐了,从那个漆黑的早晨开始。窗外还是漆黑一片,黎明的曙光还没有照进来。小瓷听到了动静,从床上爬起来,她的床就在门口,点亮蜡烛。她说,二少奶奶,要不要跟老夫人说,请个大夫来看看?

昨天给李桐请,今天给我请,就看我们两姊妹搞得家反宅乱。 我说,没事,你睡吧,我歇歇就好了。

一定是受凉了,昨天小陶还说四少奶奶是受凉,我看二少奶奶 肯定是受凉了,要不然就是昨个您在前院吃了什么吃坏了。

小瓷还在絮絮说着什么,我只看到她的嘴唇一张一合,嗡嗡的声音在耳边,但是听不清楚。李桐不是受凉,我也不是,更不是昨晚吃坏肚子。

我怀孕了。

日子忽然静止下来,我的焦躁与烦恼也静止了下来。张祁,这个男人越来越远,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我的孩子怎么办?作为张邵的未婚妻子,我怎么生下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

怀孕真的让李桐健康起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呕吐之后,她开始四处走动,像个好奇的孩子一样看到什么都问一问,院子里花都开了,满树满枝,海棠芍药凤仙,李桐要小陶折朵喇叭花,她站在牵牵绊绊的藤下,可以清晰看到她脸上细细的绒毛,她伸出手来,笑容明媚地给我看手腕上碧绿的镯子,她说,姐姐你看,现在我胖了。白皙的手腕上,那只绿镯子与她的手腕一样温润。

她说,他很高兴,他说我们以后还要再多生几个。

李桐的脸庞绯红一片。这些天来,她的脸色很容易就绯红,很容易就笑起来,甚至无缘无故地笑着。因为她要为她喜欢的男人生孩子了,她的话语里带着娇娇的意思。

她的肚子渐渐大了,在她瘦小的身体上,那么明显,冯夫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李桐,眼睛盯着她的肚子,大概看着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过如此了。我的肚子也大了,只是现在还没有人看得出来,每天早上,我需要花越来越多的工夫,将肚子捆绑起来,不让人看出。而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抚摩着日渐隆起的肚皮,我知道,生下他是我唯一的出路。李桐的孩子是张家的孩子,我的孩子也是张家的。生下他,证明那些疯狂的夜晚不是我一个人的噩梦。

快七个月了,我的肚子已经越来越沉重,虽然渐渐冷起来的冬天做了遮掩,但是我担心,担心很快就要遮掩不住。我是不是在用那些白色的布带勒死我的孩子?每个夜晚,我急切地躺到床上,放松肚子,等待他的动静,我是多么害怕他不动了。他在我的肚子里轻轻地,仿佛是试探地动一动,没有遇到阻力,继续动,频繁地动,动得我一夜都不舍得睡。白天,他乖乖地睡着,一动不动。也许不是,是那些捆绑的一道又一道的绳索,让我感觉不到我的孩子在动。

张祁没有再来 急风暴雨般的日子仿佛是戛然而止的。无数次 ,我站在墙角青苔地里 站到腿酸痛无比 ,寻找着可以唤住他的机会。

冬至,这一天非常忙碌。虽然祖厝不在明州,我们的上供与祭祀还要做的。到了晚上,我几乎已经站立不住,任由我的孩子踢啊蹬啊,我也毫无知觉地昏睡。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惊醒过来,床边有人。

小瓷 ,是你吗?

没有人应声。我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没有月光的夜晚,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有一只手落在我的脸上,男人的手,抚过我睡得滚烫的脸。曾经熟悉的气息,是张祁。他说,今天是小瓷父亲去世的头一个冬至,我放她陪她母亲去了。

然后,那只手游走到被子里,停留到我的胸前,逗留,然后,继续,到我的肚子上。突然,像被火烫着一样,那只手迅速地抽出来。

你,你怀孕了?惊讶,沙哑,还有一点恐惧的声音。

李桐可以怀孕,我为什么不可以?女人怀孕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听到我的声音清晰冷静,我很高兴他来,我很高兴他知道,一直以来,我盼望的就是这一天。

现在,这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

而男人,我相信他的办法总归比我多,他会有办法,而我,要的 很简单,顺利地生下这个孩子,张家的骨肉。

横下心肠,事情往往变得非常简单。

元歌深寒

没有动静,生活一如既往。张祁晓出,晚归。更多地逗留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我的孩子已经等不了太久了,虽然我尽量少地吃,每日只吃鸽子似的一两口,他依旧不管不顾地在长大。我的腿脚肿得厉害,每次将它们塞进绣花鞋都是件很费力的事情。幸好不需要伺候几位老夫人的饭,否则我不能想象,如何一日两次站在那里,稳稳地站着,在她们的眼皮下伺候她们。李桐毕竟年轻,常常是静静休息,沉浸在自己的喜悦里,吃完饭她想说话,我总是借口有事要打理,借口她累了而尽快抽身出来。

我是真的觉得累。

腊月里的事情越来越多。到了年关,张祁也越来越忙。他是在躲避还是在等待,我不知道。现在我将所有的问题都交给了他,而他无声无息,无论他打算怎样,都是他的事情。他的事情,我要催促他。但是他没有再到我的房间,如果他不来,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他。

机会来了。

那天下午,李桐不舒服,身子沉重,她有点疲惫,让我陪着。她已经快临盆了,肚子几乎要坠落下来一样,看得人心惊。这几日她在绣一条桃红色的肚兜,为她的孩子。一朵粉粉的荷花已经绣好,绿色的荷叶还剩了几支茎没有绣完。她大概是想赶在孩子出生前绣完。

她睡了,我远远坐在一边拿过针线绣了起来。我的孩子还什么都没有准备,日日小瓷在身边,我什么都不能做。有一日生下来可怎么办,连一点包裹的东西都没有,心里想着,手下就焦躁起来,一针扎在指头上。一粒血珠冒出来,避让不及,落在粉白的花瓣上。可惜了这件肚兜。

我将手指头含在嘴里, 吮吸, 抬头的时候, 看到张祁站在门口。

这个时候张祁总是在衙门里,平时他进出,也是有下人们传信。 避免我们叔嫂见面。今天小瓷去上房回冯夫人的话,小陶去交代小 厮给李桐抓药。也是因为料定了一时半会不会有人进出。

我回头看看李桐,她正静静地在睡,再看看张祁,脑子急速地转着,我该怎么办,这里不能说话,这里不说到哪里说,现在不说,什么时候才能说?

张祁招手,示意我过去。鬼使神差一样,我跟了过去,跟到了隔壁厢房。我们站着,面对面地站着。我将肚子挺了起来,如果这一刻来得及我一定将绑带松开,让他真切地看到他必须面对的事实。可是,没有时间。他不说话,我也不说,死一般的沉寂里,我们清晰地听着彼此喘息的声音。这是一场无声的较量,打破沉默的是他,他说,那个孩子不能要。

我不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他,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有点小,这让他的相貌有一点点不足。如果他的眼睛大一点,一定会显得更加英俊。可是眼睛小了,也许不是眼睛小了,是眼白多了,这让他显得不够庄重。以前我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但是一直想不出是哪里,看来是眼睛,他的眼睛有问题。我碌碌地想着,只不想他刚才的话。

我不能想。

他抓住我的手,呵,我的手也在肿,尤其是到了下午晚上,它们肿得没有一点样子。他没有看到,他只是急切地说,我的兄长出使金国,不知道要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我们弟兄几个都是因为他才被皇上推恩,都做了官,张家也才有了今天,才有光耀门楣的日子。你知道我们的祖上是唐朝的张籍,自从他之后,张家是一代不如一代.....

他说得很快,紧张而急促。他说,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他们张家名誉扫地,他也身败名裂,他因为哥哥才做的官,哥哥在外面九死一生,他却在温柔乡里和嫂子通奸……

"啪" 聒噪声停下,又只听到我们喘息的声音,比刚才沉重的喘息声。看着他捂着脸惊愕不堪的样子,我才意识到是我打了他,我的手木木地疼起来。

通奸!

我听到我自己在说,我要生下这个孩子。

你疯了!他颓然地坐下。又站起来:我只是玩玩,跟你玩玩而已,你当什么真?你的妹妹就是个病秧子,我真倒霉,要了这么个女人,碰碰就能散架。

是的,我是健康的,我知道他的干渴,他对女人身体的索取。我们在彼此的欲望里跌落下去。如果不是这个来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的孩子,将我拽了上来,从欲望的深渊拽上来,我一定还继续在欲望里打滚。我从欲望的深渊跌落到现实的绝境。

反正不是我一个人的绝境。

他的脸是扭曲的,他说,我的运气就这么坏,什么都落到张邵后面,当年读书,我哪一样不如他,但是现在当官要仰仗他,娶个女人都不如他......他的脸凑过来,不过,我睡了他的女人。

所以现在你要负责,这个孩子你要认账。

他说,我就不认账,你能怎么样?你怎么生,如果我不承认,你怎么生他?我可以不承认的是不是?你赖到我身上也没用,你知道如果我不承认,你面对的后果是什么?你身败名裂,在这个世上容身不了,你还怎么生下他养活他?

我说随你怎么说,我只要生下他。在你张家。

他在房间里迅速地走着。忽然他停了下来,要不然你就说是我三哥的,反正那个家伙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你赖到他身上肯定大家都相信。不然,你就把他打掉,我问了大夫,是有一点危险,月份深了,不过能够打掉,药你就不要操心了,我来想办法。

他在我跟前站住,把我拉到他跟前,坐下,温柔地看着我,说,你 放心,我会好好待你,只要你听话把这个孩子打掉,你就是我的救命 恩人。

他白净的脸上还有我的指印,清晰的指印,这些指印让一张男人的脸显得滑稽而可笑。

他的声音温柔得像缎子,我看到,桃红色的缎子绣花肚兜还紧紧地抓在我的手里。

他说,好不好?你要听话,我相信你,你深明大义,为了我们张家,为了我,为了我们,对了,还有你妹妹,她的身体不好,眼见就要生产,要是她知道了,怎么受得了?你不是最心疼她吗?她可是你的亲妹妹,你不能......

他的话突然中断了,他站了起来,说:呵,你怎么.....

回头,我看到了李桐。脸色苍白的李桐,眼睛黑黑的李桐,嘴唇红红的李桐。那红,是血,她咬出的血迹。她就这样眼睛直直地站着,然后晃了晃,扑在地下。

永远也没有起来。

血 ,殷红的血一直在流淌。小陶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几个妇女一直进进出出 ,稳婆来过了 ,大夫也来过了 ,孩子没有了 ,是一个壮

实的男婴,已经三天了,李桐的血还在无休止地流着。冯夫人的眼眶红肿着,她是为她夭折的男孙。我的眼睛肿着,为李桐,为我自己,是我杀了我的妹妹和她的孩子。

李桐没有死,她拖着,拖着,一口气比一口气短,一口气比一口气弱地拖着。直到,我生下孝祥。在那个滴水成冰的早晨。

孝祥抓周的时候,抓了一支笔。

也许因为当年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捆绑过,这个孩子生下来时很小,我还记得冯夫人来,看着包裹在襁褓里的孝祥,低声说:怎么这么瘦?天可怜见的。她是一个人进来的。冯夫人掖掖我的被角,这是一个亲切温暖的姿势,这个姿势让我羞愧不已。她说,安心把身体养好,把孩子养好。她悄声说,万事有我,你放心。她高声叫来丫鬟,说,家里老爷病着,算命的说要躲血光,少奶奶孝顺,出来躲崇。你们好好支应着,回头我赏你们。

这是距离方广院几十里地的小村子,独门独院的草房子,一个丫头一个妇女都是临时雇来的,胆子很小,早已经被冯夫人吓着了。只是她们没有在人家做过,一切都是乱的草率的。我不知道冯夫人怎么安排我,不知道张祁怎么打算我,我是不是要在这里住上很久很久,甚至消失在这里?一切都不是我能左右,甚至我的孩子,我只有日夜抱紧他,抱紧他,我才安心。

张祁在孩子满月后来了,手里挽着一个包袱。坐月子的房间男人是不能进的,但是这指的是陌生人,不是指孩子的父亲。他进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丫头仆妇们爬起来,慌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搁。支开她们,张祁看看孩子,说,起了名了,是母亲去庙里求老和尚起的,叫孝祥,我给起了号,定国。国家安定,骨肉团圆,国泰民

安。我问他,我的妹妹呢?张祁将包袱打开,尽是花花绿绿的婴儿衣服。最上面的是一件桃红色肚兜,粉白的荷花,碧绿的荷叶,墨绿的梗,还没有绣完。是李桐为她的孩子准备的。

是李桐让张祁给送来的。

她原谅我了?粉白的荷花上有一滴暗红色的血点,是那天我手上的血珠。我在吮吸手指,抬头看到了张祁,张祁不停地说话,温柔的话,冷酷的话,威胁的话,恐吓的话,然后是李桐出现,倒下,她的孩子没有了,她流了很多血,她闭着眼睛,没有一句话地躺着躺着,谁也不看地躺着。即使我去看她。

我站在众人身后,只想将自己深深地藏起来,我哪里有脸去见李桐。小陶轻声说,四少奶奶,二少奶奶在这里,你睁眼瞧瞧。我看到李桐的脸抽搐了一下,仍旧闭着眼睛。她不想见我,她不想见我救了我,那一刻我无地自容的只想一头碰死。

最初的忙乱后, 张家恢复了平静。冯夫人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了, 没了笑容的冯夫人让大家心里发寒。有一天半夜里, 她来到我的房间。小瓷揉着睡眼惊讶不已, 她支走小瓷, 坐到我的床前。我坐起来, 佝着背, 尽量收缩起我的肚子, 冯夫人的眼睛刀一样划破棉被, 我的肚子实在是大了, 她从我的枕头下摸出那团布带, 她说, 不能再绑了。指望不上你妹妹, 我指望你了。

眼泪,眼泪瀑布一样涌出来。我拼命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 声来。

别哭了。明天我就送你到外面去生。无论如何,你不能将孩子 生在家里。

后来小瓷说小陶告诉她,冯夫人是从李桐房间里出来,再到这里来的。李桐那晚让小陶去请的冯夫人,悄声说了好久。

多么冷的早晨,我艰难地想爬上马车,可是爬不上去,我伸腿,

继续努力,赶马车的是个老男人,脸和头被包裹得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仿佛想伸出手来,但是还是往边上退了退,看着我笨重地爬上去。坐定之后,回头望望沉睡中的方广院,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都说生孩子是鬼门关,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闯过这道鬼门关,不知道闯过鬼门关之后,能不能回到张家。

那一刻 我是多么地留恋这个还没有我的位置的家。

从那一天早晨到现在,两个多月过去,张祁出现。他说,李桐死了。一个月前,我生下孝祥的那天早晨。这一个月,除了公事,还要打点李桐的丧事,他分身无术。他说李桐临死的时候嘱托他将这包东西给我。

我生下孝祥的那天早晨?那天早晨,在整整痛了两天之后,我已经没有了意识,只想着是在死吧,只要孩子生下来,死就死了,汗从头上身上冒出来,我的后背湿透了,也许是血?李桐就是这样流血的。孝祥出来了,稳婆说,恭喜少奶奶,生了位小少爷。一根紧紧绷住的弦断了,我立刻失去知觉,是累得睡着了还是痛得晕过去了?也许两者都有。我记得,孝祥哇哇地哭了,我还记得,窗外有一声清脆的鸟鸣。可是醒来后她们说孝祥没有哭,稳婆把他倒拎着拍他的屁股,他只是小猫一样叫了两声。而窗外,冰冷的窗外哪里有鸟叫?张祁说,你别难过,她没有怪你。

她没有怪我我才更难过,也许真的像冯夫人希望的那样,她生下孩子,女儿痨也好了,以后绣花、理家、生儿育女。李桐,我谋杀了你的幸福,谋杀了你。

但是最终你仍然谋划了我的出路。

余生,我都将活在自责和羞愧里。

清明时节,脱下棉衣,我的孝祥已经三个月了,他长大了许多,每日安静地睡着,醒了吮吸手指,吮得吧吧响。丫头喂他米汤。自从张祁告诉我李桐的死讯,我的奶水就没有了。没有了奶水,她们



都担心孝祥能不能养大,我不担心,我知道能。他是个命大的孩子, 一定能够养大成人。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

眼下冯夫人就爱不释手。隔不了几日就来一次,来了就俯在孝 祥身边,或者指挥仆妇们做这做那,晒孝祥的衣服被子,将喂孝祥熬 制的米汤给她看。她说,清明节祭祖,张家现在有后了,今年更要降 重一点,就是不回和州祭,在明州也要祭。她安排好了,孝祥反正也 是喝米汤,就说是李桐生的,孩子一出生李桐就去世了,算命的说孩 子放在东南方向才能养活,这不,在东南方向的乡下找个奶妈,喂到 今天。我呢,就是在看护孝祥的,一直陪着呢。那些下人们,凡是晓 得一点的,这阵子都打发了。

冯夫人自顾自编着。但凡撒谎,总是自己最先相信。尤其是 女人。

我晓得,都不是省油的灯,都在等着看谁先触霉头,现在出了这 档子事 称心归称心 只有放在心里称心。牙缝都不敢龇 要是漏了 馅,一门子张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都别体体面面升官发财。

冯夫人说得咬牙切齿。

这是个破绽百出的谎话,没有谁会相信。但是,谎言,只需要自 己相信就行了,自己相信就能心安理得。

温暖花火

清明,张家按照和州的旧俗又做起青粑。小瓷告诉我,以往在 和州,清明前后都要采蒿子回来做青粑。小的时候,她跟着母亲一 起到田里去,他们张家田地里蒿子都留着不许采。

小瓷没有被打发走,冯夫人说她娘是陪房,比不得别人,娘俩晓 得深浅。

我抱着孝祥,看小瓷将干净的蒿子切碎,放到糯米里,用石磨磨 碎 墨绿的汁水淌下来 滤掉水之后 揉成一个个小圆饼子。孝祥安 静地靠在我的怀里,春天的风吹过他白皙的脸,他睡着,眼睛闭出柔 软的曲线。当我凝神看着他的时候,他突然睁开眼睛看着我,黑黑亮亮的眼珠。我吃了一惊,问小瓷,你看小少爷是不是眼睛不一样大?

小瓷扎煞了两手的面粉 ,看了看 ,说 :有一点儿 ,可是 ,我妈说小孩子长着长着就长变了的。

她们一定已经议论过他的长相。

青粑咬在口里微微有点苦味,是植物的苦,还有植物的清香,糯米的粘。想起我的家乡,在这样的春天里,女孩子们一定忙着放风筝,哥哥带着我们放,后来他成亲了,嫂子在后院里带着我们放。李桐放的最精致,都说要风筝将她身上的病根子带走。

家里一个男佣人非常会扎风筝,他的金鱼、牡丹、蜈蚣风筝花团锦簇地飘在天上。后来,这些风筝缠在了一起,哥哥进来看到,挥剑斩断了线。几只风筝立刻飘失。嫂子直惋惜这么好看的风筝没了。

风筝没了。李桐现在也没有了。父亲母亲没有了,哥哥和嫂子,他们还在吗?我的侄子现在该有八岁了,孝祥都已经五岁了。

孝祥作为张邵的孩子一直在我的跟前。冯夫人说,张邵这一房没有子女,也不知道张邵什么时候能回来,孝祥就过继给二伯。那时候我刚回到方广院,我看到赵夫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冯夫人一定也看到了,她冷冷的眼光扫过,每个人的表情都一样的没有表情起来。小瓷抱着孝祥,给我跪下,算是认了母亲。接着,冯夫人说,张家人丁单薄,张祁要赶紧成亲。

赵夫人的眼睛突然看着我,看得我心头一凛。我也看看她,这一眼无论如何要看过去,看过去以后才能在这样的眼光下活下来。 赵夫人没有抵住我的目光,现在我有什么好畏惧的?李桐已经不在了,我没有被赶走掉,我顺利生下孩子,我的孩子在我身边,除了这,我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以后,还有什么样的难堪是我面对不了的?

张祁的这门婚事是自己定下的。冯夫人跟我说。这户人家还

是有根基的,也是个做官的人家,说不定你小叔还有仰仗人家的地 方。冯夫人逗着襁褓里的孝祥 现在 我搬到冯夫人隔壁的房间里, 日日和冯夫人做伴。张邮成了亲,搬到我原先居住的院落。冯夫人 说,先这么着吧,以后张邵回来再说。张邵回来,势必不会住在这 里 朝廷自然会好好安排。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现在任由他们安排,唯一的祈愿是,张 邵,不要回来。不能回来,现在是有他没有我。

我和张祁没有再单独见面。活在冯夫人的视线,大概一只苍蝇 也不会无故飞进我的房间。冯夫人开始说是为了时时见到孝祥、后 来,孝祥长大,弟妹多起来,冯夫人说,要我照顾她。有时候我可以 见到张祁,冯夫人卧病的日子,他一天几次的探病,我进出伺药,一 时闪避不得。那是最难堪的时刻,如果不能立刻躲开,我只有一动 不动地站着,水青色的百褶裙一路无波无折地流淌下去,无尽地流 淌下去。我的身体消失了,消失在无尽的流淌里。

决裂却直到他再婚之前。

冯夫人病愈之后 去庙里还愿 小瓷带着孝祥出去玩耍 我独自 在房内给鞋面绣花。我绣的是梅花,红梅花。张祁恩补做官那年冬 天,我和李桐在院子里看的红梅花,映着皑皑白雪。好安静的午后, 甚至能听到绣花针在缎面上穿过时的声音,却,没有听到张祁走进 来。直到他站在我的眼前,遮住了冰花窗的亮光。

我们依然是陌生的。陌生到这一刻无话可说。他伸出手,夺下 我手里的针线 面对面 我闻到男人的气味 一个独居的女人对这种 气味是敏感的,也是贪婪的,尤其是她曾经拥有过这气味。所以当 他的手再次伸过来,我听到我的水青色裙子撕裂的声音,不由地闭 上了眼睛,破裂声急促匆忙,属于我们的时间也急促匆忙。 只有喘 息声,两个人的喘息声,在幽暗的房间里汹涌如潮。除了身体,我们 没有用语言交流。我们是两只兽,简单的兽,纯粹的兽,不管不顾的兽。

我们是最需要对方,最知道对方的兽。

在沉默中,我知道终于等到了结束。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对于他和我,都是需要的。需要,成了理由。说服自己的理由,在事后不断安慰自己的不断支撑自己的理由。我将破碎的衣裙包裹起来,放到箱子深处,和李桐的荷花肚兜以及碧玉手镯放在一起。我知道这很无耻,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无耻,最后一次。

就最后一次好了。

三天后,张祁再度新婚。

我没有帮着张罗,我还是张祁未婚的嫂子。新房还是那间新房,方广院里没有更多的房间,重新布置过,看不到以前的样子,虽然是再婚,但是一点也不马虎,尤其是现在张家毕竟比以往要风光,而且女家也是有头脸的人家。

那是走马灯一样的一个月,与李桐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从过帖 到相亲,直到当日坐帐,新人三日后送三朝礼,直到一月的贺满月会 亲。仿佛是脚不点地的过去。

新娶的时氏寡言而温和。她是张祁上司的妹妹,却一点大小姐的脾性都没有,后来才知道这个妹妹是庶出,冯夫人说,不是庶出的话哪里肯将一个十八岁的女儿家做填房。她现在是什么话都跟我说,她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不过是有个强似木头的人听她讲。我的命都在她的手里呢。

那几年张家可真是热闹,频频的生儿长女,孝祥很快就有了几个堂弟堂妹。张祁很快就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父亲,张邮呢,也

生下了四个女儿。赵夫人这回哭笑不得,不是为了光开花不结果,是她突然就不能说话了,整日歪在床上,吃饭都下不来。张邴、张郯也为张家生了好几个儿子,张邴的第一个儿子孝伯比孝祥小五岁,自小就送到冯夫人跟前,他和孝祥一起长大。他们的祖母王夫人已经去世。

这是到鄞县之后的事情。张祁辗转到鄞县为官,冯夫人带着我们又一次跟随到鄞县,还有张祁的家眷,他的妻子和孩子。下人们又打发了一大半,小瓷跟了来,不久就出去嫁人。

看着孩子成长是令人安慰的。也是我唯一需要做乐于做的事情。所有的家事悉数由时氏打理,冯夫人渐渐老弱,每日只是享受着媳妇们的伺候,看看孙男孙女。我得承认孝祥依然是异常受到她的宠爱,同样是张祁的孩子,她对于其他几个孙子却淡漠了许多。这让我感到尴尬和抱歉,时氏总是善解人意地说,孝祥这么聪明,老太太多疼一点是应当的。随着孝祥长大,随着老人们渐渐故去,随着我们的迁徙,集中在我和孝祥身上的疑窦已经日渐稀薄,甚至,甚至我也会有失忆的时候。

五岁的春天,请先生开蒙,孝祥开始读书。早在这之前,我就陆续地教孝祥背诗,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只是有一点消瘦让我感到不安。但是他是快乐的,飞扬与飘举的快乐。他的书念得很好,无数个夜晚,他坐在桌前,写字,背书,我在他身后,做针线。给他做鞋,他的脚长得很快,而且他喜欢奔跑,练剑,他说长大以后,他要学岳飞杀敌,不是像父亲和舅舅那样出使金国,而是出师金国,收复河山。这些沉重宏大的志气从他小小的心灵深处成长起来。他的书开始越读越苦,苦得让我心疼。可是,读书是他实现梦想最快的途径,有一次他很沮丧地告诉我,下午比剑他又输了,他说看来只有去参加科举了。他的脸上全是汗水,他说,母亲你放心,我比剑比不过人家.读书肯定能读过人家。将来一定给你挣个状元。

窗外的青蛙一声声躁动,孝祥将砚台扔过去,砸进池塘,池塘里

立刻安静下来。孝祥说,我要这些青蛙以后都不再开口打扰我读书。后来青蛙真的没有开口,孝祥安静地读着书。他不知道,在他沉睡的夜里,我让管家叫来几个农夫将一池塘的青蛙悉数捞走。

安静的夜晚,孝祥在灯下开笔做文章。从他飞扬的神采里,我会想起我的哥哥,孝祥的身上有他热情而单纯的影子,有时候我也会从孝祥身上看到他父亲的痕迹,当年迷惑我的东西,现在,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可是我已经无话可说了。他是我来路上的沟壑绝壁,回头,看得更清楚,也更绝望,现在是躲过了,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掉下去,万劫不复。

强性离

这样的日子,苟安的偷生的日子一天一天慢慢地流过,如同一条亘古不息的河流,站在河边,有刹那间的错觉,那就是,一切将继续,继续到永远,继续到无疾而终。

当然是错觉。

我还记得那一年孝祥十岁。这一年,金兵打杀到庐州、含山,又一次洗劫了张家在和州的产业。这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一年初冬,岳飞被下大理寺。张祁日日行色匆匆,人心的慌乱传到深深庭院。冯夫人说,也许我们又要逃难了,谁知道金兵南下到哪里为止呢。我也已经走进了我的秋天,我以为是秋天,现在才知道,我在那一年提前走进了一生的冬天,并且,再也没有走出来。

一封张邵的信由迢迢不可知的地方,从不可知的手中传过,传到了冯夫人的手里,不是张祁交给冯夫人,那日信送到时候,张祁还未回府。冯夫人已经等不及要看。冯夫人交给我。不是因为那是

我的丈夫的来信,没有,张邵没有只言片语在信中提到我,也许他早 就忘记还有一个女人,在鄞县深深庭院里,是他没有拜堂的妻子。 他念念的是未能在白发老母跟前尽孝,未能提携幼弟。金国有意送 归韦太后,正在屡次商谈,讨价还价。信里,他提到了我的哥哥李 荆,李荆在金国杳然失踪两年了。都风传是投敌叛国,作奸犯科。 但是,张邵说,李荆素性忠贞,引为知己。李荆曾言北上时留有骨 肉,如今生死未卜,希望日后张邵能够恤顾。张邵说在金国,不知道 归期不知道未来生死,只有先托付张祁了。

十月的鄞县 寒意袭人。

张祁回来之后,信被交给了张祁,然后就没有消息。他没有派 人去打听我的嫂子的消息,甚至都没有询问过我。离开家乡已经十 三年,这十三年的光阴嫂子带着孩子是怎么煎熬下来,如今我的哥 哥生死不明,他到底怎么了。辗转的夜晚,心中历历滚动的是这些 折磨人的念头。好几次,我都想冲出门,拦住张祁,直接问他,恳求 他。但是,但是我不能。

张邵的来信为堵在我心头的石头增加了分量,我,感到了害怕。 害怕走出门见人 害怕跟人说话 甚至害怕张祁。

直到有一天,小瓷来了。

小瓷已经嫁人。其实是为了躲避,这个离我太近的女孩子,她 在眼前,总是令我如芒在背。我总是担心她心里知道什么,她怎么 能不知道呢。她知道却一脸浑然不觉的样子,让我不安。所以一到 鄞县,一俟她母亲去世,我就赶紧让她出嫁,连卖身银子都没有要。 小瓷的丈夫是城里一家做烧饼的,四时八节,她会来看我。

只是这天不是年不是节,小瓷神色紧张,她说有件紧要事情求 我,她这样说,伺候的人识相地避开。 小瓷说,前天,有一对衣裳褴 褛的母女到她家烧饼铺子买烧饼,打听二奶奶你。我家男人晓得一 些,正不知道该不该说,那个母亲站立不住晕倒了。我家男人请她 们坐了,给她们水喝,把我叫出来。我一看那对母女就是有身份人家的,她们说是二奶奶的亲戚,那个小姑娘姓李,母亲姓柳,从安庆来的。

我的嫂子姓柳。

小瓷说她男人找过四少爷,四少爷说他先问问二奶奶,问准了再说,如今兵荒马乱的,不敢随便认人,提防着骗子。他叫我男人把人招待好了,他一晌就给信。我男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先回去了。谁知道他前脚到家,后脚几个张府的家丁就来了,要把那一对母女带走,都打起来了。那么凶巴巴的样子,哪里是当客人。后来又来了个人,把她们俩带走了。咱们家的这几个大爷说不许我们提这事,更不许说出去,要不然就拆了我家烧饼铺子。

我寻思来寻思去,还是想来告诉你一声。那年您跟老夫人说情,连我的身价银子都没有要,这恩情我总想报答您。那位母亲对您和先四少奶奶知道得可清楚了,不像骗子。只是看上去她病得很重。二少奶奶,您千万别跟四少爷说是我说的,要是我们的烧饼铺子给拆了,我们可就没有活路了。

小瓷老了,天天胼手胝足的日子,过得人絮叨而急切,像只惊魂未定的小母鸡。她说家里面发了还等着她擀,叮嘱再三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小瓷,后来她再也没有进过张家的门,张祁招呼过门房。

那晚我一直没有睡,我在等张祁。夜深了,寒气从脚底一直往上升,和心底的寒气汇聚起来,整个要将我冻僵。多少年,九年还是十年,我没有再等过什么,包括人,没有什么需要我等的,我也不再能等到什么。可是,今晚我在等张祁,多少年前曾经等过的人,只是等待的理由如此风马牛。

三年前, 涨祁被主官告院丢了官。丢了官的张祁韬光养晦守在家里, 只有我们清楚他的暴躁与不安。年纪大了之后, 涨祁忽然不

能接受这样的生活。相比女人,男人的世界在外面,在女人无法想 象的搏斗与胜利里。现在,张祁输了。所以在家里,他竖起毛发,随 时会扑过来厮杀一样。难怪很多年前父亲曾经感叹过:仕途是条不 归路,只有往前拱。

张祁喝了酒,而且是不少酒,房间里有浓浓的酒意。闯进他们 的房间,是令他们非常意外的。时氏已经卸妆,即使卸妆她也还是 个姣好的女子,她比我年轻许多,而且也比我安静许多,安静的女人 是不肯老的。她在给张祁倒水,张祁的帽子除了,准备洗脸。因为 太晚,小丫头睡了。只有这对夫妻熟极而流的一举一动,不需要语 言。时氏在一边陪坐,现在想来,她是个如此温和的女人,所以她会 有这样的福气。张祁的吃惊瞬间收起,也许他只是吃惊我会闯进他 们的卧室,做这样无礼越矩的事而已。

夜闯的理由,他是清楚的。

所以他没有否认。他只否认 说那不是我的嫂子 他说她们是 难民 想找个有饭吃的地方 要不然怎么正好找到小瓷那里。

而张邵要他寻找照应李荆的妻子一事,他是一直搁在心里,只 是如今兵荒马乱,寻找十多年前的人谈何容易。事情不能操之太 急 太急反而不能成事。他说得滴水不漏 可是我也老了十年。

最后 再也无法抵赖 张祁说 李荆的家人 躲都躲不及 怎么能 引狼入室。

早在收到张邵来信之前,朝廷已经传来消息,李荆投敌卖国。 张祁说,我没有拿她们去邀功请赏,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也许我应当感恩戴德,他没有拿锁链锁住我的亲人,拉到公堂 上卖个好价钱。

张祁看着我,慢慢笑道:二嫂,我绝对不允许她们进张家的门, 也绝对不允许你去见她们。

酒气直喷过来。摇晃着 张祁站起来 我现在正在后悔呢 晚上 县尉还说,如今朝廷上对叛国投敌的人深恶痛绝,都株连了。要不 是昨天有个男人出来碍事,二嫂,现在说不定我又是张大人了。不过,说真的,要是真的存心,也未必找不着,我担心那样会牵扯进去我,虽然李桐死了,毕竟你还在张家。

时氏大概觉得她的丈夫胡言得厉害,冲我抱歉地笑。

我没有笑 我想他说的是真话。真话 是没有什么可笑的。

走出房门, 涨祁忽然叫我;二嫂, 你那个侄女叫明珠, 还别说, 李荆这个丫头长得不错, 今天晚上在县尉府邸, 管家说, 那些唱曲的陪酒的丫头没一个比得上她的, 你别担心, 长了这么张俊脸, 怎么着也饿不着。

"啪"一个耳光落在张祁脸上,时氏轻声叫了起来,张祁酒醒了,我,也醒了,非常彻底。

別應死别

十二月,岳飞赐死。宋金议和成功,宋向金称臣纳贡。这是晴天霹雳,也是大势所趋。却是让我的孝祥震惊和愤怒。冯夫人说, 议和成了你父亲才能回来啊。孝祥说,父子团聚是天伦,但是议和称臣是辱国。

以淮水为界。每年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被搜刮干净的地皮又被搜刮了一层,还要永久地搜刮下去。金国册封了宋朝圣上,接着送还先圣上皇后的骸骨归葬。使臣往来络绎,连小小的鄞县也被这看似繁忙而空虚的忙碌感染了。

我日日忙于打听明珠与嫂子的消息,像一只无头的苍蝇,惶恐无措。北风呼啸,消息渺茫。我的心仿佛结冰。李荆、李桐,现在是我的嫂子与侄女,李家唯一的后人。我可以想见她们蓬头跣足在冰天雪地里,一个年幼一个病重。

那夜之后,我没有再跟任何张家人谈到这件事,比十年前,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人会帮助我。如果说十年前,还有个张祁是冥冥中一个幻想的依靠,那么现在,完全没有了。

孝祥,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犹豫与焦灼中 绍兴十三年的春天来了。

孝祥笑嘻嘻地捧着一把桃花,送进我的房间。白衣飘飘的少年 郎带来春天的气息,仿佛是一夕之间他长大成人,在孝伯与孝严这 群孩子中间显得多么与众不同。孝祥说,母亲,我的父亲要回来了。

这突兀的话令我不安。他知道张祁是他的生身父亲,冯夫人已 经按照她的想法全盘告诉了孝祥,他是张祁和李桐的孩子,过继给 了张邵。我没有提出异议,这样是最合乎人情的说法。但是在感情 上他一直以为是我的儿子。他的父亲出使在谣远的金国,在他的印 象里,他的父亲是张邵。

张祁对他始终是疏远的。

孝祥说 朝廷有信来 金国许了父亲今年回来 护送韦太后。现 在应该已经动身了。母亲,我终于可以看到我的父亲了,我还一直 没有看到我的父亲呢。

命运的手掌又一次袭击过来。十五年苦寒生活,张邵要回 来了。

他回来,我去哪里?

家人说一个故旧来找我,就是当年护送我们姐妹来的方人也。 如果不是他按剑的姿势,不是他沉默的气息,我几乎不能认出这个 人。胡子拉碴在黑黢黢的脸,非常黑,头发虬结,我急切地问,我的 嫂子在哪里?

他摇摇头。十年前不是请他去看护我的嫂子与侄女吗? 方人也说,夫人已经死了,那孩子也做了歌伎。

他当年回到安庆,等待我的嫂子生下女儿扶柳,他就离开了李 府。没有再见到她们。去年,得知她们有危险,匆匆赶去,还是迟了

一步,李府已经消失在一场莫名的大火中。夫人与扶柳逃了出来,他一路追赶,多方打听,知道是奔鄞县而来。等他来到鄞县,正看到几个下人拖着母女两人去见官,被他解救下来,躲避进城外荒庙。夫人本来就病着,受了惊吓,更加沉重。很快就咽了气。

最后一口气是自己了结的。

方人也说他本来已经想好将她母女送到浮山,安置在道观里, 浮山道观。现在李夫人故去,宫差频频搜找,我受的伤沉重起来,终 于昏迷过去。扶柳自卖自身,将钱留给我医治,自己进了娼门。

我欠你李家太多,从你的父亲,到你的哥哥,现在是扶柳。

扶柳就是张祁说的明珠 ,我的侄女。扶柳是我的兄长得到女儿 出生消息后给起的名字。

至于我的兄长,方人也说,这后面有个阴谋,一定是阴谋。他在金国见到我哥哥,也见到了张邵,见到了被俘的圣上赵恒。就在他要和我的哥哥一起回大宋的时候,我哥哥突然失踪,失踪的还有圣上给我哥哥的手谕,没有人知道那手谕上是什么。猜测很多,然后就传出李荆投敌的消息。

不知道方人也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坐在幽暗的房间里,窗外是春光,多么好的春光,多么遥远的春光。方人也说他要去找我的哥哥,他绝对不相信李荆会投敌叛国。他只是来告诉一声,小心张祁。他说,如果不是张祁,不会有那么频繁的官差搜查。根据扶柳说的,这些事情应当是张祁做的。他说,你在这里自己多加保重,张邵在金国,张祁他们是靠张邵出头的,我想不会太为难你。

他不知道这些年多少人多少事的经过。就像我在里面,不知道外面多少人多少事的发生。

他说幸好张邵不是这样的人。张邵是什么样的人与我已经是 毫无关系。

张祁要去芜湖。时氏喜滋滋地说,她的娘家就在芜湖,她的哥

哥早几年被罢官回到芜湖定居,如今哥哥带来信,张祁托他物色的房子定下来了,就在升仙桥西。六月里一家就动身。冯夫人也答应了。冯夫人不跟着走,冯夫人在这里等张邵回来。时氏说,嫂子,你也算等到头了。

我跟冯夫人留下等张邵回来,张祁一家迁往芜湖,他们要带走孝祥。像一块破抹布,我被丢到某个角落里,自己烂光烂尽。冯夫人的意思是,毕竟孝祥是张祁和李桐的儿子。她这么说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毫无理由心虚。她相信她的谎言,然后所有的人都会相信。她的脸冷冷的,是的,她不是跟我商量,而是说出她们的决定,很多年前,当张祁迈进我的房间,我就全盘失守,不再有维护自己的资格。也许从来就没有过。我没有权利,有的只是责任和义务。

孝祥,以前他知道一半真相,以后他也只知道一半真相。他永远不知道所有的真相。

其实我又知道多少真相呢?

我已经不想知道。我想我活得够了,比起李桐,比起嫂子,我活得多么漫长,漫长到无法忍受,漫长到将锦绣涂抹成破烂。

月亮升上了中天,高而且远。一生的回忆这么短暂,只需要一炷香的功夫。绣着荷花的肚兜,撕裂的水清裙,一条一条连接起来,通向我的未来。还有碧玉手镯,当年套在李桐手上空落落的碧玉镯,是多么珠圆玉润地套在我的手腕上,现在它也是空落落的了。空得像我的心。

孝祥,如果我给你带来了羞辱,现在我清洗这些污浊的痕迹,用藏了十一年的撕裂的水清裙,用死亡。明天,当你伏在我身边痛哭,我的灵魂一定依然在看着你,像所有的母亲一样爱着你,比所有的母亲爱你的还要多。没有人告诉你,你永远不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母

亲,但是你的母亲自己知道,这就够了。在你母亲的心里,你是她的儿子。她用死亡证明,你是她的儿子。

她唯一留在世上的。



二、浮生・误

李扶柳 ——脉脉无言竟日

送归云去雁 淡寒彩满溪楼。 正佩解湘腰 ,钗孤楚鬓 ,鸾镜分收。 凝情望行处路 ,但疏烟远树织离忧。 惟有楼前流水 ,伴人清泪长流。

霜华夜永逼衾裯,唤谁护衣篝? 今粉馆重来,芳尘未扫,争忍嬉游! 情知闷来殢酒,奈回肠不醉只添愁。 脉脉无言竟日,断魂双鹜南州。

——《木兰花·慢·送归云去雁》

船从杭州北上,一路飘摇,这是第三天,而到浮山,船家说尽管安心住下,这段日子就在水上漂了。

浮山,终究还是回到浮山。十多年前,方大伯提起的那个地方那个道观,我记得我的思路根本就没有稍作停留,人生刚刚开始,我怎么能这么快就结束它?但是,浮山在那里,道观在那里,横亘在我宿命的路上,等着我。现在成了我最后的归宿。当孝祥问,你要去哪里的时候,几乎下意识地这个名字浮现出来。也许始终没有忘

记,始终我知道我是寄居在孝祥身边,他的身边,不是我的家。孝祥的嘴角流露淡淡笑意,是的,没有比一个荒村野地的道观更适合我这样的女人安度余生的了。

十年一梦。梦得这样乱这样不可收拾。回想里,几乎无话可说。

船家比孝祥年长得多,已然是个中年的男人,瘦得仿佛被风干一样,脸上也是黝黑黝黑,随和热情,一路总是和妻子言笑不绝。笑起来一口白牙全然无遮拦。他的妻子也有四十岁的光景,穿着干净的青布袄裙,是个很利索的妇人,闲来的时候见她坐在船头篦头发,四十来岁的女人,还有一头乌油油的头发,簪朵闲花草,说不出的俏皮。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带在身边,这是他们最小的孩子。他们还有几个大孩子留在岸上。若不是为了我这个女眷,船娘也不会跟来,她说过了十几年水上生活,过得烦了,在家里正好守着几个孩子一个杂货铺子。只是不找点水上生活贴补,生活太艰难,她说,家累太重,且是这样的世道,幸好公婆也还硬朗,能照应铺子。来了也好,正好将平日做不了的针线活做了。纳鞋底,缝补,小孩子在船上来回跑。有时跑着跑着,停下来,好奇地看看我,待我招呼他,他又一声不应地跑开了。船娘说,小户人家没见过世面,夫人别见怪。我的同之业已十岁,每日里只是安静地守着我,读书或者发呆。我记得十岁的时候我的内心也是毫无头绪地惶恐着,但是因为有母亲,这惶恐也是人间的惶恐。不像我现在,是没有着落的惶恐着,母亲,孝祥,他们都死别或者生离,我的父亲,我想他大概也已经不在人世了。唯一的所有是同之。

他还是个小小少年。

船娘说,你家小爷真是斯文,读书人就是不一样。我们阿三也是十岁,留在家里做事了。这个是老五。兵荒马乱的世道,真是养不活了。她用眼睛瞟瞟那一头的船家,抿嘴笑笑。过了这么久,生

了一堆孩子, 他们还笑嘻嘻地互相看着说话, 定是对恩爱夫妻。

现在,孝祥一定在准备迎娶新人,这个世上少了对,又多了对。少对原也恩爱的夫妻,多出来的呢,想来也定是对恩爱的夫妻。这原也没有什么,千里搭长篷,没个不散的宴席,只是散了的人又要找个地方将自己安置下来,从头开始。

其实我哪里又谈的起什么从头开始,我的一生已经过完了,以后的一年与十年、二十年都是形同虚设。我的所有的光阴都搁浅在了与孝祥的十年。也好,十年,还没有来得及相互厌恶,现在抽身就走,总好过有一朝始乱终弃。

孝祥说不会,我们发过毒誓,如果我辜负了你,就让我活不到四十岁。如果我负了你,就让我这一生……我捂住他的嘴,我不是信他,只是不要听那些恶毒的话,它们会刺一样插在我的心头。

对现实毫无用处。

你已经辜负了我。十年前,从你说下海誓山盟的那一刻,你就在辜负我。

可是我又何尝不是在负你。从相识到相知,到举案齐眉,到如今的仳离,如果说冥冥中有天注定,那是我在安慰自己,从当年的那一刻起,我是存心的,存了心,后来的种种就无话可说了,我该承受。

你不能给我名分,我们有夫妻之实,没有夫妻之名,甚至姬妾之名。我们一起度过了青春岁月里最好的一段,被情感与欲望熏染得面目全非的岁月。

月华如练的晚上,从船边望去,波光粼粼,水面轻轻叩船舷,一声一声,在这风平浪静的时候悠长舒缓,而每一声都在告诉我,我离孝祥又远了一步,离家乡近了一步。当年,是从空荡荡的家乡出发,寻找亲人,现在,要回到空荡荡的家乡去了。

风帆更起 望一天秋色 离愁无数。

明日重阳尊酒里,谁与黄花为主? 别岸风烟,孤舟灯火,今夕知何处? 不如江月,照伊清夜同去。

船过采石江边,望夫山下,酌水应怀古。 德耀归来,虽富贵,忍弃平生荆布! 默想音容,遥怜儿女,独立衡皋暮。 桐乡君子,念予憔悴如许!

纸上墨迹淋漓。重阳酒醉,醉到不知归路,不知来路,不知道人生有一段歧路。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在乎这些,我有我的 打算与主张。

國 霜 浓

没有父亲的日子,记忆是灰色的,灰色而暗淡的日子。母亲夜夜在灯下绣花,荷花、桃花、牡丹花,花一朵一朵一支一支浮出来,浮出来也没有芬芳和生机。母亲的容颜一天一天老下去,衬着那些花朵,格外得凄凉。夜晚,我从睡梦中醒来,听到她轻轻哼着曲儿,抬手拭去腮边的泪。

那时候我该是五岁,抑或六岁,开始缠足的日子。脚日夜火烧般疼,母亲捉紧我的脚,小环用白布带使劲地缠绕起来。我哭,母亲也哭,小环也哭,可是她们都没有松手。母亲伸出脚对我说,当年她也是这样缠过来的。缠一双纤纤小脚,将来才能嫁个好人家。这样的话,她的母亲当年也对她说过。

脚刚刚缠上时非常难挨,母亲并不呵斥,只是愁苦地望着我,我最终忍着疼痛挨下去。疼着,小声哭着,睡着了,半夜疼醒,看到母亲的泪眼,将眼泪和哭泣咽下去,忍着疼再睡。

白天,小环将母亲的绣品拿出去卖,小环说她当年跟着母亲嫁到李家,母亲的娘家就是开绣品坊的。从小母亲在绣花针与千姿百态的花鸟鱼虫图案里长大,她是绣品坊娇滴滴的独养小姐,描龙绣凤只是随手做做的游戏。老爷请人教她诗书,想的是有朝一日将女儿许给做官人家,改换门庭。

父亲原是读书出身,外祖父托人做媒。商贾人家即使殷实,也为做官的人家所不屑。倒是祖母打听得母亲贤淑,知书达理,一力促成。嫁过来才知道,李家虽然有个架子,连年的战乱,加上后来祖父丁扰赋闲多年,内瓤早已经倒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这门亲事才成的。

小环说,前些年还勉强着,后来这里的老爷太太突然去世,光景就下来了,等两位小姐出嫁,父亲出使金国,靠母亲一人支撑,生活更是急转直下。现在,还要操这样的营生来补贴家用。要是家里的老爷太太知道了,要伤心死了。

幸亏他们已经去世了。殷实的柳家绣坊仿佛是一夜间就没有了。小环说老爷过继了夫人娘家侄子做养子,一直养在身边,指望将来能够承继家业。谁知道他不成器,在外面赌博,先前太太还暗地里给填补,后来窟窿大了,按不住了,债主上门要债,老爷气倒了,倒下就说不出话来。还了债,几次一折腾,家底空下去,而且老爷一病,也没有人打理,本来太太指望养子能够晓得轻重,后来看看不是事,就关了门,逐走娘家侄子。在家里坐吃山空。老爷病,她也病,前后闹了几年,要不是小姐接济,怕是还撑不了那么久。现在,活的还要活,可不就苦了小姐跟你。

那个舅舅我也曾经见过,曾经上门来找过母亲,他死缠硬磨的不肯走,就在那一天,传来我的父亲要回来的消息。这个消息让他有点顾忌,终于还是走了。

父亲的迟迟不归,坊间慢慢议论纷纷,母亲开始在心里怀疑父亲在金国安了家,娶妻生子。突然的好消息,我们都有些难以置信。 生活一下子喜气洋洋起来。

在等待与欢喜中,生活还要继续维持下去。心里有个莫大的期望,我们继续的仍然是和以前一样的日子。卖绣品,买米,炊饮。我们在荒芜的后院里,一针一针地绣花,甚至能平静地听天由命地说起了从前。这是小环非常喜欢说起的话题。以前总是会被母亲打断,现在母亲不会,母亲放下阵线,仰着头,争着跟小环说。

小环非常怀念那时候,她跟母亲一起在绣楼上拈针穿线,她说,小姐的花绣得真好,混在一堆绣品里,最出色的就是小姐的,有人家指定了要这个绣女的针线,老爷拈着胡子,摇头。

小环一直没有出嫁,母亲是越来越离不开她,她也一再说自己不想嫁掉。可是母亲是觉得非常抱歉的。小环有时候也很难过,但真的有机会,她又不愿意,等年纪很大了,机会越来越少,小环对母亲说,小姐,我就留下来跟你做伴吧。

其实真的成了亲,也未必就有什么好。背后的时候小环跟我说,小姐跟老爷那么好,可是老爷说走拔脚就走,小姐还挺着个大肚子,想想对男人真寒心。

母亲没有抱怨过父亲,母亲跟我说起的时候,说的是父亲的才华,父亲的胸襟,父亲的抱负。母亲说,父亲在宣纸上写,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重。写了一遍又一遍,她去奉茶,看到一地飘飞的白纸,看到纸上淋漓的墨迹,只觉得心都要碎。母亲说,唯一的遗憾是你不是个男儿,我没有为李家延递香火。真是对不起你的父亲,他以为肯定是个男孩子呢。

鬓边的红绒花已经陈旧,有一天早晨母亲拿起绒花看看,又放下,从此再也没有簪上。母亲说,你已经长大,我就不能戴这些鲜艳的花儿朵儿了。我仿佛看着母亲一点一点地干枯掉。唯一能够让她焕发的是父亲,但是父亲再没有消息。自从传来父亲要回来的消

息后,又一次杳无音讯。

十二岁,穿上簇新的绣花裙,一朵朵粉色的桃花开在白裙上,母亲粲然地笑,母亲对小环说,人要衣裳马要鞍,我们的明珠真是好看,要是老爷看到了,不知道有多高兴。母亲的笑是那么罕见,我总是看到她微微蹙着眉毛,忧愁的样子,即使笑,也是淡淡的转瞬即逝。那天我真是非常高兴,连小环也高兴起来,她说早晨听到有喜鹊在屋外唧唧喳喳叫,从来喜鹊报喜事,许是老爷就这几天要回来了。

母亲受到了鼓舞,我们都受到鼓舞,平白地欣喜异常。素常平淡的日子了,被愁苦的情绪浸泡了太久太久,对于欢喜都迫不及待。甚至,晚饭的时候母亲经不住小环劝还喝了点酒,酒是香的,我闻到了酒的香气,浓烈而缠绵。小环将剩下的酒都喝了,母亲要她喝,母亲说,今天晚上都不做事了,喝了酒就睡。小环说,你当我不能喝?真要放开了肚子,我能喝个斤把,以前在家,老爷年年做米酒,一到吃饭时候我就去厨房帮忙,给老爷温酒,边温边偷偷尝一口。小姐,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看到我尝,也要尝,结果辣哭了。老爷才知道,把我给好好骂了顿。

母亲脸上飞出红晕。母亲说,那才几岁,我记得爹爹说将来就把你许给后街卖烧酒的黄家老四,四狗子,你拼命跺脚说不干。要不是厨房里的莫大妈拖走你,你还直着嗓子跟我爹爹嚷呢。小环的脸也红了,握着嘴吃吃笑。小孩子总是最人来疯,尤其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母亲的情绪这么好,她和小环这么开心,我也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那是我跟母亲十二年来最快乐的记忆。

一场火,一场陡然烧起的火,将这短暂的快乐立刻化为无穷尽的伤痛。

我是先发现着火的。母亲不胜酒力,先自睡下,也许是太开心

了,我反而辗转反侧,当睡意从稀薄慢慢厚重起来的时候,我听到了噼里啪啦的声音,从窗外传进来,然后我看见窗外有红色的光,仿佛霞光坠落。着火了。母亲酣酣地睡着,我拼命摇醒她,她木然看着我,转头看到了火光,母亲的身子软软的,怎么也起不来。我不知道她怎么了,我喊小环,小环就在旁边的房间,但是没有人答应。我拖着母亲往外走,哭喊着母亲,哭喊着救命。没有人来救命,母亲扶着我勉强站起来,火舌已经舔进了木棂窗。我们滚着爬着出来。

大火熊熊燃烧,母亲瘫倒在地上,忽然,她尖叫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大火里爬去,她说,明珠明珠,小环呢,我要去找小环。

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小环,几个下人和闻讯的邻居勉强拖出了一点东西,大部分都用来遣散几个下人。我们什么东西也没能留下,我安慰母亲,我们两个都没有事就好。仿佛只这一夜,母亲就完全衰老下去,而我一夜长大了,需要支撑起母亲。

虽然报了官, 衙役们很简慢, 说朝廷传来消息, 我的父亲在金国叛变了, 现在朝廷上下都在捉拿李荆, 前几日来了几拨人打探。叛员的家宅, 烧了也就烧了。

母亲全然呆傻住,只茫然地看着我。这里是存身不下了,我说,我们去投靠亲眷吧。不是有两个姑姑吗?不是说她们嫁到了明州吗?算计着距离,我对母亲说,我们去明州投靠姑姑吧。母亲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说不出一点主张。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后来,孝祥跟我说,靖康之难,无数妃嫔宫女、公主贵妇被掳掠到金国,一去三千里,她们蓬头跣足昼夜号哭,且被蹂躏,令我和母亲的逃难羞于提及。那时候才知道这被裹缠成三寸金莲的小脚是多么无用。开始,母亲还不同意我放松束脚的带子,她说,你要是放大了脚,将来嫁不了人。可是不久,她就放弃了。她的一直引为骄傲的三寸金莲让她吃足了苦头,每一步都如同针刺一样。最后母亲想要放弃,她说,她不想再走了,她走不了,让她死了算了。

到达明州的时候,母亲几乎是拖着支离的病骨。一路问过去,

终于有人记起这里住过一户张姓人家,那家的一个儿子去了金国, 一个儿子到鄞县做官去了。

我们开始前往鄞县。我们的衣服里是白茫茫的虱子,它们啃啮着我们的皮肉,在荒庙草堆里睡去,以至于我不知道醒来后自己是不是还在,是不是被这些虫子吃完了。

可是我们打听不到姑姑们的消息。张邵和张祁,鄞县也没有这两个人做官。母亲说,做官的人都身不由己,也许他们又搬走了,毕竟是好几年前的信了。绝望的情绪滋生起来,再也挥不去。母亲说很饿了,我们今天一天水米未曾沾牙呢。摸出最后一点钱,在街角的烧饼铺子里买到两只烧饼,也许,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顿饭。如果姑姑搬走,我们就放弃,放弃找她们,放弃活着。

看看母亲,放弃的感觉让我们都轻松了许多。因为忽然的轻松,母亲晕倒了。

獿流离

因为母亲的晕倒,一个中年女人走了出来,后来才知道她曾经在张府做过下人,伺候过我的姑姑们,也才知道,小姑姑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也许是因为知道了我们的身世,她很热心,让我们住下后,就要她的丈夫去找四老爷,她告诉我们,四老爷原先在这里做官的,去世的四少奶奶就是我的小姑姑,现在的四少奶奶姓时,生了好几个儿女。

如今张府就是当年的四少爷,如今的四老爷当家。

我家的大小姐呢?在不在这里?当年送亲的人回去说,他家二少爷到金国去了,没有成亲。母亲问。

在啊。你家的大小姐是这里的二少奶奶,只是没有拜堂过明路。二少爷去金国一直没有回来。不过,早前去世的四少奶奶丢下一个儿子,叫张孝祥,听府里人说,念书可聪明了,将来一定能做

大官。

她的男人扑打着身上的面粉,急急地走了,又急急地回来了。 咧嘴笑着告诉我们,四老爷这就叫下人来,让我的母亲先安心歇会。

母亲从床上支撑起身体,蹙眉看着我。是个好消息,突然这么容易就找到了,都有点不太相信,这些年来,我们的运气坏透了。矮矮的小桌子上,一碗茶冒着袅袅热气,渐渐地热气没有了,我将碗递到母亲嘴边,母亲的嘴唇苍白开裂,她喝水的时候,嘴唇粘在碗沿边。我将烧饼送到母亲嘴边,她只是摇头。

门口忽然喧嚣起来,几个陌生的男子闯进来,看到我们,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烧饼铺子的老板闻声出来,他的女人也出来了,看着其中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子笑道:管家你怎么来了?那个被称作管家的男子冷笑道,老爷听你男人说你家里来了几个陌生女人,要查问查问底细,说不定是金国派来的奸细。

女人赶紧上去解释:管家大哥,她们哪里是奸细,她们是府里二奶奶和过世的四奶奶娘家嫂子侄女,刚才我男人已经跟老爷说过了。

管家说,就是老爷叫我们来的,把这两个女人带到官衙问问清楚.看是不是奸细。

女人急了,哪里会是奸细,管家大哥,我问得真真的。不信叫二奶奶看看。

管家不再理睬,努努嘴,另外几个男人冲上来,有的拉我有的拉母亲,我吓得尖叫起来。母亲像一头暴怒的却再也支撑不起来的狮子一手搂住我,一手拼命抓住桌腿,桌子跟母亲一起被拖动,碗掉到地上碎裂开,一个男人掰母亲拖桌子的手,母亲攥得那么紧,最后他一拳打在母亲的膀子上,母亲手一松,往后仰倒,手按在碎碗渣上,血立刻流出来,我拼命号哭起来。烧饼铺子的男人和女人都跪在地上,求管家。管家说,你们别求我,是老爷要我来带人。今天,人是肯定要带走的。

我们被拖到了门口,母亲和我抱着门口的树哭喊:我们不是奸细,我们从安庆来投亲的。因为恐惧失望,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尖细刺耳,像一枚扎进手指里的绣花针。可是我们哪里拽得过几个虎狼一样的男人,围观的人只是好奇地看,没有人上来阻拦。就在我已经绝望的时候,一个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的男人从人群里跳出来,问,你们是不是李荆大人的家眷?母亲忽然尖利地哭喊:方大哥,是我,这就是明珠啊。那个男人转身对管家说,这两个女人我要带走。管家和几个男人冲上来围住,三拳两腿就被那男人打得东倒西歪。那个男人拔出剑,那是把宝剑,一出鞘寒光凛凛。管家和几个男人被吓住,拔腿就跑,被母亲称作方大哥的男人拉起我,说,跟我走。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拖着母亲就跑,母亲也有了力气,一边跑一边问,是方大哥吗?你是方大哥吗?你不是说去找我家老爷了吗?我家老爷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来?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母亲呛住了,说不出话来。那个男子不说话,另一只手拖住母亲,一路狂奔。

我们跑啊跑啊。风在耳边呼呼地响,最后我再也跑不动了,早就跑不动了,我的脚一落地就像踩在刀尖上一样剧痛,我的嘴巴里仿佛有咸咸的腥味,停了下来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在一座荒庙里。

母亲是被一路拖到这里来的,这时候像一条在岸上的鱼一样大张着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个男子朝母亲施礼,说,夫人,我来迟了,害你们受苦了。

母亲跌坐在地,一把抓住那人的衣摆,放声痛哭,仿佛要将这一路的风霜尽情哭诉出来,要将这十几年的艰辛哭诉尽,要将这一生的辛酸和盘托出。那人没有劝,没有说话,只是让母亲尽情地哭,哭得嗓子哑了,眼泪干了,哭到母亲自己擦干眼泪,对我说,快叫方大伯。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方大伯,到金国找你父亲去的。方大哥,你没有找到我家老爷吗?这么多年,他怎么一点音讯都没有?

方大伯说,夫人说来话长,我找到老爷,后来又跟老爷失散了。 我在金国找了好几年也没有找到,只好回中原再找。路上受了伤, 走得慢 ,到安庆 ,才发现李府被烧了 ,你们走了。我是一路找过来的。老爷和二小姐都嘱托过 ,要我好好照顾你们 ,我没有做到。今天那些抓你们的男人是谁?你们还没有找到二小姐跟四小姐?

母亲躺在一堆干草上,低低地说:同之同之。她喘息着,咳嗽着,吐出血。这不是第一口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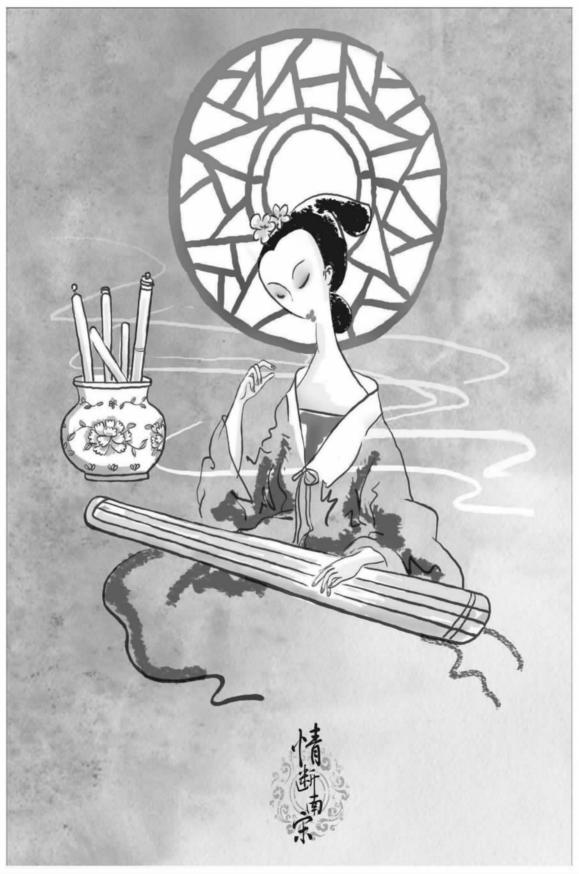
方大伯跟我束手无策。方大伯说送我们回安庆。母亲只是摇 头,安庆已经是瓦砾无存,我们回去怎么安身,怎么活下去?

可是安庆是我们唯一熟悉的地方。我对母亲说,浮山有座道观,小环跟我说起,祖父曾经将一片田亩给了道观,道长年年来问候,我们可以去那里安身。方大伯连连点头,他说那里不错,他待过,安顿下我们他好去寻找我的父亲。他说,父亲从金国失踪以后,有人说是他投敌了,在金国改名换姓吃香喝辣去了。所以大宋圣上要惩处李荆,四处捉拿他。

但是,方大伯自言自语般低声犹豫,事情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总有些地方不对。如果他在金国做官,我怎么会找不到他?夫人,你要相信,李大人绝对不会投敌叛国。我要找到他,还他个清白。

但是他现在不行,他腿上的伤厉害起来。他从金国回中原,路上有人跟踪,搏斗时寡不敌众受了伤,伤得太深,一时好不了。今天跟人打斗,旧伤复发了。

天黑了。方大伯和我燃起一堆火,我们在火边守着母亲,方大伯跟我说起我的父亲,我们几乎说了一夜,也听着母亲呻吟了一夜。我告诉方大伯我们这些年的生活,告诉他母亲已经病了许久,因为没有钱请大夫。早晨,方大伯说他去城里看看能不能找点吃的,我睡着了。朦胧中仿佛有人将一件衣服盖在我的身上,我没有醒来。我实在是太困了,有多少天,我不曾敢放心地睡下。如果不是饿醒了,我想我一定可以再睡上一整天。方大伯递过一个雪白的馒头,我狠吸了一大口,忽然发现母亲不在,方大伯说我的母亲在外面,馒头她也有,他喃喃说,都有。



摇摇等我吃完两个馒头,我觉得方大伯哪里不对,他的剑没有了。 方大伯不离手的剑没有了。方大伯说,我把剑当了。当了钱想给夫 人请大夫,现在,现在用不着请了。

我冲出去,大殿的角落里躺着我的母亲,身边蛇一样盘着一条用衣服撕成的带子。方大伯说他回来的时候,看到母亲悬在了屋梁上,已经没有了气息。

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会选择死。父亲生死未卜,她为什么不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就死了。方大伯告诉我,母亲是怕拖累我们,母亲是想让我们可以没有拖累地去浮山,去找父亲。可是她为什么不一起去浮山等待父亲,她不想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母亲是累了,是失望了,是再也不想挣扎了。如果说她一直在努力挣扎着活,是因为不能将我孤单地留在人世间,现在方大伯来了,她可以放心了。

卖剑的钱没有给母亲请大夫,倒是给母亲买了棺木。我还是去不了浮山,方大伯也无法去找我父亲,他要安置下我,也要治好腿上的伤,还要赎回那把宝剑。他说,你母亲叫你明珠吧?你出生的时候,我就在你家。

我说是的,父亲走的时候一心以为是男孩,只给起了个男名,叫同之,仿佛我母亲和他在一起,他和我母亲在一起。母亲叫我明珠。

方大伯说, 到金国找到父亲, 告诉他生了个女儿, 他重新给起了个名字, 他说这样的乱世, 明珠也会投暗的, 他叫你扶柳。

眼泪又流出来。扶柳,父亲一定希望我能和母亲相互扶持,等他回来的。我的母亲姓柳。

我用石头砸碎塘面的冰, 掬起塘水洗脸, 我知道我是好看的, 现在, 我要把我的好看抵押出去,抵押一个好价钱。我一个人来到了城里, 走进一家妓院, 把自己卖了。

没有经验,也没有痛下决心,所以,没有卖个好价钱。

瀌楿屑

一个人一脚踏空,掉下来,最初的那一瞬间可能是非常恐怖,但是当这样的坠落是无休止地下降,始终没有落地的时候,坠落不再是一个过程,坠落成了全部。

成为一个歌伎,我以为是我人生的谷底,当母亲给我缠紧双足,当母亲开始教我认字,当母亲让我拿起绣花针,当母亲低低地唱起小曲,她没有想到,是为了有一天,我在歌馆楼台里,卖笑。可是,我以为的着地,其实还不是,这,依然是坠落。

天香楼在建康 和其他几位被买来的姑娘一同 ,我们跟随黄妈妈到了建康城。

建康是个很繁华的城市,到处是歌馆楼台妓院。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繁华,黄妈妈说早前的汴京那才叫歌舞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呢。只是靖康一场大劫难,金国叫开封府造册,稍微出色一点的娼妓歌女悉数带走,不要说那些后宫里的皇妃帝姬了。人财物洗劫一空,如今的建康哪里及得上昔日汴京的一半。

黄妈妈年过五十,胖而强壮。二十多年前,她也曾经是青楼里的红牌,年纪大了,不好意思扫榻留宾,自己收了几个姑娘做鸨母开妓院。金兵一来,辛苦栽培出的几个绝色姑娘被掳走,整个汴京哀鸿遍野,黄妈妈躲过这一劫,后来听闻康王做了圣上,定都临安,她就到建康来继续做老本行,建康离临安近。黄妈妈说,青楼楚馆要开在人多钱多的地方,圣上在哪里,人就在哪里,银子就往哪里流。

圣上还有心思诳妓院?无论如何我想不明白。

黄妈妈一拍手,傻丫头,圣上不也是个男人?是顶大的男人,哪里的妓院他不能逛?当今圣上的爹,就是妓院的常客。丫头,做这个营生,虽然是皮肉上讨生活,也是有机会攀龙附凤。你啊,赶紧

的,别把自己架子端那么高了,你这脸蛋还能光鲜几年?

我栖身这家天香楼,养着十几个姑娘,也养着建康奢靡的夜晚。 这里的姑娘是娼妓,我还不是。我把自己卖了娼妓的价钱,安顿好 了母亲的后事,赎回方大伯的宝剑,我将剩下的钱交给方大伯,告诉 他我的去向,要他用剩下的钱治好腿。

方大伯震怒了,他说他就是死,就是将我杀死,也不能看着我去做娼妓。但是钱已经用去许多,黄妈妈听我唱了几声,说,还成,你先留在我那里,不要扶柳扶树,就叫柳花儿吧。她收回剩下的银子,答应让我卖艺不卖身,欠的银子我慢慢还。

方大伯跟我告别,他说,只要有一点能力,就来建康赎我。可是我希望他能够找到父亲,为了母亲。

歌女的生涯是凄凉的。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然后等着陪有钱人。还是有很多有钱人,他们夜夜笙歌。河上,游船往来,烛光与河水交织掩映,男人轻浮的笑声与女人的歌声缠绕在一起。那里也有我的歌声。持续到深夜。这样的场景会让人觉得世间是如此升平,觉得以前吃的那些苦简直是一场梦。船停在岸边或者继续漂泊在水上,只是歌声渐渐停息下来,烛光也渐渐减少,男人搂着身边的女人睡觉去了。有时候我被送回天香楼,有时候我就坐在船头等待更残,等待人走。

我的心是空的,没有着落,我在等,自己也明白没有人会来救我。那些沦落风尘,英雄救美的故事是我们这样的风尘女子唱给世人听的。

黄妈妈说,你这样挣不下银子也过不了好日子,还守着干什么。姑娘们刚来都是这样,不知道多贞洁多正经,用鞭子赶着都不干,现在,你再看看,绫罗绸缎穿着,花儿朵儿戴着,香的辣的吃着,你用鞭子赶她们,她们都舍不得走。你别给我充大户小姐,你的身价银子还欠这么多,我是支应一声,不是真的要听你的曲儿,靠你唱几只曲儿,还不够你一日三餐开销,到时候算总账,可别怪妈妈我心狠。

黄妈妈将我安置在天香楼后院柴房边一间小屋子里,吃姐姐们剩下的,穿姐姐们剩下的。逐渐地,黄妈妈将女仆辞掉一个,让我给姐姐们端茶送水。每天看着客人跟姐姐们调笑狎昵,甚至将轻浮的手伸过来,拧我的脸,黄妈妈说,保管过不了三个月,你就自己要脱衣服。

天香楼的日子是从中午开始的。整整一个早晨,这里安静的连屋檐下的鸟儿们也不敢叫。也许是它们也累了,灯红酒绿的每个晚上,它们也跟随着进出的人流在笼子里跳跃,扑扇翅膀,异常活跃。

临近中午,姐姐们起来梳洗打扮,午饭后就开始有客人进出,不过主要的营生都是在晚上,我要伺候姐姐们、客人们到深夜。有时候到半夜,还有客人进出,我要随时听他们差遣,敲开店铺的门,去前街刘家铺子买鸡丝面,或者去后楼的南北货店买胭脂糕。

无论多晚睡下,一到早上,我就得在后院帮助厨房的刘嫂子做事。幸亏在家里已经习惯了日日劳作,在投亲的路上也早就吃够了苦头,这样温饱无虞的生活原也没有什么受不了的,而且我只是东跑西跑、楼上楼下听招呼,黄妈妈并不要我动手洗衣做饭,说是手做粗了,客人不喜欢。

刘嫂子已经四十出头,干净体面的一个人,只是脸上有一道很深的刀疤,因为这道刀疤,她显得很狰狞。她不说话,只是闷头做事,我也不说话,后院里鸦雀无声,黄妈妈有时候在门口叫,都挺尸了吧,柳花儿,老娘一天三餐的可不是让你来挺尸享福的。我赶紧应声,刘嫂子还是不吭声,甚至头都不抬,黄妈妈说,你们真是一天聋一个地哑。

听姐姐们说,刘嫂子在这里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她要的工钱很低,做的活多,也做得好,人客水流柴,天香楼里每日来客人的点心大餐,都是刘嫂子做,有时候,客人来就是为了吃刘嫂子的菜。前些年,建康几个饭店都想请刘嫂子过去,刘嫂子不愿意,仍旧留在天香院后院昏暗的厨房里。现在连黄妈妈都不敢随便得罪她。

刘嫂子只有一个嗜好,喝酒。

每天早晨醒来,刘嫂子睁眼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伸手取床头的一壶酒,喝上两口。这个小酒壶她掖在怀里,不离左右。烧菜煮饭,空隙里喝一口,只当在喝水。她喝归喝,却不多,不醉,到晚也是利利索索做事。

黄妈妈也就不管她。黄妈妈不管,谁也管不了刘嫂子。 酒后的晚上,刘嫂子和我躺在柴房里,柴房也是刘嫂子的卧室。

秋孟。梧叶分飞,清早街头有人叫卖楸叶,刘嫂子和我的鬓边都插了一枚。姐姐们安排下宴会,香案果酒一一准备了,单等着七夕。就是天香楼的头牌,也是想着有朝一日从良。

刘嫂子跟我安置好瓜果碟子,也坐在后院里看星星。刘嫂子取了一碟子小食,边喝酒边拈一片过嘴,也要我尝尝。是蜜饯,甜里有点清香,我左右端详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蜜饯,桃脯还是李肉?刘嫂子说是水蜜木瓜。以前,每到七夕,宫里都要在高楼亭榭赏玩节序,负责果品进贡的蜜饯局搜集珍果,水蜜木瓜是必定有的。再过几日,七月十五,是解制日,禁中车马出来,尽朝陵之礼,到诸王妃嫔们的坟前祭祀。官家在后殿赐钱,内侍到龙山放江灯,千盏万盏的放。侍从、宦官还有那些皇亲们到市井里买来时新的瓜桃梨枣,送进宫中巴结。

然后是八月,上旬丁日,行秋丁礼,接着就是中秋,又是登高楼,玳筵罗列,琴瑟铿锵,九月重九,赏菊花,吃重阳糕,蜜饯局用五色米粉塑成狮子,将熟栗子肉杵成细末,用麝香糖蜜和成,捏成饼糕小段,叫做狮蛮栗糕。

新鲜的糕点一盘盘送上来,官家和娘娘们,何尝略微动一下,都是整盘整碟的撤下去了。一年到头,过的都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日子,何尝想到.....

靖康那一年,金兵掳走几千女人,皇宫里的皇后、妃子、公主、宫

女,还有两位圣上。刘嫂子也在其中,那一年她已二十出头,要不是厨房里菜做得好,太上皇离不开,她早该被放出宫嫁人了。连皇太后也说,刘丫儿这年纪,这两年该出去找个主了。

可是,金兵来了,一切都没有了,她和那些贵妃皇女们一起像猪一样被赶往北方,那些娇生惯养的女子们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苦,一路走一路死。蛮荒之地的鞑子们突然见到这么多美貌年轻的女子,白天晚上,都有人随时拖一个到路边奸淫,管你是谁,是公主还是妃子。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被蹂躏死的,有的是自己死的,看见一个水塘,不论深浅,找个机会就一头扎进去,有时候,一口锅盖大的塘,扎了好几个人进去。鞑子在一边看着人在水里挣扎扑腾,负手取乐。

有的公主是不许士兵奸淫的,那些未出嫁的处女公主,他们要献给他们的圣上,说是献给鞑子头领,也没有优待,那些金枝玉叶娇滴滴的公主们跟我们一样光着脚走,谁还能知道她是公主?更不要提宫女们了,人家说妓女,说天香楼这些女人不知道羞耻卖身,经过了靖康之乱,哪里还有什么羞耻可言?公主皇妃,什么叫做羞耻?除非你不要活命。就是你不要命都不行,只能肮脏地活。

夜静了,漫天的星斗,这样的七夕,对于女子来说是良辰,天阶夜色如水,天香楼已经安静下来,只剩下几盏灯笼守着夜色。刘嫂子站起来,解开围裙,扑打着身上,她瘦削而且干净,即使现在酒气从嘴巴里身体里散发出来,已经是很浓烈了,她还是整齐清爽的,没有醉态没有醉意。

我问她脸上的疤痕怎么来的。刘嫂子说,两个鞑子兵都要跟我睡觉,不知道怎么打起来了,输了的那个眼看着落到后面,一脚踹倒我,我一头撞到石头上,流了满头满脸的血,那个鞑子还拿刀削我的脸。削了脸也好。

刘嫂子摸着脸上的刀疤。她满身的血满脸的血,鞑子以为她死了。醒过来之后,回到家乡,家里一个哥哥,靖康之前跟着李刚大人

打仗,早死了,母亲也死了,父亲还活了几年,死了就就用药柜子装了尸身在乱坟岗上一埋。前街的秦木匠说他没有力气将柜子改成棺材了。

其实 棺材不棺材的 哪里讲的起。

家存身不住,流离到建康,她就在天香楼里做了厨子。

每天要喝酒,喝酒了才能睡着,才能活下来。回家乡这一路卖身讨饭,吃了无数的苦,可是,还是远远抵不上被掳北上的路上吃的苦,受的罪。

现在,我那些姊妹还在金国过着猪狗一样的生活,官家也在金国。

她说,她很安静,看不出有什么悲哀,无论说她自己,还是说皇上。苦难熬干了她身体里所有的水分,包括眼泪。

鄒孫机

除了商贾,也有斯文一脉的人来到天香楼,他们多是读书的学子。中秋之夜,几个年轻人来到天香楼,黄妈妈叫我去陪他们,无非是唱几支曲子,说说话。经常来的是一个叫范文冲的读书人,他带着几个年纪相仿的富家子弟,跟姐姐们打闹,喊我唱曲,黄妈妈很奉承他们,说他们都是有头有脸人家的子弟,花钱散漫,又不滋事,姐姐们也喜欢,喜欢他们比油腻腻的商人财主要斯文,要温和。那天他们之间多了个少年,模样清秀,白衣翩翩,范文冲对我说,小柳儿,过来,唱个你家乡的曲子给张公子听听。就是你上次唱过的,我回头跟孝祥说,他喜欢的不得了。天天撺掇着我来。今天我就带他来见见世面。

孝祥,张孝祥?仿佛熟悉仿佛又陌生,容不得仔细想,几个人哄起来,要我立即唱。我唱了家乡的黄梅调。梨花院落,乡音响起,可是眼前是花红柳绿的妓院,我是个朝三暮四的歌伎,眼前是言笑晏

晏的嫖客。他们不在听我唱曲,他们正和姐姐们调笑。我忍住眼泪,偷偷走到外面,我看见张孝祥也在外面,他的脸上也有泪痕,我们看着对方,看着对方的眼泪流下。

那晚, 涨孝祥待到很晚, 他跟我说他的母亲就是安庆人, 小的时候, 总是轻声哼着黄梅小调哄他。听文冲兄说你会唱安庆小调, 今天来, 竟然跟母亲当年唱的一样。我问他是安庆哪里, 他说是浮山。我的心动了, 我问你的母亲姓什么? 姓李。怎么, 你晓得?

我忽然想起,他是姑姑的儿子,他是我的表弟。烧饼铺子的女人跟我说过,小姑姑有一个儿子叫张孝祥,一直在大姑姑跟前养大。他来建康求学。

待在天香楼的这些日子,我无数次想到过大姑姑,她为什么没有见我们,她知不知道我和母亲找过她,当她在深深庭院里安闲舒适地生活着,有没有想到我和母亲正在经历饥寒和恐惧?还有,那一天烧饼铺子的男人去找姑夫,他非但没有认我们,还要把我和母亲拉到府衙交给官差,如果不是他的绝情,母亲不会那么快就死了,如果见到姑姑,母亲也不会那么快就死,我也不会在青楼里做曲池柳,任人调笑。恨意紧紧地压在我的心头,让每个白天和夜晚都滋溢出血腥的气息,这股气息日益浓烈,为它找一个发泄的出口成了我活下去唯一的理由,唯一的目的。

现在,我看到了我的表弟。

我剥开一只橙子,拈出一瓣送到孝祥嘴边,闲闲地问候他的母亲,我的同乡。孝祥黯然下去,他说他的母亲都不在了。

孝祥开始频繁地到天香楼,黄妈妈分外热情,她说张公子将来可是大有前途的人,是天上的紫微星下凡。孝祥每次来,都要我给他唱安庆小曲,讲安庆的事情。过去的事情我并不愿意去回忆,它们带着深重的伤痛,每一次想起,都有撕裂的疼痛。但是我还是顺着孝祥的意思,撕裂伤口,任由鲜血流出来,我在曲意讨好孝祥,我

为什么要讨好他?他年轻,英俊,而且多情,他很多情,连天香楼的姐姐们都开始拿他来打趣了。

我不知道。

我其实是恨的,恨每一个张家的人,这个十四岁的少年站在我面前,用湿润的眼光看着我,我还是听到了心里的恨意澎湃激荡的声音。我恨他,所以我要走近他,而走近之后,怎么样,怎么做,我还不知道。

还没有容我想清楚,一天,孝祥说,他要走了,他要去芜湖。那天我在后院给刘嫂子打下手,几个山西的客人来了,指着名要吃家乡菜,刘嫂子说后宫里哪个吃山西菜,酸得要命。我也不会,只好商量着来,什么菜都倒进去半瓶子醋才罢休。黄妈妈还没有来得及叫我出去见客,孝祥直接奔到后院来。他的脸异常地红着,酒气扑面而来,他说,他要跟他的父亲去芜湖,因为伯父回来了。

那晚,孝祥很容易激动。他说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大伯父出使金国十五年,刚刚回来,因为担心他回不来,没有后人,祖母决定让一生下来就失去母亲的他过继给伯父,并且就在伯母,也就是姨母跟前抚养。有很多年,他都一直以为这位姨母是亲生母亲,直到有一天祖母告诉了他。虽然知道自己是过继的,但是他跟大伯母感情很深,还是把她当作自己的生母一样。就在家里人都欢欣大伯父从金国回来,衣锦还乡的时候,伯母突然自尽了。接着是伯父回来,紧接着是叔父,也就是我的亲生父亲和伯父大吵了一场,叔父是我的生身父亲,他要带着我们一起到芜湖定居,和现在的母亲以及几个弟妹。柳儿,你听明白了?

他抓住我的手。将头依偎到我的怀里。喃喃地自语:我哪里也不想去,什么也不想明白,我只想跟母亲在一起,她没有死,她跟我在一起就好了。

要是我的母亲没有死,我能够跟她在一起,就是饿就是冻就是苦,也是好的,可以梦想可以等到我的父亲,一家人可以团聚,而现在,因为这个人的父亲,我的母亲先就走了。仇恨让我的心冷酷起来,我推开孝祥,可是我越是要推开他,他反而将我搂得更紧,他死命地搂住我,用哭腔对我说,现在母亲永远没有了,你也要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柳儿,求你别离开我。他哀哀的声音像一个索求母亲怀抱的孩子。

那天,孝祥没有走。他就这样抓着我,我动一下他抓得更紧一点,在睡梦里,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仍然在哽咽。

我勾引了他。我一直想勾引他,现在做到了。

也是一夜恩情。

濾情淖

说好了三个月为期。

是说好了,一再一再的孝祥跟我说,等他回来商量,等他回来, 一切都等他回来。黄妈妈日日在耳边嘀咕,日日用刀子一样的眼光 看我,仿佛在剥我的皮,我说,等三个月,等三个月。

但是半年过去了,孝祥一去没有消息。我不能再等了,也不想等了,就像一个人始终正襟危坐,毫无支持,在无人的旷野,冷风扑面,冰雪袭来,蓦然觉得放松一下,再放松一下,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宽容一点,对自己放纵一点。然后,就松弛坍塌不可收拾。

也许在内心深处,我还有一点报复,我报复不了张祁、张孝祥, 我报复自己,我糟蹋自己,糟蹋给张孝祥看。

我是他的第一个女人。

那天,我答应了黄妈妈。我的第一个客人是一个财主,黄妈妈一定将我卖了个好价钱,这个价钱让她眉开眼笑,她说,柳花儿,我说的吧,放机灵点,王老爷喜欢你可不是一两天了,他有的是钱,最舍得给女人花,我们天香楼,哪个姑娘没有花过他银子?

刘嫂子没有说话,只是仔细看我。我没有觉得羞愧,也没有觉得悲伤。欠债还钱,我是用自己来还,不关别人的事。

王老爷很老,胡子花白,他很有钱,对于一个妓女来说,有钱的男人就是她的恩人,就是她的天。

"朱阕玉云仙子,未省有谁态似?百媚总算天乞与!净饰浓妆 俱美!若取次芳华皆可意,何处比桃李?"这是张子野的《百媚娘》, 是我们这座天香楼的当家曲。现在我住在天香楼最好的房间里,为 客人唱着时下最流行的曲。

我不再靠唱曲为生了,我的客人是天香楼最多的,多到连黄妈妈跟我说话都要赔笑脸,多到我想见刘嫂子都没有空,我在富丽的房间里,陪客人说话跟他们调笑,他们形形色色,有人喜欢动手,很多,也有人只喜欢说话,比如最近常常来的一位年轻客人,他说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也许不是真的,有钱人在天香楼见得多了,却没有见过他这样对钱没有感觉的,仿佛跟自己没有关系一样冷漠。天香楼的哪个客人不是花一两银子就要买一百两银子的快活?他一来就坐在那里,听我说话,唱曲,有时候他也说些故事给我听,不是生意场上的故事,是官场上的。银子可并不少给。这样的客人我和黄妈妈都喜欢。

只是他是个阴郁的男人,苍白而且消瘦,眼睛明亮锐利,他的手指在桌子上不自觉地敲击,越来越快,我知道他没有听我唱,他的眼睛看着外面,他低声说"杀",眼神暴怒。半夜的时候,他会突然从床上坐起,清炯的目光让人心寒。有一夜,他仿佛在梦中厮杀,不断地挥舞着手臂,满身满脸的汗水。我推他,一再地推,他醒了,看看我,一句话也不说,清醒而且冷静。

早上,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走。

我说,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能决定是不是跟你走。

他的脸上浮出一层笑容,如同风住,尘落,淡淡的一层。

他说我姓赵。你只要知道我姓赵,不需要知道更多。

我问他家住哪里,能够带我走多远?

他说他要回临安,在建康的事情已经了结。如果我愿意,他给我赎身,但是他不能带我回家。

我说你的妻子不同意?

他沉吟,不是,是不能被人知道,现在还不能。

那你把我安置在哪里?另一个妓院?

不,我不能去妓院,狎妓是要非议的,尤其在临安。你可以住在道观里。

那又怎样?你不能去妓院,难道可以去道观?

他没有说话,他问,你知道徽宗圣上和李师师的事情吗?

他给我讲前朝圣上喜欢一个叫李师师的妓女,可是他不能将她迎进皇宫,她也不愿意去皇宫,对于一个妓女来说,离开青楼,她的魅力立刻减少。青楼是一个女子最有迷惑力的妆饰。

我说,即使我愿意,你不是圣上,我也不是李师师。

他说,有一次,周邦彦,一个很有名气的文人,去看李师师,正好圣上来了,周邦彦一吓,就钻到了床底下。

外面有喧闹的声音。我借口看看,是孝祥。风尘仆仆的孝祥,看到我,他显得很高兴,他说,我到后院没有找到你,你怎么在这里?

黄妈妈赶紧插上来:张少爷,出去喝杯茶,回头柳花儿跟你说话。她现在有客人呢。

孝祥说,我也是客人,我就在这里喝茶。他抬脚跨了进来。

他和赵官人面对面。只是很短暂的那一会,赵官人就收回眼神,兀自看着窗外。孝祥有点无所适从,也有点恼火,他的脸涨红了。

赵官人说,说曹操,曹操到。

孝祥疑惑地看着我。

他是赵昚。他是皇族 缘岁的时候和另一位皇族一起被圣上选中,作为继承人培养。赐名赵昚。

养了十几年,圣上一直没有确定他的继承人是谁,这时候的赵 昚是常德军节度使。这是很多年之后,在临安郡王府邸,花园一角, 这个人告诉我的。而这时候他还不是圣上,他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做 圣上,所以我不是李师师,孝祥也不是周邦彦,他没有钻到床底,只 是木然地敌视着眼前这个男人。

我没有跟他走,后来,他也没有再提让我跟他走,他回临安之前给了我一笔钱,足够我赎身的钱,他说,你好自为之。

一点可能有的变化如同被一枚小石子击中的湖,在几圈涟漪后恢复了平静。孝祥在那个早晨之后,不再来。

在这个偌大的建康城内,青楼女子不会少于千数。五陵年少老,朝朝红颜新。多一个我与少一个我,实在是无足轻重。

赵官人走了之后,燥热的夏天结束,黄妈妈告诉我,城南王财主有意思要买我去做妾。黄妈妈看出我的不愿意,但是黄妈妈说,这事可由不得你愿不愿意,要看我愿意不愿意。

天香楼在建康这样的地方应当也算是家上等妓院了,曲廊回合,雕栏玉砌,我的房间虽然不是很宽敞,却也紧凑,应有尽有,只是举目却无处落脚,空心雕花栏杆擦拭得干干净净,红润明亮,触手是冰凉。

对于一个妓女来说,赎身从良是最后的最好的归宿,这条路好,只是路的尽头可不够好。

但是我可以不愿意,因为我有足够的钱买回我自己,只是买回之后呢,我将要在哪里安身?我想逃走。但是不知道能够逃到哪里去。

十八岁 ,是很大的年纪了 ,方大伯没有消息 ,父亲也没有消息 , 我成了坐在井底的青蛙 ,仰头看着无限的高处 ,有一方小小的天 ,我 不敢想,那方天是不是与我有关系。即使现在将我放回到池塘里,我不知道哪片池塘可以安身,如何安身。

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人,一个人,将妓院当成了家。我想,如果那天答应赵昚跟他走,会是怎样?可是刘嫂子说,那也不会怎样,他说到了临安,他就不能见你,你怎么存身?她说,倒是张孝祥可靠一些。

刘嫂子在书院找到了孝祥。他的父亲知道他在建康狎妓,已经 苛责了他,而且告诉了他师从的蔡清宇,现在孝祥的行动受到了控 制。他说他不能让我去跟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他愿意为我赎身。

事情好像倒过来一样,以前是,我愿不愿意跟他,现在是他是否愿意要我。孝祥没有这么多想法,也许是有很多想法,但是现在都闭口不提。孝祥拿出了一些钱,我自己也拿了一点,刘嫂子不要我自己给自己赎身,她说女人不要那么贱,你越贱男人越拿你不当回事。孝祥找几个同窗借了一些,凑齐了银子,黄妈妈起初不肯,后来刘嫂子开口,她说:柳儿给你赚得也不少了,过几年她赚不动了,还是得嫁人,只怕没有这么好的归宿。你就别耽误她了。

黄妈妈同意了,只是她说,我就吃个斋念个佛,放你一回。柳花儿,青楼里的人,没有不想从良,你这样少年夫妻男欢女爱一棍子到头的,想归想,成不成就难说了,你妈妈我一辈子见识过的男人可比你吃的饭粒还多,你这宝押得可是悬乎。

哪个女人一辈子不是押宝呢?押对了是运,押错了是命。怪不得别人。

拔掉头上的簪环,脱去身上的衣服,一袭布衣,秃髻素颜,我告别了天香楼。

千山苍茫月东出, 万木摇摆风怒号。 幽人隐几抚群动, 清灯明灭炉烟高。

孝祥说深秋途经定山寺,有所感触。孝祥放下笔,说,我们先在建康待着,等待机会接你进张家。

兣春漏

这半年风平浪静。我们度过了一段缠绵时光,孝祥告诉我他与母亲、他的养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在他成长的日子里,养母就是母亲,是他几乎唯一的亲人,而生身父亲总是远离他,即使祖母告诉他他是被过继。他也有着跟父亲亲近的冲动,仍然无法亲近。

一直以来,这位叔父就是疏离的,他和现在的妻子以及孩子组成一个更加紧密的家庭,即使后来,伯母去世,父亲非常坚决要带走孝祥,和父亲以及继母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在一起的日子,他是被周到地冷淡着。

这些感觉都来不及一一体会一一分析,对于母亲的突然离去的伤怀,对于父亲与伯父的疑惑更浓重地占据了内心。但是,他是非常热爱他的父亲的,他需要一位成年的坚强的男子面对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内心。

他与父亲一起讨论天下事,他说父亲待他并不严厉,尤其是谈论国事的时候,仿佛拿他当作同僚知己。他的功课父亲授予的多,虽然父亲一生没有功名,不像伯父一样是靠科举及第。但是听祖母说,祖父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伯父与父亲从小就跟着祖父读书。

在伯父科举及第后,祖父去世。江山飘摇,圣上退据扬州,伯父直言进谏"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淮江蜀汉闽广之资,以图进取,不应退自削弱。"圣上不愿意接受这个意见,定都临安。令伯父非常失望。第二年,他主动请求出使金国。因为他的主动出使,父亲与几位叔父才有机会补官。祖母在晚年,一再和孝祥提起,让孝祥明白为什么将自己过继给了伯父。

虽然明白了自己的出身,父亲和伯父反目,但是伯父对于孝祥

依然是亲近的。告诉了孝祥他在金国的种种遭遇,说到两位圣上在金国的凄凉,皇族在金国的被蹂躏,他说,辛酉和议成功,韦太后才能回国。回国之前,见到了圣上,赵恒,昔日万乘之尊的圣上蓬头垢面拼命抓着车轮痛哭,请太后跟九哥(赵构)说,倘若让他跟太后一起回去,只要能够管理太一宫就心满意足了。

太后也流下了眼泪,太后说:如果我南归后不来接你,就瞎了我的眼。说到痛处泪如雨下。

孝祥的眼睛也湿润了。他说,一个皇上,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想回到家乡.做个小吏都不能。

我问他 出使金国的人都能回来吗?

孝祥说,不一定。比如伯父是受尽折磨,始终保持气节,正好又有辛酉和议,才得以回来。有的就死在了金国,有的是投靠了金国,有的不知道死活。

不知道死活的人可能更多。孝祥说。靖康之难掳去了那么多人,能回来的屈指可数。两位皇上的圣驾看来是回不来了。韦太后在楚州看到当今圣上,看到圣上身边的韩世忠,立刻问为什么没有见到岳飞?

她哪里知道岳飞早就死在风波亭了。

孝祥问,你知道为什么伯父能够如此对我青眼?他说看到我,就想到了岳飞。岳飞的眼睛也是一大一小,大家都称呼他为大小眼将军,韦太后一下车,就问韩世忠,大小眼将军在哪里。他们在北国,根本不知道岳飞已经被杀了,我们自毁了长城。

听说岳飞被杀,韦太后非常愤怒,几乎要出家。虽然最终没有出家,她一直都穿道袍,她这样一个阅历深厚的女人,大概很明白,迎接官家回来的话是无法兑现的。

孝祥说,靖康耻,犹未灭,北望神州,谁是中流砥柱?

孝祥说,秦桧与金国肯定有勾结,不然的话不会如此卖国。

你的伯父与秦桧多年前就有交往,在金国就没有交往吗?

伯父说有过,但是,后面的话他没有说,他不愿意说。他们的交往肯定出现问题,伯父回来这么久一直没有任命官职,是有违常情的。

孝祥突然想起什么。

伯父问起安庆李家。你也是安庆人,你知道有个叫李荆的吗? 我的心突然猛烈跳起来。

不,我不知道。

估计你也不知道,是和伯父一起出使金国的,十几年了,也许那时候还没有你。据说这个人是我的舅舅,出使金国以后就失踪了。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我忍着剧烈的心跳,希望可以多知道一点父亲的消息。

不知道。伯父跟我说,我的舅舅不可能叛国。这个消息是从临安传过去的,很奇怪,如果他叛国,最先知道的应当是最近的人,他们在金国居然不知道。而且如果叛国,我的舅舅应当就在金国,伯父怎么可能找不到人。

这里肯定有问题。

是的,伯父也觉得蹊跷。这次回来,他想去寻找舅舅的后人,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母亲们都死了,我的母亲和伯母。也许李家的人都不在了。

孝祥是茫然的,一靠近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他就变得无能为力。 握着他的手,靠近他的身,我用这一点真实的温度填补内心巨大的 空洞。

国破山河碎,我知道这时候的一点儿女私情是渺小的,甚至是可耻的,但是,人是卑微的,享受着卑微的人生乐趣是我这一刻的最大的愿望,我怀孕了。孝祥并不知道,他接到家书后显得有些慌乱,他说他要回芜湖,带着我一起。

如果时间就此停留,我能够和孝祥在这里终老,是世间最幸福不过的事情。当我感到一个男人温热的体温,感到一个孩子开始在我腹中孕育,我就成了个没有出息的女人,只想着抓住眼前的日子。

但是孝祥已经有很久没有回芜湖,他不敢回,怕一回去,再也不能出来。而他,是必须回的。我也要去,孝祥热烈地看着我,说他要给我一个名分。我们一起去求他的父母。

比起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已经长大了很多,多到让我有一点怕。让我开始不得不越来越被他的意志所左右。

廳焲残

芜湖 ,兜兜转转仿佛又回到了家乡 ,这里是山明水软的江南。 孝祥显然是欣喜的 ,他已经好久没回芜湖 ,他说家里有好几个弟弟 , 还有一个妹妹法善 ,非常可爱 ,她一定会喜欢你。孝祥说 ,凡是我喜 欢的她都会喜欢。

刚刚安顿下我,孝祥就回家了。他还不能带我回张家,他说,你放心,我迟早要带你去见我的父母,还有妹妹。你安心等我。

我安心住下,等候孝祥。能不能进张家的门对于我来说,已然是没有什么意外喜悲,不过是等着揭盅而已。

芜湖是个商贾之城,和我的家乡安庆一样沿着长江,风俗人情不尽相同,差别却也不是很多。日子一天天久了,跟店家熟悉了一些,丫头小青说看到店家娘子去城隍庙烧香,此地有一座城隍庙,香火很盛,今天正好是日子,问我要不要去?

我和小青跟随店家娘子去了城隍庙,不知道店家娘子在祝祷什么,小青念念有词了一番,凑过来问我,是不是在祝祷公子早点来。青烟袅袅升起,我们眼前模糊一片。店家娘子带着我们,一路指点给我们看,她说这里是周瑜点将台,那里是大成殿。青石街道一路

铺展。

回到客栈已经快到晌午,店小二远远地迎过来,店里有人在等我。是张家的人,带我去见孝祥的父亲,涨祁。

这是非常热的六月里。孝祥已经好几个月不曾来过。一到芜湖,孝祥说他先回家,然后就一去无影踪,我们忽然失去了联系。好多次,我从张府门前走过,但是,我不能伸出手去推开那扇门。我是李扶柳,我记得我是李荆的女儿,我的母亲因为张祁而死,而现在,无论怎样的窘迫我不能投靠这个男人。

一个中年女佣和一个年轻丫鬟静静坐在我的房间里,看到我进去,立刻站了起来。她们说,老爷要见我,请我去一趟。

我的衣服已经汗湿了,穿在身上很不舒服,她们站在我面前,我连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我也无法镇定下来,慢慢地做这些事。这是我一直期待的时刻,期待一次尖利的面对。那个中年女佣目光迅速滑过我的身体。我捋捋头发,掸掸衣裳,跟她们走了。

我见到了孝祥的父亲。

升仙桥西,张府比我以为的要大得多。这是从门口看不出来的,门口只有一方高大的粉墙,两扇紧闭的大门。我从后面的小门被带进去的,曲曲折折一路走过,可以看到家道的殷实。

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中年女子,端坐在面前。男子是张祁,女子是孝祥的继母。我估计的,从那个中年男子的脸上依稀可以看到孝祥的模样,只是他长了一双冷冷的眼睛,眼黑太少而眼白太多,我一直觉得这样的眼睛曾经在哪里见过,后来,当我有长长的时间需要在一个荒山野寺里度过的时候,我终于想起,这非常像蛇的眼睛。

无非是指责。严厉的指责。他们并不知道我是李荆的女儿,只以为我是一个烟花女子,骗了他们大有前途的儿子。索问我的父母,我的家世,关于这些,孝祥都不知道的事情,我是个来历不明的女子,绝对配不上他们的儿子。

虽然知道孝祥是有压力的,但是今天的面对才真实感觉到,可

能一切比我想象的艰难,比我想象的沉重。

那个中年女子说话要温和得多,却是柔中带刚。她说孝祥早在十几年前就跟表妹订婚了。这个孝祥没有提起,我不知道他是有意不提还是什么原因。

我是沉默的,沉默是一种武器,足够让对方束手无策的武器。 其实我是无力应对,既然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那么我说什么都 是多余,对于一个我这样的女子来说,唯一需要,唯一能够做的,就 是抓住孝祥。男人的心都是不可靠的,我知道孝祥未必可靠,但是 我现在还需要抓住他,抓住了他,我就有了足够的力量跟一切对抗。

那个带我进来的中年女佣在时氏耳朵跟前嘀咕了几句,时氏惊讶地盯着我,忽然问:你什么时候临盆?

霜降前后。

霜降前后我就要生了,孝祥不知道。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找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厌倦的地方。他那么快乐地享受着跟我在一起的时光,犹如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跟一个宽容的母亲在一起。自由放松,有点小顽皮。

那天在张府不过逗留了半个时辰,也许原来他们的打算不是这样,他们想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如何狐媚了孝祥,要我知难而退,现在一切都梗住了,我怀孕了。他们的算盘要重新打了。我很高兴看到张祁张口结舌的样子。虽然他仍然说,我们张家不能让你这样的女人进门。你是妓女,只会辱没张家门风。

一脚已经跨出了门槛,我回头,对这个中年男人说,我也没有打算进你的家门。

张祁显然非常生气,不要以为你现在有了资本,可以跟我们斗,像你这样来历不明,无父无母的女人,生下的也是野种。

我这样的女人吗?在张邵出使金国之前,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一定忘记了。这么快就忘记了?他一定也忘记了,我的姑姑,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忘记了他手里是有着我的血债的。我说,

我生的是你儿子的孩子,我不是来历不明的女人,我的父亲叫李荆,如果说来历不明,你一定也有来历不明的事情。

这是冲口而出的话,我斩断了可能走进张家的路,但是我不后悔,如果再来一次,我相信我还会这么做的,我就是要他明白,我 是谁。

张祁的脸由红转成灰白,时氏显然没有明白,只是莫名地看看我,看看她的丈夫。深深地看一眼这个无数次在梦里咬牙诅咒过的男人.我走出了张家,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张家一步。

只是人都是善忘的,短暂的男欢女爱,能够牢牢抓住一个少年的心吗?天香楼的所有经验告诉我,很渺茫很渺茫。尤其是,当你将你的一切都押在一个男人的身上时,多半你会失望。

现在我不怕,至少我的肚子里有了他的孩子,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我相信女人抓不住的,孩子能够抓住。

那天很晚,很晚,孝祥终于来了。他显得有点狼狈,有点欣喜。 身上的衣服撕裂了,他告诉我是从花园里爬墙头出来的,所以脸也被树枝刮了一下,父亲说立刻就要参加乡试了,不许他出来,要他整日在房里读书。

他说花园里的柿子已经结了,好小好小,等柿子熟了就摘给我吃。他有点扭捏,有点羞涩,也许,到时候你已经住在院子里了。

怎么住在院子里呢?我问。你不是跟你的表妹订婚了吗?你 父亲也说我配不上张家的人。我是一个歌伎,妓女。

他说,你要生了啊。母亲跟我说了,我总不能让你把我的儿子生在外面。

还是生在了外面。我给孩子取名同之,这是当年父亲给他希望的儿子的名字。孝祥问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我说,同你在一起。将来和你一样。

随后,孝祥在乡试中中举。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乡试,夺得了第一。

在参加乡试之前,孝祥告诉我,这次他一定要中举,中举后可以求父亲让我搬进张家,不在外面一个人辛苦生活。

有时候孝祥很天真。这点天真是他最可爱,也是我最心疼的 地方。

郷暮归

抱着同之回到建康。即使是第一名,他的父亲也坚决没有接受我。他说,作为一个妓女,我如果进了张家的门,不仅对于张家来说是败坏门风,对于孝祥这样依靠读书来博取功名的学子来说,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在建康,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安静的几年光阴,像一对真正的人间小夫妻,孝祥攻读,我在家里相夫教子。一日一日长大的同之,唤我一声,唤孝祥一声。

随同孝祥一起在蔡清宇门下的有十几个学生,有时候孝祥与他们一起冶游,回来跟我说起,并不隐瞒。孝祥还是爱玩,我不介意,年轻的男子,没有不爱玩的。而且抓得太紧,与我并无益处。

张邵已经由秘阁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观,改任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自从金国回来,他被闲置了整整七年,才启用。孝祥说是伯父性格刚烈所致,但是当时朝廷复杂,一时间雾里看花,尤其是秦桧对于张邵的戒备之心人所共觉。张邵随后写了封奏章称颂秦桧,这封秦章,改变了张邵的命运。却为孝祥所不愿意提及。

这时候, 张祁还是赋闲在家。从孝祥的口中, 我知道他们兄弟早就反目, 但是孝祥一直也不能说出这里的具体原因。张邵的起用对于张祁来说未必是好消息。这是令孝祥感到纳闷和不安的事, 但是孝祥生性落拓不羁, 并没有将这些事情放到心上。

这一年,方人也在临安桥头刺杀秦桧,没有成功,当场就被砍成肉泥。消息传到建康,已经是五月天里,孝祥是当成一件奇事说给我听的。他不知道去年冬天,方人也曾经来建康找到我。

那天,孝祥和郭世模等人一起出去喝酒,喝到沉醉,回来时已经是半夜。我在灶下做醒酒汤,有人叩门。夜太深了,小丫头已经睡了,我迟迟不敢开门,可是叩门声继续在响,我叫小丫头,打开门,是一个鬓发斑白的老人,挎着把宝剑,浑身的冷气。他说,我是方人也。

他喝了我做的热汤 看看屋子 ,我打发小丫头睡去 ,问他可曾找到我的父亲。

方人也说,你不知道可能更好。你的父亲现在还不能出来,他 遭到朝廷的追杀,具体地说是秦桧在幕后指挥,也可能有别人。

他这次来是跟我告别的,他现在要南下去临安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做成了,我迟早可以见到我的父亲,甚至跟随父亲回到家乡。他说,就是能够回去,你现在也不想回去了。

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 ,是 ,迟早我都要回去。我跟方大伯说 ,我和孝祥没有成亲 ,我跟他没有名分 ,他的父亲坚决不允许我进门。我告诉了他 .我是谁。现在我连做妾的资格也没有。

方大伯低下头,只是听我说。

他没有跟我说如果做不成会怎样。我也没有问,既然是这么大的事情,如果做不成,那么后果一定是非常恶劣。

方大伯留下一个小小的包袱。说是我的父亲留给我的,他说我的父亲没有死,只是也不能活,我的父亲正在亡命,一股巨大的力量从朝廷卷来,你的父亲无处诉求。包袱里是一支灵芝。比一般的灵芝要大,要齐整。想起母亲卧病的日子,求一支灵芝不可得,现在,有了,母亲已经没了。我不知道父亲现在在做什么,从哪里得到这支灵芝,他一定是在乡间四处逃窜,要不然怎么会碰到呢?父亲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地,方大伯要去临安干什么?

后来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这个人,他像一棵树连根拔起后,消失了。有一次孝祥说起新近发生了一起刺杀秦桧的事件。这些年刺杀秦桧的事情屡有发生,秦桧的防卫非常仔细,孝祥跟我说,刺杀的胜算非常小,这个人也没有例外,我并没有在意,但是孝祥说这个人风尘褴褛,却挎着一把宝剑,一把很名贵的宝剑。也正是这把剑让侍卫提高了警惕。秦桧有惊无险,刺客受了重伤,眼看刺杀无望,反手自杀。接着被砍成肉泥。

传出消息 据说那把宝剑上刻了一个"施"字。 秦桧震怒之后 勒令追查同伙 务必斩草除根。

突然,我想起,施,拆开不就是方人也?

晚上,掌灯之后,我取出这支灵芝,让小丫头去买几吊纸钱,想祭拜方大伯。没有想到,孝祥却早早回来了。看到小丫头手里的纸钱,非常惊讶。我告诉他今天是母亲的生日,想去烧几个纸钱,孝祥执意要陪我一起去。我们去哪里呢?江边风急,残月在云间,火苗蹿起,只是薄薄一点纸钱,根本不够火舌来舔。我打开包袱取出灵芝,想一起烧给方大伯。孝祥惊讶地说,这么大的灵芝,你从哪里得来的?

孝祥将灵芝留了下来,说这样的稀罕东西,烧了可惜。

八月间,孝祥随同父亲一起回和州,为郑漕祝寿,献上了这支灵芝。郑漕是淮南转运史,据孝祥说,郑漕把玩灵芝非常高兴。但是,张祁的启用仍然没有消息,孝祥奔波在建康和芜湖之间,有时候会陪同父亲一起拜会权贵,孝祥对于父亲的行为是有些腹诽的,但是他依然柔顺地听从,而且,孝祥也很期待,只是他自己并没有机会,虽然是作为伯父的儿子列入宗祠,但是这时候张邵已经再婚,并且生下了自己的儿子,即使是承恩,也不再轮到孝祥。

除了苦读,孝祥没有出头的途径。

八月桂花开,孝祥回芜湖应乡试,再次得到第一名,现在他需要

准备去临安参加礼部考试。他的堂弟孝伯也入太学。这让孝祥非常兴奋和从弟孝伯分手十年,十年之后再见,依然是情投意合。我没有见到孝伯,我甚至都不知道孝祥有没有跟他提起我,孝祥说,这次进京,状元及第,相信父亲再也不会拒绝我。

一过年就要应礼部试, 孝祥说, 你怎么办?是跟我去临安, 还是在建康等我金榜题名?

我说,我要在临安,亲眼看到你金榜题名。

冥冥中,我想属于我们的日子不多了。

元 欧颜

在临安,我和孝祥不能像建康时候伴读左右。但是没有一点遗憾,甚至是来不及遗憾,所有的喜悦都狂风暴雨般倾泻而下,一如急管繁弦的奏起,收束不住。

我,只是一个看雨的人,所有的风景都从身边流逝。

应礼部试回来,孝祥非常得意,孝祥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高兴起来,也是会手舞足蹈。但是礼部会试之后,孝祥才感觉到麻烦来了。在名次上一直没有能拔得头筹,这对于志在必得的孝祥来说,是件令他非常沮丧的事情。很快传来消息,原来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这次的科考,而主持科考的几位官员都是秦桧的亲信。

消息是陆游带来的。他气急败坏地闯进来,去年在礼部会试之前的两浙漕司取应中,陆游名列第一,秦埙名列第二,这让秦桧非常恼火,今年的礼部会试,虽然陆游也参加了,但是被取消了资格,理由是"喜论恢复"。

"喜论恢复",孝祥也是如此。

这一届,第一名是秦埙。第二名是曹冠,第三名是孝祥。曹冠也是秦桧的亲信,接下来就是殿试,虽然皇榜还没有贴出来,京城几

乎大小官员都知道了。一个跳墙出来为秦桧送喜讯的小吏瘸着腿 跑到了丞相府。

孝祥不相信,按照旧例,有官爵的人不能取为第一。而秦埙已经是敷文阁待制。早在八年前,九岁的秦埙已经被圣上赐给三品爵位,当时朝野震动,至今余波未绝。

但是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肯定。圣上已经应允了主考官张士襄的请求,准许有官人为第一名。这样局面已经非常明朗。

三月初七,春意萌动,晚风温凉,恩平郡王赵璩亲自驾临。这让我们都大惊失色。朝野之中大家都知道,赵璩与赵昚是东西宫,他们都在等待太子的位置。

赵璩短暂地逗留了一会,对孝祥安抚了几句。他比孝祥年长一点,此时已经是一个肥胖的健壮的中年人模样。他的来去显得毫无理由,直到后来,这后来很快,我才明白,赵璩是来招揽臣下的,等待了十几年,等一个皇子的位置,等到现在,还是毫无征兆。东西宫都在急着网罗亲信。

虽然皇子的位置还不明朗,但是恩平郡王的到来还是让孝祥很高兴,这里传递出一个信息,一个让孝祥感到安慰的信息。

那天晚上,孝祥喝醉了。醉得非常厉害,如果不是圣上马上殿试的消息传来,孝祥还不会清醒。这个消息让孝祥立刻就清醒了,在匆忙洗漱之后,孝祥袍斜帽歪的一路小跑而去,直到第二天还没有回来。

一顶小轿停在门口,是赵王府的人,赵昚的人。

在赵王府安静的后花园,我看到了久别的赵王昚,清癯消瘦得厉害,跟恩平郡王截然不同。他称呼我为状元夫人。看着我木然的表情,赵王昚说,皇上一定会点张孝祥为状元的,张孝祥现在一定在跟朋友们举杯庆贺。

我说,如果是这样,他一定会打发人先告诉我。

赵王昚笑笑,他一定是忘记了。这样的狂喜一定让他忘记了你,你不要不相信,对于男人来说,功名是人生最重要的。

昨天赵王昚和恩平郡王都在圣上身边,伺候圣上看礼部试的举子文章,第一名秦埙第二名曹冠第三名张孝祥的文章全部在那里。圣上先看的是上面秦埙的文字,不用说,秦埙的文字全是秦桧的口气,圣上只看了几眼立刻就放下,然后掠过曹冠的文字,要赵王昚将顶下面的文字拿过来,赵王昚说,皇上非常喜欢张孝祥的字。

正是春天,蜜蜂嗡嗡的在花间飞来飞去,飞得人心情慌乱。这八年的光阴嗡嗡地飞走了。我说,我不是状元夫人。我听到我的声音也嗡嗡的含糊不清。赵王昚没有接这句话,也许是没有听见,他正将脸对着一簇桃花,低低沉吟:人面不知道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我知道昨天下午恩平郡王去见张孝祥了。他想抢先一步,将张孝祥抓住,他还是那么急躁,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赵王昚冷冷地笑,可是他并没有机会,无论他怎么挣扎,他都没有机会。你知道为什么?他跟秦桧走得太近了,他,心太急了。

不知道张孝祥有没有命等得起。赵王昚的笑容退下去,秦桧不会这么甘心认输的,这十九年来,他已经越过皇上,说一不二,秦埙不能得到的状元,任何人都不是好得的。

我问,你怎么能肯定这个状元是孝祥的?现在整个大宋朝都知道是秦埙的。

因为没有人愿意有人跟自己分享一张床,一个女人,一个国家。 分享了好多年,还想家传相位,继续分享下去,现在天下开始已经只 知道有秦而不知道有赵,这是身为人君绝对不能容忍的。即使他的 国家已经支离破碎。

你说整个大宋?整个大宋只剩下半壁江山,而这半壁江山还风雨飘摇,这一点,我看出来了,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皇上也看出来了。唯一在大宋坚如磐石的只有一个人,这一点所有的人都清楚。

那为什么不削夺秦桧的权力和官职?

削夺?也许皇上天天在想着这件事情,但是他不能够,他们是政治伙伴,他跟秦桧一起做了太多的事情,这些事情让他无法将秦桧一脚踢开,而且,你知道秦桧的后台是谁?是金国,皇上不敢跟金国抗衡,所以他会点张孝祥的状元,小小地表示一下自己的不满,小小地使用一下圣上的权力,小小地发泄一下。

而他的发泄成就了张孝祥,也毁了张孝祥,间接地毁了。像杀死岳飞一样,直接动手的是秦桧。

我感到后背凉丝丝的气息在往上爬,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想告诉你。赵昚说,皇上也许是喜欢张孝祥,但是他更讨厌的是秦桧。

那天殿试,孝祥非常出色,濡笔答圣问,立就万言。纸高轴大,皇上惊讶之情溢于言表。亲擢首选孝祥为第一名。曹冠第二,秦埙第三。

屍堅落

报复很快就来了。先是和风细雨般的慢慢打湿头发,衣襟,鞋面,然后雨越来越大,风越来越猛,狂风暴雨纷至沓来。

从三月八日的新科状元,孝祥等待朝廷的派遣,一直等到了岁末的十一月,才被补为承事郎,新科状元车水马龙的门口等成了门前冷落鞍马稀。一切充满了大事不妙的征兆。

这个承事郎是到绍兴担任镇东军签书判官厅公事,他的任务是"总理诸房文稿,斟酌可否",这时候秦埙已经在数月之间加官到从三品,曹冠也连升为太常博士兼权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孝祥是八品的官,而绍兴府赵士是秦桧的死党,羁留在绍兴府通判黄中是绍兴初年的状元,现在还在绍兴府做一介州县小官。

远远离开了杭州,离开朝廷,离开亲手提拔自己的圣上,谁都看

不见孝祥的出头之日。这样的上任是仓皇的,也是让孝祥空前受到打击的,拜别汤思退的时候,汤大人只是草草安慰了几句。还记得那一日状元及第,孝祥拜谢恩师,孝祥说,真是冰火两重天。

初涉宦海,孝祥说:朝廷的事情,筚路蓝缕。远不是当年在偏乡僻壤发愤读书时候所以为的那样,虽然也知道仕途艰险,却依旧踌躇满志,以为凭借胸中帷幄,一朝踏进天子门廷,即是鲲鹏展翅,扶摇万里,大展宏图。

越来越多的时候他教习同之读书写字,看上去沉着镇定,却显然有些心不在焉。等朝廷的派遣下来,未及腊月,孝祥立刻就动身,他拒绝我们随他赴任,说是等安定下来接我们母子。接着又书信告知,宫邸狭小,虽然风景可观,与临安相比,生活却是诸多不便,不妨先留在临安,稍等些时日。

也许 孝祥依然相信 他的绍兴之行是暂时的。

孝祥的书信不多,我渐渐感觉到了冷落之意。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日日督促同之的功课。孩子都这么大了,有什么呢?就是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毕竟,经历过欢场,我对于男人,并不是很乐观,孝祥也许不一样,是的,我希望他不一样,但是我可不能拿这个来蒙蔽自己。

事情才刚刚开始。

十个月之后,就在我思忖再三,起意到绍兴去的时候,孝祥仓皇赶回临安。他的父亲张祁被系入狱,拘押入京。

罪名是谋反。

参与谋反的一共有五十三个人。张浚是"座主",孝祥说这是秦桧的阴谋。早在殿试之时,孝祥已经感觉到了秦桧的不满。他说:上不唯喜状元策,且又喜状元诗与字,可谓"三绝",他还说:天下好事君家占尽。当时汤思退就曾经告诉孝祥要懂得为官之道,在于学

而优则仕,当真的走上了仕途,再死抱着书上那一套是万万不行的, 在朝廷之中,一定要看清方向,一定要站对地方。孝祥说,他站在圣上身边。

孝祥说是自己害了父亲。

虽然贵为状元,孝祥可以依托的人很少,他找到了汤思退,不是心甘情愿,但是汤思退是主考官,孝祥是他的门下,他是孝祥的恩师。几次登门,有时见了,有时没有见着,见着了也只是知道一些令人绝望的消息。

这样重大的罪名,而且是秦桧亲手所抓的案子,翻案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尤其是秦桧一直紧抓不放,还有一个人是曹泳。秦熺的妻兄,当朝侍郎。对于张祁更是紧追不放。谋反是要杀头的,也许还要株连。孝祥想到了恩平郡王,恩平郡王没有见孝祥。

在这个人人都躲避孝祥的时候,赵昚却轻衣简从而来。他带来了右正言张扶弹劾张祁的劾章,孝祥的脸色由红转白"右承议郎张祁,本农家子,缘其兄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至有娠,于蓐中阴杀之。胡寅从而庇之。邵归,因此失心,不复视为兄弟……"

劾章里说,因为胡寅对张祁的庇护,张祁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反而因为胡寅的势力,成就了张孝祥的富贵,使举世不敢言张祁。 "伏望有司正其罪名,以快天下人之心。"

谁传出这样的谣言?

赵容说 是曹泳口授 张扶弹劾。

曹泳一派胡言,我的父亲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我的母亲与伯母是亲姐妹,母亲生下我即去世,我从小就被伯母养育在跟前,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绝对是污蔑,是他们为了罗织罪名陷害我的父亲。去年在殿试之后,曹泳曾经向我请婚,我拒绝他了,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嫉恨我。

赵容安静地等着孝祥说完。

赵容缓缓地说,是你的伯父张邵亲口说出来的。

摇摇好安静的空白。

清脆的破碎声石破天惊。一个小丫头探出头来,我赶紧回到后院,看到正在练字的同之被一块碎裂的笔洗割伤了手指,血淌了出来,我将他小小的手指含进嘴里,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同之瞪着乌黑的眼珠看着我,我看着他。前厅很安静,一直安静着,有时仿佛有人轻轻说话的声音,仔细听,又没有。

孝祥呆呆地坐着,手冰冷冰冷,赵昚已经走了。直到很晚,孝祥告诉我,赵昚让他不要四处奔跑白费工夫,这一干人全部紧紧抓在秦桧手里,跑也是白跑。秦桧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唯一的机会是现在秦桧病重,听说已经病入膏肓,看他的命长,还是这五十三个人的命长。

那一夜,孝祥跟我絮絮说到他的伯母,他的父亲,他的伯父,说起伯父将要归来,伯母的悬梁自尽,说起父亲与伯父的反目,说起祖母去世,父亲和伯父在祖母坟前的相见而不发一言,心头历历都是疑问,没有办法去细究的疑问。我看见枕边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男子,多出了皱纹。我的心里渐渐清楚起来,清楚起来,还是不能说。

夜,好长好长,忽然,孝祥坐起身来,他说,伯父一定是疯了,对,祖母说.伯父小时候一遇事就容易暴躁癫狂.他一定是失心疯。

也许对于张家的人来说,每个人都宁愿张邵疯了。

現開 祝

坐等不是办法,而且,孝祥也不能坐等,父亲是因为他而受到牵连,如果不是他,张祁不会因此出现在这五十三人的名单中,并且,逐步升级到死罪。

不能坐等,也无计可施,就在孝祥一筹莫展的时候,芜湖来人了。来的不是别人,是孝祥继母的兄长一家,孝祥称呼为母舅,还有

他的表妹,时夫人跟我提起,孝祥已经订婚的女子。接着是孝伯也来了。我和时兰芽无语相对。她和她父亲来的多么不是时候,而见到我,又是多么的令她意外。

是的 ,她一定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是她很聪明 ,现在还装作不知道我的存在。

她是来跟孝祥成亲的。对于张家的人来说,除了孝祥,我是不存在的,同之也是不存在的。可是,当她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她一定已经开始明白,为什么二十四岁的状元一直没有要求成亲。

那是一个风雨愁闷的黄昏。时檄之突然赶来,他们应张祁之请送女儿到临安成亲,正好顺路拜访亲朋,迁延到临安,方才得知张祁入狱。时兰芽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孝祥,也许他们比孝祥跟我还要熟悉,毕竟是总角之交。未婚的男女是不适合见面的,因为现在这样的混乱,也因为时檄之一时间慌了手脚,我们居然三个人面对面。同之拜见了客人之后,安静地伺立在一边。时兰芽的脸从跟孝祥见礼的红转到了白,青瓷一样的白,那是年轻女子受到惊吓后的白。然后,她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一直在眼眶里,没有流下,也许是我没有看到她流下眼泪。

委屈 ,失望 ,痛苦 ,一个年轻女子可能经历的情感创伤 ,我可以想象 ,却并不同情 ,更不觉得愧疚。因为我的付出比她多 ,因为我受到的伤害远比她多。这些让我的心有理由硬起来。

他们很快就离开,住到了参知政事魏良臣的家里,他是时檄之的妻兄。孝祥频繁地拜访他们,商量营救父亲,求助魏良臣。

归来的灯下,孝祥仍然孜孜写信给魏良臣:伏念某乡持末学,辄 冒首科,触宰路之虞罗,陷亲庭于狴绀。

魏良臣答应设法,但是他也说,秦桧的力量在朝廷上下没有人能够抗衡的,即使皇上,也是"上知会跋扈,秘之未发"。张祁的案子已经在大理寺结案,案卷送到秦桧跟前,现在没有人能够收回覆水,只有等秦桧看过之后,视情况而定。



摇摇目下秦桧病情日重,他一天不签押,就多一天的希望。

孝祥没有跟我说起时兰芽,我也就没有提起。我想那边肯定也没有提起我,否则时檄之就不可能帮助孝祥,但是他不能不帮助他,因为张祁是他的妹夫,因为都知道孝祥要迎娶他的女儿,这一路走来,早就是风传在外。孝伯有一次说,七哥,你不用担心,时伯父不能坐视。

孝祥的脸憔悴不堪。他说,不一定,他在看,看秦桧能不能死, 我能不能摆脱这场祸事。

风冷霜寒,孝伯冲进来,大叫;秦桧死了。

因为魏良臣的推荐,孝祥得到了皇上的第一次召对。按照惯例,殿试第一名,作为从优叙用,也要等到下一届科举,也就是三年之后,皇上召对,优者改秩。孝祥的外任才一年多时间,就得到这样的机会,是皇上的重视,也可以看出,魏良臣的鼎力相助。

而这一切的后面 ,是有着时檄之的影子。爱和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魏良臣问孝祥,什么时候成亲。

是的,时兰芽已经羁留在临安三个月了。

闭裹破盟

这一天还是来了,比我估计的要早。

张祁派人请我过去,家人称呼我为李夫人,这是个奇怪的称呼。 不是张夫人,状元夫人,不是张少奶奶,还是不承认我的。就像我也 不承认他一样。 烟柳繁华的临安在冬天里也不失绿波荡漾。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张祁,也是最后一次。

四十多天的牢狱生活烙印在眉间的苦楚还没有完全消退,以及隔了这几年时光,张祁显出了龙钟之态,也少了许多当年的倨傲之色,而时氏,俨然就是一个中年的富态的妇人,如果不是有几分憔悴之色的话。他们都没有完全从那一场飞来横祸中走出来。

他们第一次问了同之。他们没有见过同之,但是孝祥一定告诉了他们关于同之的一切。

我只是客气而简单地回答,无论如何,跟他们,我都没有关系。也不会有什么关系。

最后,还是张祁说的,他说,孝祥要成亲了。他已经二十五岁了,这个年纪再不成亲,作为状元简直是个笑话。

他说,这也是魏良臣魏大人的意思。魏大人的意思是让孝祥早点跟兰芽成亲,如果他们早已成亲,也许这场飞来横祸还落不到我的头上。孝祥因为你,当着满朝官员的面,拒绝了曹泳的婚事,曹泳是报复孝祥和我。

这次如果不是秦桧死了,如果不是魏大人的鼎力相帮,不仅仅是我要被杀头,孝祥迟早也要牵连进来,这是肯定的。他们找罪名太好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岳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定了我的死罪,也会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葬送孝祥。

但是,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莫须有。我说,你的罪名里不仅仅 是谋逆。

张祁的脸立刻红了,他站起来,又坐下去,接着又站起来,他的 声音非常尖利。粗俗的尖利。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在这里胡说八道。你竟然在这里胡说八道,要不是为了孝祥,我早就把你送到大理寺了,其实十几年前你就应该进大理寺了。

时氏显然有些莫名其妙。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到了中年之后,皮肤松弛,再胖起来,这张脸就显得有点蠢,时兰芽也长着一张圆

脸。年轻女子的圆脸是娇滴滴可爱的,但是,再娇滴滴的人哪里架得住时间呢?

架上有一尊佛像,香烟缭绕着。

她跟张祁一起度过了二十多年,但是她一定不知道这个男人的 真实面目,其实,也许我们都不知道身边这个男人的真实面目,当已 经习惯了这个人的时候,当这个人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 知道与否有什么关系和必要?还不如不知道。

是的,也许她是最聪明的女人。

我们找你,不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孝祥肯定要和兰芽成亲,这是不容商量的。你,肯定要离开孝祥。你不要害了他。

至少,你以前是个妓女,一个朝廷官员是不能娶一个妓女的,你在他身边,他随时都会授人以柄,身败名裂。

轿子颠啊颠,穿霞帔,戴凤冠,坐大花轿,是母亲当年对我的愿望,她说,你长得这么俊,将来一定要配个状元郎。母亲说对了一半。

张祁示意时氏,时氏起身往后走。下人们早就支走了,张祁走到我身边,压低了嗓子,他说,你的父亲还活着,现在朝廷放松了对他的追捕,秦桧是死了,想要他命的不仅仅是秦桧,如果我提起,那新一轮追杀很快就会掀起,你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孝祥是我的儿子,他有什么我肯定受到株连,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同之是孝祥的儿子,他肯定也摆脱不了干系。

话说得急而有条理,他一定事先想过无数次了。才会在说完之后,这么镇定地归座,轻而狠地说,这次罗织罪名,算我们走运,他们没有发现你,要是发现了你,不仅仅是我,十个孝祥人头也落地了。

时氏笑吟吟地出来,手里托着一个小小的匣子。

张祁说,这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好好想想,为了你,为了孝祥,更是为了同之。

冬天,即使在轿子里,我也清晰地感到我的脚冻得好疼。但是小小的朱红匣子却在手里捂出了汗。打开匣子,里面有一支碧玉手镯,有一件小小的绣荷花的肚兜,应该是出生未满三朝的婴儿用的,孝祥的还是他们曾经准备给同之的?以示他们对同之的眷恋之情?还有几件珠宝钗环,不是很值钱,也有些旧了,应该好多年没有人戴过。

孝祥说,这些是他伯母的。他记得。

他没有问这些东西怎么到了我的手里,他知道这次见面,也许是事先知道,也许是事后知道,总之他是知道的,他没有反对。他也赞成让我走,让他和时兰芽成亲?

孝祥没有面对我的目光,他把眼神投向别处,好像思索了很久。最后他说,他希望他的人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他不能娶我,这样就将他这二十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不甘心,他的人生有太多的愿望需要逐一实现。

这次的飞来横祸,这次的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次在残羹冷炙下的委曲求全,也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必须要走得更高,更远,他必定会面对更不可测凶险,所以他不能授人以柄。他要将自己的身后擦洗得没有一星尘土。

他说,伯父当年为了能够得到朝廷的启用,写了称颂秦桧的奏章,我一直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韩信能受胯下之辱,为的是有一天出人头地。有时候,我们要先屈服,要放弃一些,然后才能得到。

他说,你知道,秦桧死了,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我不能为了一时的儿女私情而将家国命运放在一边。

抗金的机会,收复失地的机会,为岳飞翻案的机会,实现一个男人理想抱负的机会,当年,我记得,我的母亲说,我的父亲也有着这样的抱负,他走了另一条路,不是不归路,却是有家不能归的路。孝祥,能够将路走通吗?直上云雪?

我想我是不能目睹这一天了。眼前看到的是报丧的书信,伯父张邵放池州任上,六月诞辰,孝祥是过继的长子,前去贺寿,没想到

寿诞前一日暴卒,孝祥滞留,我的行期推迟。

只是推迟,没有改变。回来之后,孝祥显然更加的坚决。

秋色阑珊。荷塘里是残败的荷叶。孝祥在书桌前,翻检着旧日的诗文。

"制荷衣,纫兰佩,把琼芳。湘妃起舞一笑,抚瑟奏请清商。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他说,扶柳,有的东西是我不能左右的,但是我可以试图改变。当我想改变的时候,我必须先一步改变自己。

他将诗稿卷起,撕裂,撕成一条一条。

孝祥的神情是踌躇满志的。他说得那么激动。我知道他们说服他了。或者是,他现在,不需要我的,不需要来自一个女人的安抚。一个女人能够给一个男人的安慰与快乐毕竟是小的,太小太小,当这个男人开始将目光投向高处的时候。

对于一个主意已定的男人,女人是无奈的。我的无奈还在于, 我可以不在乎孝祥,但是不能不在乎同之。

瀰製帛

誓言犹在耳。女人这一辈子,最不能拿誓言当一回事。我知道男人的誓言如此不可靠,但是夜尽更深辗转反侧的时候,仍然忍不住会拿往昔的温存话语来填补心里的深洞。

曾几何时,在建康歌馆楼台之上,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对我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曾几何时,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对我说,我定不负你。

曾几何时,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对我说,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

现在,十年,我们走到了分离,以为无有尽头的欢爱,成了一地裂帛。

哪里走错了吗?细细回想,却想不起来有哪一步可以重新来过。除非是当年不离开家乡,就不会遇到孝祥。如果不遇到孝祥,我的一生又当如何呢?还是继续不下去。孝祥就在我必经的路上,绕不开。

重阳在望。行装打点好,白天孝祥带着同之去拜别祖父,我无事可做,园子里几盆菊花都开了,今年赏花的又是一番人。叫小丫头到荐桥丰禾王家酒店沽酒,到食店买下酒菜,剪下菊花、茱萸浮于酒上,孝祥,薄饮此杯,我为你消阳九之厄,也是一杯永别离。为你明日合卺酒垫底。

虽然同之已然比肩,你看,你我还没有喝过合卺酒呢。

孝祥,这一杯是为我的父亲喝的,父亲,你当年将母亲抛闪,如今我这一生也是零落不堪。我为母亲怨你,为方大伯怨你,也为我自己怨你。这一辈子也许我父女再也没有相见之日了。事已至此,父亲。保重。

这一杯,是我为自己喝的。千言万语,一饮而尽。抬脚就走吧,不管有多少牵挂,不舍,不甘与不能。都在挥手的瞬间,割断。当年,从明珠到扶柳,现在,我要从扶柳回到明珠。

十几年前,和母亲一起背井离乡,那一种艰辛与孤苦仿佛还在眼前,还在回忆里钝钝地痛着,现在,我又要踏上回乡的路。我对孝祥说,我回家乡。孝祥说,你家里没有人了,回去怎么办?我告诉他家乡有座道观,我祖父在日跟观里的道长很熟悉,当年家境好的时候,曾经将一大片田亩给了道观供应日常用度。

跟我一起走的,还有同之。我对孝祥说,等有一天,我将同之送给你。现在我带他走,在道观里陪我一段日子。

孝祥没有反对,这样一个少年在身边,对于将要迎娶的新人来说,太尴尬了。也无从解释。



摇摇没有更好的选择,也没有更好的出路。我的路在走第一步的时候就走错了,是条死胡同。但是,我又有什么更好的路能够走下去呢?

秋天的深处,田野看到的是一片苍茫,庄稼都收割过了,有人在捡拾散落在田畴里的颗粒,有吗?谁知道这辈子我们跟在谁的后面捡拾,谁又跟在我们后面捡拾呢?女人,能够抓到手里的无非是,一点旧梦,是春梦迷离,别梦依稀,残梦寥寥,同之,我们走吧,道观就在前面,那是母亲少年时代熟悉的地方。

同之远远走在前面,听到我的呼唤,转过头来,手里是一把野花,在秋风中瑟缩着的野花,有一种微微的枯涩,也有一种隐隐的倔强。道观里的生活清淡微苦,我对同之说,正好配这把花。也正好是这十几年的风尘一个交代,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浮山近在眼前,道观就在眼前,只一步,跨进去之后,将身前身后一笔交割清楚,人世间的恩怨,牵挂,孝祥,甘苦的十年之后,我与你从此是陌路。

人生不过是这样,当年没有能够来到的地方,现在还是要去的,只是迟早都得在这里落地,何必又往人间这样辛苦地辗转经年。

三、旧日・红

时兰芽 ——三月灞桥烟共雨

三月灞桥烟共雨。 拂拂依依飞到处。 雪球轻飏弄精神,扑不住,留不住。 常系柔肠千万缕。

只恐舞风无定据。容易著人容易去。 肯将心绪向才郎,待拟处,终须与。作个罗帏收拾取。

——《天仙子·三月灞桥烟共雨》

麗兰心

"她真好看。"看到她的第一眼,我竟然是这样想的。然后,我才想到自己的尴尬。她站在表哥孝祥身边,淡淡妆,俏模样。虽然是大难当头,也还是端庄不走样。表哥的神色却是焦灼的,谁能不急呢?我的姑父,他的父亲张祁,还在牢里,听父亲说,凶多吉少,而且,被拷打得体无完肤。

张家一下子来了这么些客人,有些忙乱。表哥没有让她回避我们,一是顾不上吧?还有,就是一个明示,在我的父亲,在我面前,对她的身份一个告知。然而,我的父亲是沉着的,他连眼角都没扫过她,好像她根本都不存在。她也不在意,脸上依然是平和安静的,看不出有一点波澜。

众人面前,她和表哥没有亲昵的举动,甚至,眼神都没有交流过一个。但是,我却是知道的,他们已经像一滴水融入另一滴水,分不出彼此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叫他同之,与长辈们见过礼,安静地伺立在一旁,好俊秀的一个小公子啊,和表哥小时候长得一个样儿。

看看他们三个,我的心,一下子就揪起来了,有泪,慢慢地,慢慢地,从心里涨上来,就要漫到眼睛里。父亲大人啊,你把女儿从芜湖领到临安来,算什么啊?他们是相濡以沫的一家人,女儿将如何自处,如何自处?

孝祥见了我,也只是颔首致意,说兰妹,你来了?一路上辛苦了.快让扶柳带你到后院客房去歇息。

我的心像被重物撞击了一下,我与表哥有十年没见了吧?我是他的未婚妻,家里大人指腹为婚的。他见到我,就像见到分别经年的妹妹,我可不就是他表妹吗?哥哥待妹妹,亲切是亲切的,不生分,但总像少点什么。少点什么呢?我说不上。哦,她叫扶柳。表哥没让我叫她姐姐,也没让我叫她嫂子。我该叫她什么呢?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她的存在,那孩子的存在,但是,总有一些蛛 丝马迹让我隐隐感觉到了。

这个时候,父亲说话了,父亲的语调冷冷地,他说,不必了,我和兰儿住她舅舅家。父亲说完,又别有深意地看了表兄一眼。父亲说,我们住魏大人那里,好打探些宫内消息,早些救出你的父亲。直到抬脚走出大门,父亲才扫了扶柳一眼,然后又对表兄说,你要早做准备。我看到,孝祥的脸一下子白了。

临安魏府,是我娘舅的家,我却是第一次来。下了小轿,穿过花园,舅母魏夫人和一群人迎了出来,舅母笑着拉着我的手,细细端详着,说,果然是外甥像舅啊,你和你舅舅一样相貌高贵,一定是个有福气的。周围的妈妈丫鬟们都附和着打趣,我只有含笑上前见过舅母和表妹们,然后,低头不语。舅母并不介意,她说,外甥女一路劳累。海棠,快去带小姐先去歇息。舅母又说,兰儿呀,这三间闺房,

我可是按你姐妹们的房间一式一样收拾的,还新添了临安街上时兴的摆设玩意儿。你去看看可中意?我这里就是你的娘家了,过几天,今科状元张大人就要来迎娶你了,哎呀,状元夫人的娘家可不能太寒素了,让人小瞧了去。

状元夫人?我的心又揪了起来。扶柳那恬淡姣好的面容又在我眼前了,还有孝祥,还有同之。难道,他们都商议好了吗?我的终身大事,怎么就没人向我提起一个字?怎么就没人问我愿意不愿意?我是状元夫人,扶柳怎么办?若是扶柳在,我这个状元夫人如何夫人得起?我的心里乱如麻,只能在心里叫苦,娘啊,您教女儿针线女红,您教女儿礼仪举止,怎么不教我应付这样的局面啊?

这时候,大表妹在一旁说话了,她娇笑着说:"母亲,瞧您,不歇气地说了这么一大串,您还叫不叫兰姐姐休息了啊?"表妹叫络璎,我们小时候见过的,这一晃都成大姑娘了。我抬头感激地向她笑笑,她也含笑看着我呢。小表妹络珮也过来了,她还是小儿女的娇憨样子,牵着我的手说:"正是,娘好啰嗦呢。走,我们陪兰姐姐到她的房间去。"舅母也笑了,作势要拍打她的小女儿:"死丫头,都是为娘把你们惯坏了。"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络珮的小手很暖和,这里,多少有点家的温暖了。

正是腊月严寒,后花园被白雪覆盖着。我的窗外,有一枝红梅,在雪地里独自鲜艳,有若有若无的梅香,花园里是一个琉璃世界。若是,若是没有那些烦心事,该有多好啊。我取下腕上的玛瑙佛珠,这是母亲在我临走的时候,给我套上的。母亲说,女儿呀,愿菩萨保佑你。母亲说着,就有大滴的泪珠滚下来,看着母亲哭,我也哭了。母亲啊,难道你能预知到深不可测的命运吗?我一颗颗地数着佛珠;阿弥陀佛,菩萨啊,保佑我吧。

晚上,舅舅设家宴,给我们父女接风洗尘,没想到,孝祥也来了,都是近亲,我和络璎姊妹都没有回避。但有他在,我拘谨了许多。 他的眉头依然是紧锁的,他的父亲一日不放出来,他一日就不会开 颜。络璎、络珮两姐妹很兴奋,眉来眼去地,看一眼我,再看一眼孝祥,向我偷笑。她们都知道我的婚事了,那么,她们知道扶柳吗?舅母看见了,假装生气地用眼睛瞪着两个调皮的女儿。

男人们在商议大事,无心顾及我们,他们的神色紧张而严肃。他们说,秦桧的病越来越重了,姑父他们一干人的案子也暂缓了,现在没人审问逼供了。朝廷的人都在观望,但现在形势依然不明朗。虽说赵鼎赵大人已经复官,皇上依旧下诏禁止"妄议边事。"舅舅还压低嗓子说,金国有消息,当今皇帝的哥哥,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惨。金人踢马球,逼着他上场捡球,以此戏耍他,在马场上,一匹马扬起蹄子,踢到了皇帝的头上……

看得出,孝祥听到这个消息很震惊,他猛地站了起来,气氛一下子凝固了,我的父亲、我的舅舅,眼里都有泪,我觉得他们都是大宋的忠臣。

表哥告辞的时候,我的父亲说,孝祥,不能再耽搁了,赶紧送走。我的舅父也说,这可关系到你们张家的命运。不管你父亲能不能救出来,她都不能留。孝祥的神色是游移的,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转眼看了我一下,他们都看了我一眼,我打了个激灵,他们要表哥送走什么?但我知道,这似乎与我有着很大的关系。

父亲逗留在临安,整日和舅舅商议着什么,孝祥有时自己亲自来,有时也差人送书信来,他在外面奔走着,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出新晋状元的踌躇满志,他父亲在牢里,他自己离牢房,也只有半步之遥,稍有不慎,就会有灭顶之灾。

飋待字

秦桧终于死了!

舅舅从外面回来,刚迈进大门,就喊了起来"秦桧死了!秦桧

死了!"在舅舅家几个月,我第一次看到舅舅如此喜形于色。平时,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有看到他的两个女儿,才有不为人察觉的笑意。

晚上点灯的时候,孝祥表哥来了。络璎姊妹笑意盈盈地看看我,又看看他。连舅母的脸上也堆满了笑。而孝祥只是见过舅母,对我点了点头,就和舅舅、我父亲一起到书房去了,那晚,舅舅书房的灯一直亮到深夜。

终于,孝祥的父亲,我的姑父被放出来了。舅母告诉说,是舅舅给皇上递了密诏,澄清了姑父与其他一干人的冤屈。我很奇怪,为什么秦桧的生与死,会有这么截然不同的结果。他活着,姑父他们就有罪,他死了,姑父他们就是清白的,难道王法是这样可以变的吗?我没有说出来,也没有问。说出来也没人会听,而络璎姊妹对此,比我还懵懂无知。

姑父平安回家了,不要说我父亲面露喜色,连魏家都充盈着欢笑,我们三家是亲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道理我懂。

但孝祥一直没有来。张家死里逃生,是要有十天半个月的缓气时间,可是,这至今不上门论婚,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依旧住在舅舅家,一住就是几个月。日子越发长了,络璎、络珮是开心的,多了一个玩伴。她们天天找我绣花斗棋,却不知道我是在强颜欢笑。

父亲回芜湖过年了,把我留在了临安舅舅家。他没有问我的意见,就这么走了。

天子脚下的临安城,和我的家乡芜湖相比,新年是不同的。我们那里也热闹,但不如这里,旦夕欢饮,侈靡以极。舅舅家拜节的人往来不息,夜夜欢宴,舅母带着络璎、络珮们去灵隐寺进香,去西湖游玩,我没有去。毕竟是客中,而且,我是悬在这里的。热闹是她们的,我住在魏家,即使是心有戚戚,也口不能言。在鞭炮声里,我的泪湿了绣枕,参呀,娘呀,你们把女儿丢在这里不管了吗?

络瓔是聪慧的,一日,她对我说,我父亲早已经下了草帖,让人送去了张家。但张家一直没有回帖。没有回帖?这是为什么?是占卜属相不对吗?这是不可能的,两家大人早就看过了八字,现在下草帖,是一种礼节形式而已。对于这些礼节,父亲是一点都不会错的。但表哥就是没送回草帖。

舅母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一次,我正要进前厅,听到她在和舅 舅说,这张状元怎么回事情?说好的亲事也不来迎娶。我看啊,你 这次赌注是下错了。

赌注?舅舅为什么要赌?谁是他的赌注? 我转身离去了。

二月里,父亲终于回来了,还带来了大包小包的礼物。父亲说, 兰丫头这里,多谢你们照顾。舅母的脸上一下子又堆满了笑,她说, 兰儿乖巧着呢,只和姊妹们做针线,绣得那些花朵鸟雀好得不得了。

晚上,我来到了父亲住的偏院。父亲正在灯下挥笔写着什么,我不敢看他的脸,在他面前跪下,我对他说"我要退婚,我要回芜湖。"我的声音太小,小得我自己都听不清。父亲睁大了眼,笔停在空中,好像没听懂我在说什么,但他分明是听到了。他的声音很低,但却非常严厉,他说"回你的房间去,婚姻大事,由得你做主?"

我无言,眼泪啪啦啪啦滴在地上。父亲的语气缓和了下来。他说"兰儿,从小你就是个懂事的姑娘。我们送你到临安来成亲,众人皆知。你未来的相公是状元郎,皇帝钦点,才貌俱佳,多么体面。以后你们成了亲,两家在朝廷彼此也有个照应。若是退了婚,我们怎么有脸再回家乡?我在人前又怎么做人?"

父亲说"兰儿,我们与张家指腹为婚,又有媒妁之言。你放心, 父亲、舅舅都会为你做主的。"

我想对父亲说,表哥他有了心爱的人,有了聪明的儿郎,他不需要我。但,我一个女儿家,能说出口吗?我只是哭。

父亲不耐烦起来,他说,你这是在娘舅家,别哭哭啼啼让人丧

气。快回去吧。

糠异兆

没等到孝祥的婚书,却等来了张家的黄帖,张家又出了大事情, 孝祥的大伯张邵死了,而且,死得离奇古怪。

舅舅回来对我父亲说,怪不得张家一直没来商议婚事呢,原来,家中一直乱着。张祁回家后,与他的大哥大吵了一架,兄弟两个如生死仇家一般。哦,原来如此,在家时,母亲常和父亲说起,孝祥是从小过继给他大伯父大伯母的,大伯待孝祥如己出。父亲和大伯发生争执,他夹在中间,如何是好呢?

舅母那日过来闲话,絮絮叨叨的,我只能听着。后来,她说起表哥的家事,我心里是想听的,脸却红了。舅母却没留意,她说得正起劲呢。本来,孝祥的大伯出使金国十几年,好不容易回来,只上朝见了秦桧一面,回家后就弄得疯疯癫癫的,到处胡言乱语,说是弟弟张祁欺兄犯嫂,硬生生地把刀把子递给了秦桧,差点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这不,好不容易熬到秦桧死了,疯病也好了。朝廷又开恩,起任池州府,谁想到,还没来得及赴任,却在生辰那日死了。

舅母说,六月六日,是张邵的生日,兄弟两个也尽弃前嫌,和好如初。刚刚安生下来的张府,正热热闹闹准备着为张邵祝寿并送行。一大早,却见他鲜衣华服,死在床上,面色如生。父亲出了牢房,大伯又离开人世,表哥家这一年真是多事之秋啊。舅母看我的眼色里,竟也有了几分怜悯,她说,张家需要办件喜事冲一冲了。我知道舅母这么说没有恶意,但我还是感觉到自己处境尴尬。但,我毫无办法。

张邵的事情了结了。听父亲说,张孝祥代诸父祭了伯父,祭文写得非常好: 芜胡乱华,恸哭仰天,公矢其谋,慷慨自陈,主辱臣死,臣敢爱身? 我出我疆,虎狼缤纷,公曰我死,本朝则尊......

父亲说 这个人我们没有看走眼 放心。

魏家、父亲和我都在等着,我们都不曾说起过什么,却都知道在等什么。

父亲又在与舅父商议着什么。我看不懂我的父亲,即使在芜湖家里,我也是难得和他说几句话,早晚问安而已,我想,他一定不如我的丫鬟小玲小珑懂我的心思,他生了我,养了我,却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一地芳菲 ,魏府花园里 ,小牡丹、玉芍药、千叶桃、紫香梅次第打苞 ,姹紫嫣红。仿佛 ,战乱已经离临安很远了。络璎姐妹俩带着丫鬟们在花间嬉闹着 ,编花篮、做花球 ,看着她们 ,我是多么羡慕啊。她们来约我看花 ,我也想和她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笑 ,但是 ,心里总有一块大石头压着。花园里 ,我只剪了几枝芍药 ,拿回来供奉菩萨。平日无事 ,我自己细细绣了个拜垫 ,粉红的荷花 ,碧绿的荷叶 ,嫩黄的花蕊。只有在刺绣的时候 ,我才能安心地 ,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 ,没人会看到我紧锁的眉头 ,没人会看到我的泪落在花绷子上。我在心里哭道 :娘啊!你教教我 ,女儿该怎么办啊?然而娘在芜湖 ,她听不见女儿唤她。即使 ,在这里 ,她也和我一样没办法的 ,如果有办法 ,她能把女儿就这样送到临安来吗?只是 ,在心里叫几声娘 ,我就好过些。我想 ,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了 ,表哥的意思很明白 ,他 ,不愿意娶我。

我曾经想过一些别的,比如,花园里的那口井,也许哪天,我能装着失足,一下子掉入井里?可是,即使别人都相信了,我还是要给舅舅家带来很多麻烦的,我也怕吓着络璎络珮。夜里,小玲小珑在外屋睡熟了,我把薄被退到脚下,但现在是夏天,天热,即使不盖被子,我也没病。也许,到了秋天到了冬天,就能冻出病吧?——时家姑娘因病而逝,也伤不着父亲的面子,人们顶多会说,时家小姐养得娇贵,水土不服,死了。

我父亲估计也等不及了。一日,我出花园,看到父亲正站在那里和舅舅说话,父亲说,姐夫,张家的那小子不知道盘算着什么,多半舍不得那个女人。看来,我们也很难拢住他的心。张邵死得也出奇,保不定还会扯出什么事情牵连咱们。要不,大哥你就费费心,帮小弟我谋个前程,也省得我们以后要看别人脸色。舅舅说:檄弟,不是我不愿意帮你,仕途,对你来说,要难些,差的不是一点火候。而张孝祥,是钦点状元,诗词策书俱佳,皇上起用他是早晚的事,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过几日,见到张祁再探探他的口气。张孝祥年轻气盛不懂事,张祁都是老江湖了,我想,个中厉害他应当一清二楚!

六月天里,我竟然打了个冷战。

转眼就是七月,络璎姐妹让丫鬟买来楸叶,剪成各色花样,她们自己戴在头上,也给我戴在头上。络珮说兰姐姐,你好美。是吗?我对着铜镜看自己,铜镜里的女子虽然笑着,但眼睛里却笼着深深的忧愁。这是我吗?

到了秋天,姑父家那里终于有了消息。一日,络璎欢天喜地地到我房间里来了,她说,兰姐姐,张家回了草帖了,还遣了媒人来说,不日即过细帖。我的脸一下红了,心里,一块石头扑通落了地。眼睛却又湿润了。络璎说,兰姐姐,你该高兴才是。张公子前段时间家中有难,无心考虑儿女之事,这正是他的明大义处。你说是不是?我感激地拉住络璎的手,点了点头。我看了看腕上的玛瑙佛珠,想,阿弥陀佛,菩萨啊,一定是你不忍看我受苦,成全了我。

然而,我又想起了扶柳,心忽地就沉了下去。我只有自己劝自己,大户人家,谁没有三妻四妾呢?扶柳虽好,虽是他们有情,而我与表哥是从小定亲,怎么也是明媒正娶。如今,我是有家不能归,舅舅家也非久留之地,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摇摇婚事终于有了动静,就像见了太阳的冰,有了一摊水迹,慢慢地,一切都会化解的。我的舅母魏夫人,脸上的冰也见天化开了,而且,有了笑容。我们是客人,万事不便。父亲只将银子交予舅母,让她给我置办嫁妆。舅母兴兴头头办去了,她平日里也无甚大事,女人家天生喜欢热闹,再说,她还有两个女儿,她也想操演一番,将来办起大事不至于一无所知。

那边,两家婚前的准备往来也日益增多。双方交换了定帖,舅母兴冲冲地对我说,张家还是很拿你这个媳妇重视的,你过去,有的是好日子呢。对此,我没有过多去想,我就要是张家的人了。怎么,也比不尴不尬地住在舅舅家好。

姑父和父亲一样,是个懂礼数的人。前几日遣了人来说,要借魏府一日的花园,到那日,张府会备了相亲的酒礼送到魏府,正式相亲。父亲嘴里客套,说,都是旧亲了,这些虚礼都可免了吧,可是却从心里往外透着笑。我没有父亲那样高兴,但心里也是安妥的。我未来的公公还是看重我的。

魏府后花园的菊花都开了,白绣球、红蟹爪、黄金柳,姹紫嫣红,分外好看。隔着菱形的木格窗子,也闻得见香馥醉人。相亲日定在重阳,后天,就是重阳节了,在芜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会登赭山吗?会像往日一样蒸许多重阳糕吗?往年,糕上的小旗、小人,都是我领着弟妹们插的。

父亲说,已然议定我的婚期,就在重阳之后,孝祥没有来,我的姑父,未来的公公对我说,有朋友去浮山,办一件要紧的事情。他赶着送行。回来我们就成亲。

果然,公公没有食言,重阳过后,张家送来定礼,定下了日子。 彩袱下,珠翠首饰,缎匹茶饼,销金裙褶,八樽金瓶酒上盖着红罗帕……舅母的回礼也准备得完备:金翠须掠、皂罗巾帕、鞋袜女红、茶饼果物……丫鬟妈妈们瞧着我都笑嘻嘻的,我的脸羞红了,心里却甜蜜蜜的,我把未来婆家送来的红缎霞帔拿出来,轻轻抚摩着,心

想,到底,佛光照着我了。阴冷潮湿的冬天,好像一下子就在身后了。

瀝烛泪

三更天,夜很静了。窗外,一钩淡黄的月亮挂在枯树枝上,月色是那么冷冽,寒气逼人。前面的书院里却灯火通明,不时有喧闹声传来。我知道,那是孝祥和郭世模、左鄯、王家兄弟一干人在吟诗作对。

这是我和孝祥新婚后三个月。公公张祁带着婆婆,也就是我的姑姑到蒋州任上去了。孝祥也升了,当上了校书郎兼国史实录院校勘。这阵子,张家的变化真大啊,大伯父张邵死了,孝祥和我成了亲,孝祥的妹妹法善也嫁到了韩家,是韩元龙的继室。听说是孝祥托人说的亲。

我与表妹法善擦肩而过,我嫁过来,她嫁出去。出嫁那日,她泪水涟涟的,看着她那样,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心里疼得很。也不知道是为自己,还是为法善,还是为我们都是无可奈何的女儿身。法善,她是嫁得不如意吗?为什么哭得那么痛?而无论娶我进门,还是法善出嫁,孝祥和我公公都面带微笑,迎来送往。看着孝祥,我又亲切又陌生。亲切的是小时候的孝祥,一脸稚气,带着我们摘花捉蝴蝶。而眼前这个面容俊逸的孝祥,是我的良人吗?隐隐地,我有一丝异样的感觉;孝祥,他在急急赶着什么,了结着什么。

香炉里,三炷香只剩下短短的一截了,今晚,他会过来吗?我在佛前跪着,敲着木鱼,念着莲花经,"笃、笃、笃……"清脆的声音划破了静夜,也敲在我的心上,我的心被震碎,然后又聚拢,一下,又一下……像莲花含苞、怒放、凋落,如此轮回。

小玲小珑随我陪嫁过来,小玲熬不住,早就回她的房间去睡了。 小珑心细,一会帮我添加熏炉上的炭火,一会帮我端来一杯莲子红 枣茶。我催她去睡 却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 ,我怕看到她眼里掩不住的怜悯——过门三个月了 ,新郎从来没有进过我的门!我和孝祥的秘密 ,只有她知道。

公婆临走的时候,笑意盈盈,仿佛把一个金窝银窝交给我们了, 我们小两口所要做的,就是在此生一堆儿女。婆婆时氏是我亲姑 母,她是从心里疼我的。临走前的一日,她把我拉到屋里说悄悄话, 她说, 兰儿, 孝祥对你好吗?我低着头不做声, 我能怎么说呢?说我 的郎君夜夜歇息在书房吗?我羞红了脸,婆婆又说,兰儿,你也知道 的 .孝祥和那个李姑娘……李姑娘!我从过门以来就没看到扶柳. 也没看到同之。婆婆说到她,我再也顾不得羞怯,忍不住问,婆婆, 她呢?我怎么一直没见?婆婆轻轻叹了口气,道,李姑娘,她去了浮 山道观。我大吃一惊,她去道观干吗?那同之呢?婆婆说,去道观 自然是发了心愿,潜心学道。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扶柳那婉妙的体 态、那娇俏的面容仿佛就在眼前,难道她,从此缁衣换彩妆,成了清 冷观中人了吗?孝祥怎么舍得?还有同之,他毕竟是公公的亲孙子 啊。婆婆听我问,顿时紧张起来,压低了声音说,听说,同之的外祖, 也就是李姑娘的父亲 叛国通金 朝廷正在缉拿 你公公说了 再割 舍不下,也不能留。我用手绢握住了嘴,做声不得。婆婆说,这些事 情.我们女人家不懂.也不要多问.只愿菩萨保佑我们张家.平平安 安的。我点头,婆婆说得对啊。

小珑悄悄地进来,在瑞金兽里埋下了一把安神香。她说,小姐, 早点歇着吧。

被子早就熏得香香的、暖暖的。躺在被子里,我依旧睡不着,从里到外都冷,透心凉。铜烫婆都焐不暖。小珑去睡了,吹熄了灯。 月光,如水一样,照着我的窗帷。夜色里,我睁大着眼睛,一行泪,顺 着眼角,滴到了绣枕上。

那年,我跟随母亲到鄞县,我还小,一路上,只听得那些妈妈丫

鬟们说,金兵,都是些青面獠牙的人,他们烧杀抢掠,北边,已经没有人烟了。在轿子里,我什么都看不见,也看不到,但我能闻到枯焦的硝烟味道,甚至有古怪的腐烂臭味。夜里,我们也赶路,只听乌鸦在凄厉地惨叫,母亲紧紧把我们搂在怀里……想到这里,我打了个冷战,扶柳的父亲通金?我实在不懂这些啊!但我似乎有点知道孝祥为什么不进我的门了,难道他是因为扶柳而怨我吗?

我突然想起,公公到魏家摆相亲酒的那日,孝祥没来,公公说,有朋友去浮山,孝祥赶着送行。一定就是那天,孝祥送扶柳母子走了。一家人,如此骨肉分离,都是因为我要硬生生地插进来,孝祥能不怨我吗?可是,婆婆还说了,扶柳父亲通金,那么,他们天各一方,也不全是我的错。

我摘下腕上的玛瑙佛珠,一颗颗拈过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让孝祥早日消除对我的怨恨吧,哪怕,让他接回扶柳母子也行。接 回来?我不知道脑子里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念头,但这念头像黑 暗里燃起的烛火,一下子让我心里亮堂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呢?但 想到公公,想到父亲和舅舅,再想到金兵,想到战火,我的心又凉 下去。

远处,传来鸡的打鸣声,孝祥还没有回来,他一定和他的兄弟们在书院里歇息了。迷迷糊糊地,我终于睡着了。

鎥隯梅

孝祥行走在朝廷里,撰书修史,很忙碌。他的仕途,是顺利的。

在家里,当着人,他对我是那么有礼,别人看着,我们是一对相敬如宾的小夫妻。有时候,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我抬起头,想搜索他的眼神。我想,看到他的眼睛,我一定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也想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希望能帮他分担,希望他能开心。但是,他总是回避。私下里,我和他更没有说话的机会。

洞房花烛夜,众人把我们送进卧室,他坐在那里,一直到夜深人静,也没有揭开我的盖头。很晚了,他说了一句:兰妹,你早点歇息吧!我只听得门声一响,他出去了。卧室外,是孝祥的书房"游无穷",他就在那里看书。那夜,我战栗着,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那日,我在花园里,晒着太阳绣花,小珑一边帮我拈线,一边和我说着闲话。是个艳阳天,园里,几株腊梅不时有馨香飘来。郭世模捧着一本书进园来了,他说,他特地来寻我说话儿。世模是那么瘦小,个子比我都矮。看到他,我就想到我的小弟。世模对我是亲近的,他唤我为兰姐,他小时候就是这样叫我的,他是孝祥同窗多年的好友。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芜湖,孝祥在读私塾,世模一直与他同席听讲,亲如兄弟。那年,我愿岁,被姑姑接到张家小住,孝祥、孝伯、法善都出来迎我,世模也跟在后面,像个小皮猴,上蹿下跳的。那时候,孝祥表哥就显得与众不同,与孝伯他们同做先生留下的功课,他们还在冥思苦想呢,孝祥表哥已经一挥而就了,还不忘抽空笑话一下孝伯。孝祥说,你做五日的功夫,我一笔就挥就了。孝伯心悦诚服,他对堂兄十分崇拜,从不违逆,孝祥的促狭反倒不好施展了,他和世模倒是一拍即合,两人像一双筷子,总是在一起。世模是一直住在张家的,他是孤儿。

一日,姑父出远门去了,孝祥表哥带我们出去玩,那次,我们去得远,到远郊的赭山。赭山是幽静的,树丛茂密,绿荫匝地。半山腰上有个广济寺,是座旧朝的老寺了。那里的住持匆匆出来迎接我们,他认识孝祥,也认识世模。世模去了寺后,那里有个碑林。出来的时候,世模的脸上有泪,我给吓住了,我从来不知道,整天嘻嘻哈哈的世模也会哭。孝祥搂住世模的肩膀,安慰他。我和法善的眼里都含着泪,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好在,孝祥很快就劝住了世模,他带我们去登山,一直登到山顶,在那里,我看到了大江,一条白练似的。孝祥指给我看,隔着江,是我们的老家。现在已经给金兵烧了,我们回不去了。世模握着拳头说,我长大后要报仇!孝祥也说,我们要报仇!

回去的路上,我忍不住好奇,问世模,碑林里有什么,让他哭得那么伤心。世模说,碑林里,埋着他的养父郭忠,他的命是养父救的。说到这里,孝祥回头看了他一眼,世模就不再说了。

往事历历,仿佛就在眼前。但现在的我、孝祥、世模都长大成人了。世模告诉我,他是被罢了官来找孝祥的,他希望孝祥能为他申冤,而孝祥一直没能找到机会,他就在我们家住下来了。本来,世模是地方县令,赵鼎赵丞相因为坚持要抗金,被罢免,遣送回原籍,绝食而死。世模痛心疾首,悲愤之下,写了一文,为忠臣招魂,触犯了秦桧一党,被参了一本,罪名是受贿。说到这里,世模捶着石桌,我受贿?我受贿?我不过是喝了张三的两瓶女儿红!看他捶胸顿足的样子,我扑哧笑了起来。世模也笑了,说,兰姐,你还笑,和你们女人家真说不清。你知道吗?金兵虎视眈眈,你看吧,不出一年,就要攻过来了。朝廷却还偏安一隅,只知道享受眼下的繁华。我顿时紧张起来,战火,又要燃起来吗?那古怪的枯焦臭味,那凄厉的乌鸦叫声,那夜行的马车,一下子又从记忆深处浮出来,一种莫名的恐惧,一下子攫住了我。

这时候,孝祥表哥走过来了和他一起的是一个黑衣佩剑男子。我知道,那是左鄯。我的脸无端红了起来,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正在不自在的时候,世模说了,兰姐,您总是一个人在后院,也闲着无事。不如,听我们兄弟说说话儿,也散散心,别闷着。孝祥表哥没说什么,只是微笑着做了个手势,示意我还像先前那样坐着。我上前见过左鄯,他恭敬地还礼。孝祥表哥告诉我,他与左鄯、世模结拜了兄弟,以后,他们也是我的大哥和小弟。听孝祥这样说,我的心里一暖,表哥还是把我当作家人的。想到这里,我又心酸,有我们这样的

一家人吗?

左鄯没有世模那样能言,他的话简短,往往,他说几个字,剩下的让世模补充。他们两倒是天生的一对好搭档。左大哥说,金兵在征军。世模就接着说,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上的皆入军籍。孝祥说,确有此事,前些日子,黄中黄大人使金回宋,说金不久必侵宋,圣上与丞相只是不信。说是王纶也刚从金国回来,只带回四个字:和好无他。要不是众官说情,圣上必要治黄中妄言扰世之罪,圣上还说"宜安边息民。"左大哥叹息了一声:金使施宜生使宋,不也隐隐透露,金必南侵吗?世模又接言,别人说的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

原本,这施宜生也是宋人,因罪潜逃至金。他有个哥哥叫施全,前几年刺杀秦桧未遂,被擒拿,剁成了肉酱。兄弟三人议到此,都感叹,这施宜生其实是身在金营心在宋,无奈啊无奈,为何朝廷就不信金国会毁盟南侵呢?

我听他们又说到了汤思退,汤思退被任为丞相。在娘家的时候,我就听父亲说过,孝祥表哥中状元那年,汤丞相是主考官,他们有师生之谊。只听那世模正色对孝祥说:大哥,汤丞相一直是和秦桧一党的,他主张议和,世人皆恨,你要与他拉开距离。左大哥也说,世模说得不错,大哥你可不能授人以话柄。而孝祥却只淡然一笑,孝祥说,大兵压境,大宋文官武将更应该以和为贵,只有对内自治,才能外攘金兵。两相若是不和,不正给了金国乘虚而入的机会吗?我希望,我能说服恩师。世模说,大哥你太天真了,你能说动汤相吗?孝祥说,事在人为。不试怎么知道?

听着他们谈论朝廷之事,我不由心惊肉跳,这是一个我无法感知的世界,这个世界旋转着,我的亲人们都卷入其中,而我们的命运,也随之旋转。日影,淡下来,花园里起风了。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孝祥看了我一眼,说,天黑了,我们都回去吧。

世模兄弟和左大哥往前院走,而我,往后院去。孝祥,本已经走

在他们身后了,回首看看我,又转过了身,和我一起踏进了后院的门。这是我在新婚之后,第一次单独和孝祥走这么近。进房门的时候,小珑赶上前,为我们推开了雕花木门。我无意间看见,她喜气盈腮,我知道她是为我高兴。而孝祥,孝祥只把我送进卧室,就站住了。我们,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孝祥静默了半日,说,兰妹,待会让丫鬟把饭送到后头来吧。今晚,我,我还有一个折子要赶着写出来。一下子,我就像数九寒天掉到冰窖里,冰凉浸骨,我垂首无言。却见小珑上前,轻轻唤了声,姑爷……小珑的声音在颤抖,她接着说,外面起风了,夜里,书房肯定冷,今晚,您就……没等她说完,我的脸飞红了,掩面转身进了内室,孝祥愣了一下,对小珑说,我知道了。孝祥,终于跨步进来,两条腿,像是灌了铅,那么重。

紫红的绣花床帏,淡金的薄纱轻帐,在夕阳的映射下,非但没有喜气,却有一种迟暮的凄艳,像冬日开败的茶花。孝祥站在床边,轻声说:兰妹,这些日子,我慢待了你,在我心里,你和法善一样,是我最亲的妹子。我在心里喊,我不是你的妹子,我是你的妻子。孝祥仿佛能知晓我的心思,他接着说,你要给我一点时间,今生,既然我们注定是夫妻,我一定会善待你的。你也知道,扶柳她……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要不,你接回她们母子,好吗?我分明看见,孝祥的眼睛一亮,然后又黯淡下去。

遞浮山

那晚,孝祥还是走了。我独自在佛前诵经,窗外,有寒风掠过,吹得枯枝哗啦啦响。不知道我是习惯了,还是有了希望,那晚,我的心很静,很静。

我不是一个能拿主意的人,在娘家,外事有父亲,内事有母亲。而现在,我必须要独自解决这个事。我不能让自己像冬天枯萎的草一样,无声无息地衰败下去。想到孝祥那闪亮的眸子,我知道,扶柳

在他心里,从来就不曾放下过。

我先把心思说与小珑听,小珑一听,就瞪大了眼睛,她说,小姐,你是不是糊涂了。她有些急了,口不择言,她也知道,我是不会摆出主子架子与她计较的,她和我,就像姐妹。小珑说,现在姑爷就这样冷落你,若是接回李姑娘母子,小姐,你的日子怎么过呢?小珑说的我都想过,但是,我想,不过如此了。与其这样,不若快刀斩乱麻,若是他们能容下我,是我的造化,不行,我就带发修行,从此吃斋念佛,这也是我命中所致。小珑说服不了我,况且,她也看不得我这样度日如年。她说,那,就权且一试吧,他们若是骨肉团圆,会感念你的恩德。大户人家,三妻四妾的也多。我们主仆就这样商议定了,外面的事情,我想,只能托付世模了。

这时候,孝祥家的书馆里,住着好几位文人侠士,除了郭世模、左鄯,还有王廉清、王明清,李大正、李泳,法善的相公韩元龙与他的兄弟韩元吉,也常来常往。张家真热闹啊,他们都是些年轻英俊的公子,而且,俱有文名。每有闲暇,孝祥则与他们游湖临山,分韵作诗,据说,写的诗词人人赞叹,世人传诵。

这些都是郭世模说与我听的。他的事情有些眉目了,孝祥说等洗清了他的冤屈,就向朝廷推荐,世模很郑重地对我说,乱世里,一定要有勇士出来,为国效力,为民解困。我知道他说的是大事正事,但那不是我的世界。我打断他,和他说起了扶柳,他一下子就愣住了,他说兰姐,你都知道?我点头,说,我见过李姑娘,孝祥的父亲在狱中的时候。他以手抚额,说,李姑娘身世也可怜,她现在在浮山道观。我说,我知道,我想把他们母子找回来。你孝祥哥一直记挂着他们。

世模说,兰姐,你真心善。但孝祥哥和李姑娘,不仅仅是儿女情事.有些事情......他顿了顿.说.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不就是说李姑娘的父亲通金吗?如果我们谁都不说,有谁知道李姑娘的身世呢?我脱口而出。世模再次愣住了,然后,又摇头说,

兰姐,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不说别人,孝祥的父亲就知道。 我被世模说糊涂了,我公公?他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孝祥是他的 亲生儿子,同之是他的嫡亲孙子,难道,他会告发吗?世模欲言又 止,想想还是没忍住,他说,建炎二年,李姑娘的父亲李荆,和孝祥的 伯父张邵一起出使金国。在金国想都不用想,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尤其是他们都是忠肝义胆,不肯接受金国的收买。后来也曾经传出 回国的消息,但是张伯父跟太后一起回来了,李荆却早一步不知所 踪。有传言说,他接受了伪官职,投靠了金国。但是这里面实在是 太多疑窦,连张伯父都无从知道究竟。

我还是没听明白,大伯张邵不是已经死了吗?世模说,这里头有着许多曲直,孝祥至今都没弄明白。外面传言,张邵从金国回来,带回一张徽宗的羊皮书,许多人都想要,有金人,有为徽宗钦宗复仇的志士,还有,还有当今朝廷。但这张羊皮书一直不见踪影。张邵的死,也许就和这张羊皮书有关。

事情越来越复杂,我搞不明白这些,我所要的,就是我们一家的安宁平和。如果,扶柳回来,孝祥就会展露笑颜,我只要这个。

世模说,你还是没明白。李姑娘身世与孝祥的前途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伯父死了,不然,朝廷还是不会任用他的,你舅舅魏大人说情也没用。我越听越糊涂,张邵,他不是立功回来的吗?世模说,张伯父在金国,耳闻目睹了秦桧与完颜鞑懒的种种行径,虽然,路人皆知,秦桧还是不愿意让当年目睹的人活在这世上。我又傻傻地问,秦桧,不是死了吗?世模说,秦桧是死了,但韦太后在。当年,韦太后在金国,嫁给了金国的大元帅,现在,太后对这段历史是讳莫如深,当今圣上也是。你听说过柔福帝姬吗?我摇头,又点头,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听说过的,说是有大脚民女假冒柔福帝姬,被处死了。世模冷笑一声,世人谁不知道?柔福是冤死的!她与韦太后一起被掠到金国,对那边发生的事情一本全知,太后怎么能容她?孝祥的父亲,唯恐自己的哥哥张邵拖累他,如今死了,虽是悲痛,也算保全

了一家人。怎么愿意再把李荆的女儿娶进家中,自找麻烦?况且, 李姑娘还曾经为妓。

我还不死心,我说,李姑娘如今在道观,外人并不知晓,接了回来,也未必有人知道她的身世。世模说,你公公那里就过不了关!我突然灵光一现,我说,接回来后,我来禀明公公。世模说,你能说什么呢?我想我知道公公想要的是什么,我能说服他们。但是,我和世模不能说。不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我把同之母子接回来,就说,为了张家后继有人。我和孝祥一直没能有孩子。想到这里,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孝祥,难道是有意为之,他至今不与我圆房,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无后,所以要接回同之母子,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一阵眩晕,我的身子,我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泪,模糊了我的眼睛,孝祥,我的表哥,我的丈夫,就忍心这样折磨我吗?折磨一个对世事无知的女子?

世模被我吓着了,他说,兰姐,你怎么了?世模的叫声把我唤了回来,我定了定神,吩咐世模道:好兄弟,你能替我去趟浮山吗?你转告李姑娘,就说张家现在已经安定,孝祥也在朝廷做了官,有能力保全他们母子,说张家要接他们回来。世模说,兰姐,这能行吗?我们还是与孝祥哥商量一下吧?

我说,不用了,孝祥,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殖院去善

我不知道世模有没有和孝祥说起,反正世模第二天就动身了。想到孝祥表哥的处心积虑,我的心一下子浸到冰水里。人,一旦放弃了渴盼,反倒得了大自在。我不再留心表哥的眼神,他想什么,我再也不想知道了。反而,孝祥会有意无意看我,似有愧色,这让我知道,世模一定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心中不安。他终于对我在意

了,虽然,是这样一种形式,而我,却放手了。

夜里,诵过经,焚过香,我也能睡着了。而且,睡得安稳。佛说, 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我信命。

一直到半个月后,世模才回来。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带回扶柳.但是.他带回了同之。

不过是一年工夫,同之就长了一截。世模回来说,扶柳她不愿意回来。她说她已经进了道观,红尘中的事情再也与她无关了。我看到,孝祥的脸色一下子白得吓人,那种失落,是失魂落魄的,而同之,那张小小的脸也惨伤得怕人,他是畏惧父亲的,所以,不敢哭,只让两泡泪噙着。当初,他和母亲一起被送走,以为,再也看不到父亲,如今,他回家了,看到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可怜的孩子啊,我走过去, 轻轻拉住他的手,他轻轻地,但却是决绝地甩开了我的手,一下子,我怔住了,难道,又是我做错了吗?是我,让他们母子分离的吗?

孝祥,也不忍责备同之,他说,这也是你的母亲。同之默然,我也默然……那天,在书房,我看见孝祥对月凝思,然后,写下了一首词.他出去的时候,小珑偷偷拿给我看,是一首《雨中花慢》:

一叶凌波,十里御风,烟鬟雾鬓萧萧。 认得江皋玉佩,水馆冰绡。 秋静明霞乍吐,夜凉宿雾初消。 恨微颦不语,少进还收,竚立迢遥。 神交冉冉,愁思盈盈,断魂欲遣谁招? 犹似待,青鹭传信,乌鹊成桥。 怅望胎仙琴叠,忍看翡翠兰苕! 梦回人远,红云一片,天际笙箫。

我知道,一条看不见的天河,把他们分在两处,扶柳在浮山,孝祥在临安,我、同之和孝祥在一边。这让我分外为扶柳痛惜。

虽然,扶柳没有来,但儿子的回归,让孝祥的心神稍微安定了些。他还是经常和他的兄弟们纵论国事,他们说,上次使宋的施宜生,回到金国后,因为泄露了机密,被烹死。孝祥说,施家兄弟,一门英烈,都为国而死,而我们这些领取俸禄的朝廷官员,又为国做了什么呢?左大哥冷笑道,施宜生不过在朝廷上暗示,说是金国要南侵,转眼间,消息就传到了金国。无疑,朝廷内有金国的奸细。

他们说得郑重,我只在心里念佛。活活煮死,多么惨绝人寰。 我佛慈悲,快快解救众生吧!

关于扶柳,我后来问过世模,世模说,扶柳一是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二是为了保护张家,毕竟,她的父亲现在无影无踪,万一,真和金国有些牵扯,连累到孝祥父子,如何是好?我只有叹息,女人的命如草籽,她是撒到一块不能发芽的土地里了。也许,清净的道观,能给她安宁,犹如我在佛龛前一样。同之,她交还给张家,我猜想,她是希望同之跟随父亲读书。他们当初给孩子起名,就说,同之。同之,自然是和他父亲孝祥一样。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对同之好,让他的娘安心。

我的生活本是一潭死水,而同之的到来,让日子起了些涟漪。虽然,同之不是我的孩子,但他是孝祥的骨肉,而孝祥和我,因了同之的维系,倒是多了些默契。

同之是住下来了,但小儿郎的倔强让他沉默寡言。孝祥,在外是倜傥潇洒的,回来,见了儿子,也是严父的样子。同之的不言不语让我们担心,这个样子下去不行,我想到了法善。法善,是同之的亲姑姑,她的话他该听。

我们遣人接法善回娘家小住,妹夫元龙自是高兴地应允,他们兄弟都是孝祥的好友,元龙正在天台县做县令。法善一起带来的,还有元龙亡妻丢下的一对小儿女,两个孩子,与同之一般大。家里有了他们,一下子热闹起来,孩子的嬉闹玩耍,让家里活泛起来,而

同之最终也是孩童心性,在姑姑和表兄妹的陪伴下,一天天地对这个新环境熟悉起来。也许是法善告诉了他母亲的心意,他也渐渐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虽然,他还没有唤过我,但他看我的眼神已经很平和了,甚至,我在某天,看到了依赖,这让我欣喜。

是仲夏季节,蝉鸣树上,火伞高张。孝祥依旧是忙碌的。朝廷, 书馆,他在外面,说国事,我们在家里,过日子,这是一种生活秩序, 我们都渐渐地接受了。

法善,对她的两个继子呵护备至,以至于我都忘了,她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法善,是贤淑美丽的,我们姑嫂同病相怜。法善出嫁的时候,她的眼泪让我知道她的无限委屈。她,怎么就愿意做了韩家的填房呢?那夜,法善与我同榻,我们说了一夜的悄悄话,原本我以为离我们很远的国事,原来就是我们的家事。

法善说,大伯张邵有疯疾,从金国刚回来的时候还好,急着上朝见皇帝,他禀明圣上,说金国人就是想钱,只要拿出金银财宝,一定能换回皇帝的哥哥。他以为,这个消息一定会让皇帝高兴。而皇帝,面色凝重,一言不发。这时候,他才仿佛明白了什么。等到见了秦桧,他又说错话了,他竟然代金国的完颜鞑懒向秦相问好。而秦桧的脸色阴沉得怕人,完颜鞑懒也是金国的议和派,至少,他现在不想南侵。张邵以为,他是同情宋国的,在金国时,他还向他进书,述说人心的向背,而完颜鞑懒也没有见责于他。但秦桧的反应让他害怕。

张邵回家就疯了,一直疯疯癫癫地乱说,他一口咬定老婆是弟弟逼死的。不得已,家里人只能把他关在家里。只有看到孝祥,他的情绪才能平静下来。不知怎的传了出去,此事被张扶告发,才酿成了举国震惊的大案,孝祥的父亲和胡寅伯伯五十三人被抓进牢狱。而大伯,因为疯癫,躲过一劫。秦桧一死,大伯的病竟然不治而愈了,他上书朝廷,说是当年称帝是多么圣明,只有商丘称帝,金兵才不能以二皇要挟我大宋。皇帝闻此言甚喜,不久就放了池州府。

上任那天,也是张邵的六十寿辰,他把孝祥叫进屋长谈,一向,张邵对孝祥视如己出。再后来,张祁也加入谈话。只听得他们争执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后来,越来越小,直至平静。谁知,第二天一早,大伯张邵穿得整整齐齐地死了,家人都惊悚,却都不敢张扬。

这些话,法善无人可说。她虽是闺阁小姐,也知道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她顿了顿,仿佛要从那时的惊惧中醒过来,法善说。从那一夜,孝祥就像变了一个人,听从父亲的训导,送走了扶柳,自己成了亲,又嫁了法善。法善问我,你知道张栻吗?

法善的声音颤抖而羞怯 "当初 ,我父亲是把我许配给张栻的。 张栻的父亲张浚 ,对我的父亲 ,对我哥哥孝祥都有提携之恩。张浚 一直主张抗金 ,结果被朝廷罢相 ,发配到祖籍四川。就在那年 ,张栻 找到我家 ,我父亲却绝口不提婚事 ,张栻 ,也是我哥最好的朋友。一 天夜里 ,张栻一个人在我大伯的房间里翻找 ,结果 ,被发现了 ,先是 要报送官府 ,被赶来的孝祥拦住了 ,跪下求情 ,虽然暗暗了结了这 事 ,但就此退了婚。"

而这一切,当时法善都不知道,无人和她说。直到再次定亲,她才听哥哥说起一二。听到这里,我想起来我的婚事,与法善一样,我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懵懂无知,那是一口井,深不可测。

张祁为女儿退婚的事情,传遍了朝野。从那以后,他多次托人为女儿说亲,都被婉言谢绝了。法善圆蒙岁那年,还是哥哥孝祥拜托朋友韩元吉,为法善找了婆家,嫁给了元吉的哥哥元龙做继室。

我问法善,现在,她与相公和睦吗?法善微微笑了,她说,姐姐,我相公本不想娶亲了,他的两任妻子娶进门没两年,就都过世了。他说自己命硬,再不敢娶了。谁知道,弟弟帮他物色了一个,元吉和我哥都不信命,尤其是我哥,他说,人家都说我是紫微星下凡,我的妹妹有我庇护,没什么可怕的。

说到这里,法善轻轻叹息一声,像是欣慰,又像是惋惜,她说,一

切皆听天命吧,我们还能怎么样呢?我也轻叹一声,是啊,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應阻云

法善带着孩子回韩府了。同之渐渐地接受了我,那天,他牵着我的手要到花园去玩,脱口唤了一声:娘。一种难言的甜蜜涌上心头。接着,有泪水盈满了眼眶。扶柳,你就放心吧,我会对同之好的,就像对自己的孩子。

是深秋,静谧,空气里有桂花的甜香。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孝祥推门进来了,他是来告别的。我一直盼着他能来,推开门,"吱呀"一声……我无数次想象着这样的情节,但我没想到,会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中丞御史汪澈的弹劾,孝祥被免职,远离朝廷权利中心,即将去平江赴任。前几日,张家书院里的众人突然都散了,世模也走了,临走前,他和左大哥与我辞行,他说,兰姐,这次是我连累了孝祥哥,连累了张家。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问世模要去哪里,他摇头,一脸落寞,说报国无门,还牵连了朋友,现在前途未卜,也许,只有遁入空门了。

孝祥和我一起坐在床边,烛光摇曳,仿佛,时光又回到了我们新婚那夜。他的手搭上我的肩膀,轻轻地抚摩我的头发,柔声说,这些日子,委屈你了。我摇头,笑着,泪却如雨下,他为我拭去泪水,环住我,他的怀抱很温暖,有男子陌生的青草气息,我闭上了眼睛.....

月华如水,清冷空灵。孝祥睡不着,他揽着我,靠在锦被上,喃喃地说着。他知道我未必懂得,但他还是想说。

祸事是早就埋下伏笔的,这么多文人侠士住在张府,太招摇了。 引子因世模和左鄯而起,根子却在汤思退丞相身上。汤丞相对孝祥 一直提携有加,而孝祥才学横溢,意气风发,在日常事务处置上,经常顶撞上司汪澈,早就让汪澈妒恨不已了。

韦太后八十寿诞,大宴群臣。汪澈有意无意提起,孝祥乃张邵亲侄,太后一听就大为不悦。转而便对皇帝说,如此底细不明的人,怎么能委以重任,放在朝廷的中枢任职呢?皇帝素来是喜爱孝祥才学的,他回答太后说,张邵已经故去。

而接着,汪澈所上的弹劾奏折,最终让高宗不得不有所行动了。 汪澈说, 张孝祥居心不轨, 奸不在卢杞之下。其收买人心,家中书馆 收留了许多来路不明的江湖人士。一是郭世模,这个人胆大妄为, 不但公然著文为赵鼎招魂,还在县令职位上贪污受贿,而张孝祥却 为其上下打点,图谋恢复官职;二是左鄯,其人阴险狡诈,专门结交 江湖人士,刺探朝廷机密;三是韩家兄弟,张孝祥结党营私,为妹夫 韩元龙谋取官职,搞裙带关系……一条条,虽不致命,但却足以让皇 帝起疑。

汪澈还说,郭世模身世不详,有人说,他的相貌与舒州知府邵隆十分酷似。邵隆,当今的皇帝深恨之,当年靖康之难之后,秦桧言,天下若要安定,必南人治南,北人治北,宋金本已议和,但邵隆却屡屡抗旨,征战边界,想要打过淮河,救回徽钦二帝。绍兴十五年,邵隆突然暴毙身亡,家人也遭灭门,唯有幼子失踪,下落不明。消息传到临安,皇帝知道,下手的必是秦桧。遂作疑案,搁置至今。如果,郭世模真是邵隆之子,真是留他不得了。而收留他的孝祥,也会因为被疑居心叵测,遭牢狱之灾。

这些,都是我的舅舅魏良臣暗暗遣人告诉孝祥的。舅舅说,汪澈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胆子,是因为背后有人指使。我心想,会是谁呢?事出突然,孝祥给馆中众友备足了盘缠,连夜将他们送离了张府。官府来搜,人影皆无,没有了人证,加上舅舅和汤丞相等人百般为孝祥辩白,连汤思退的夙敌也为孝祥说情,说他忠心为国,是国家的栋梁,皇帝最终爱才,只将孝祥免职外放了事。

遭遇了这样大的事情,孝祥还能坦然自若。他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对我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州府,都能为百姓、为国家做事。只是,这汪澈下了狠心,非要把我们张家扳倒不可。听说,他还不死心,正千方百计找张家的把柄。我不明白,世模、左大哥他们不都走了吗?他们还能怎么样?孝祥长叹一声,说,同之,若是他们知道同之,知道扶柳……

啊!我没有想到,还有同之!孝祥劝慰我,你也不用担心,我已经让孝伯明天就送同之回芜湖,在家乡,兄弟子侄多,同之依傍孝伯生活,外人不会生疑,这也是能让同之在张家的长久之计。我无言,心里叫苦,我们三个,刚刚能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朝夕生活在一起,转眼,就又要分开。菩萨,这是为什么啊?我还在佛前发愿,说要好好养育同之,但在这变故面前,我无能为力。我想起一个梦,在悬崖边,起风了,我拼命搂住崖边的枯树.....

一定是我的颤抖让孝祥察觉了,他抱紧了我。我颤声问:是什么人指使汪澈,要置张家于死地呢?孝祥摇摇头,沉默,我说,是因为他们想要大伯带回来的羊皮书吗?孝祥突然神色大变,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羊皮书?什么羊皮书?你听谁说的?他的指甲揿到我肉里了,好疼。我吓坏了,我说是世模。他放开我,长吁一口气:妇道人家,这些事情不要听,不要管,以后,再也不要提起什么羊皮书了。知道吗?我不知道说错了什么,有些委屈,但看孝祥的神色,此事一定关系重大,我郑重地点了点头。孝祥为我拉了拉被子,说,快点睡吧。

窗外,天色已经微亮了。

从那以后,孝祥就像一叶扁舟,从这里漂到那里。而我,也如浮萍一样,没有根,漂在临安。逢年过节,我只与舅舅家走动。珮络年前嫁了,夫家远在四川,听说家中还好,公公、夫婿都在朝中为官。 珊瓔也定了人家,世事,真是一年一样啊。

孝祥在临川上任的那年春天,过了清明,我突然茶饭不思,小珑 请来了前街有名的郎中萧十二,萧十二轻搭脉息,然后,眉开眼笑, 说 恭喜夫人,贺喜夫人,夫人有喜了!小玲小珑抢着问,怎么怎么,夫人真是有喜了吗?她们高兴得语无伦次,结婚三年,我终于有了身孕!在她们看来,我一天没有自己的孩子,在张家的身份就是悬着。而现在,终于有了。小玲说,小姐,你快写信,告诉姑爷,告诉张老爷,告诉老夫人。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是喜事!孝祥是状元公,张家上下,谁不盼望他早添子嗣,传宗接代。而我,婚后一直未孕,据婆婆的丫鬟对小珑说,公公几次有意要给孝祥纳妾,孝祥都不肯,再加上时局不稳,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而同之的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张家也只有孝伯等一两个人知道。

回信很快来了,母亲,欲接我回芜湖养息,孝祥信中也有此意,他的辖内荆州,是一个荒蛮之地,他刚给朝廷上折,要求减免税赋,他那里,兵荒马乱,我暂时去不得。而公公在淮南任转运使,自顾不暇,姑姑也因水土不服,患病在身。孝祥赶回临安,预备送我回芜湖。

回乡的路上自然是舟马劳顿,旅途的辛劳在孝祥是惯了,而我,虽然有孕在身,但人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有孝祥陪伴,我看山,山青,看水,水绿,看花,花美。

顺江而下,岸上,青草碧野,远处,绿山逶迤,远远地,有牧童的笛声悠扬。孝祥站立船头,吟道:去国虽遥,宁亲渐近。数峰青处是吾州。我微笑着听,幼时在家,也由母亲亲授,读通了几本书,只是粗通文墨,虽不能写,但还是能听出孝祥词中对回乡的欣喜,对故乡的眷念。自从那年父亲送我到临安,一别经年,我终于要回家了。小玲小珑也是欢喜的,她们随我,也是几年未见家人了。

终于相见了,母亲,已经发福了,虽然衣着华贵,但已经是中年妇人模样。临别时,她还是青枝绿叶。母女持手,唯有泪眼相看,小玲小珑见此景,也是垂泪无言。父亲模样倒没有大变,但他总是操

心太过,脸上也分明有了岁月的痕迹了。弟妹们都长高了,一个个都成了大人,眉目间依稀可找见他们童年的影子,妹妹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弟弟却与孝祥谈文说词。回家,真好啊!我环顾四周,府宅扩大了,房舍院落添了几重,家丁仆人也有不少陌生面孔。可见,娘家的日子还是顺心的。母亲说,弟弟正在用功,预备参加乡试,虽是和他姐夫不能比,但做的诗词,临的字帖,也常被先生夸奖,说是将来一定是能博取功名的。

父亲,即使是一家子骨肉在家里,依旧矜持。他拈着胡子微笑,看得出,他对这一切是满意的,怎么能不满意呢?一切,都是他费心操持的。他的官,虽然做得不大,但他在官衙,在街坊间,谁不敬重?都知道他的女婿是当今皇帝钦定的状元,如今女婿、亲家都在朝廷做着大官,现在,女儿又有了身孕,不用说,又是紫微星下凡。

在娘家的那几天,家中人来客往,亲朋好友,知道我回娘家,都来看状元姑爷。我怕孝祥厌烦,他倒还好。我想他是在外多年,见到家乡人,谁都是亲的。我们没有见到同之,他被孝伯带去建康读书,小小孩子,已经习惯了颠沛流离。孝伯来信说,同之如今少年老成,一心用功苦读。他对叔父说,将来取得功名,要供奉他的亲娘。孝祥读此,神情黯然——同之说到了他的痛处。

孝祥把我交给母亲,让我安心养胎,过些日子,他把公务处理停当再来看我。我看着他骑马离去,马蹄声声,渐渐地远离了我的视线,恍惚,他还回首看了一下。我知道,他是牵挂着我们的,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回娘家,是我在临安魂牵梦萦的事情。正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多么清明朗阔的天气啊,清早,一树繁花,雪也似的白,小玲用花剪随便剪剪,就插满了一青花瓷坛。用清水养着,房里屋外,都是花香袋人。我轻轻抚摩腹中的孩子,掩不住的笑意挂在唇边。

我想去赭山广济寺敬香。我要在佛前祭拜,谢谢菩萨让我有了孩子,我还要许个愿,让菩萨保佑我的孩子能平安出世,像他的父亲

一样聪慧过人。

總佛缘

广济寺在城北。寺在赭山山腰,一座古塔白云环绕,几株银杏枝叶婆娑。

轿子,在寺门前停下。小玲小珑去放生池,将一只花壳乌龟放入水中,我们都在池边观看,看那乌龟在水里舞动四爪,一下子,就潜到池水深处看不见了。这小生灵的命运在我们手上,我们的命运又在谁手上呢?寺里木鱼鼓磐回响,香火烛光缭绕,我,想起了远方的孝祥。

地藏殿外,有个僧人正在清扫满地落叶,他抬起头,他和我都大吃一惊,这不是世模吗?世模,已经剃发出家?

世模说,众人从临安张家逃脱后,左鄯在逃亡途中被官府抓住,押送回原籍,被关入大牢,至今音讯全无。而他为躲避官府追杀,隐入寺中,剃度出家,法号应庵。

世模,不,应庵领我到寺后的碑林,他说,兰姐,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来过这里吗?我点头,少年时,我们几个同游广济的情形又浮现在眼前,还有世模的那两行泪。

世模说,他本是舒州知府邵隆的幼子。他局边罗那年,他的父亲因为抗旨反金,被秦桧派人暗杀。那夜,本是他祖母的寿诞,全家人正为老人祝寿,谁知寿宴被人下了剧毒,世模因为淘气贪玩,下午吃多了糕饼,腹中不适,没吃寿宴上东西,才逃过一劫。

那夜 ,月黑风高 ,家里惨叫声不绝 ,一时间 ,没中毒的 ,都吓得乱喊乱嚷 ,扯起这个又倒下那个 ,欲奔出去叫大夫 ,才发现前后门都被反锁着。就在众人魂飞魄散之时 ,黑暗中闪出几个黑衣蒙面之人 ,一刀一个 ,将活着的人都砍杀了。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夜晚啊 ,黯淡惨白的月光下 ,邵家屋里屋外横七竖八都是尸体 ,中毒的七窍流

血,被杀的血流满地.....

黑暗中,被吓呆的世模被人捂住嘴,一把扯到柴房,救他的是老管家郭忠。他们从偏院越墙逃到邻家,然后连夜出城。郭忠带着世模,风餐露宿,直奔芜湖,那里有郭忠的一个兄弟。谁知道,战火之下,郭家兄弟无影无踪,街坊邻居都不知道其下落。寻亲不着,无奈之下两人借居广济寺,为掩人耳目,郭忠对外称世模是自己的孩子,从此改为郭姓。因鞍马劳顿,郭忠身染重病,不久撒手西去,临死前,把世模托付给寺中的住持。郭忠,就埋在寺后的碑林里。

世模,在青灯古佛陪伴下长大,寺中的日子是清净孤寂的,而生性热闹的世模是多么想念自己的朋友,想念山下繁华的街市啊。直到一日,孝祥、孝伯到寺中游玩。几人少年心性,意气相投,孝祥知道世模是孤儿后,意欲带世模一起回家读书,世模当然求之不得。孝祥禀明父母,以伴读的名义把世模带了回来。从此,两人如兄弟一般,在一起同窗共读十几年。

世模的心中还是有期盼的,他希望等事件平息后,再去投奔孝祥。他说,虽然秦桧已经死了,但朝廷里还有投靠金狗的奸细,他的父亲为抗击金兵而死,他一定要秉承父志。然而,现在的他,却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世模眼里发着光,因为孝祥曾对他说,要他等。一定会有他为国效力的那一天的。

我问世模,孝祥知道你藏身在此吗?世模说,这一切,都是孝祥为他安排的。我心中一直有个老大的疑问,孝祥曾经正色对我说过,让我不要过问,但直觉告诉我,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张家,还有孝祥朋友们不得安生的祸首。于是,我还是开口了:世模兄弟,你知道那羊皮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吗?世模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他看了看四下,碑林内外,寂静无声,唯有远处传来进香人的喧嚣声。世模低声说:孝祥的大伯曾经对孝祥说过,他大伯与洪皓、朱弁南、李荆出使金国回宋,临行前,与钦宗辞别,其时徽宗已死,钦宗从身上脱下羊皮袄,给李荆穿上,说是上面有徽宗的钦笔。那羊皮上写的什

么,现在羊皮袄在何处,孝祥也不知道。世模说,外界传言,是徽宗的懿旨,要将王位传于当今皇上的弟弟。也有人说,是徽宗画下的藏宝图。无论是什么,都是金宋两国想得到或者毁掉的。出使金国的这四个人,除李姑娘扶柳的父亲李荆失踪,其余三人都死得蹊跷。李姑娘的家还曾被人放火焚烧。

我听法善说过,张栻曾在大伯张邵的房间里翻找,难道他也要找这张羊皮书吗?世模点点头。张栻的父亲张浚一直主张抗击金兵,屡屡被高宗罢职。张浚派他的儿子到孝祥家,是想和张祁商量,让他帮忙找到羊皮书,扶助今皇上的弟弟登基,重立国策,抗击金兵,恢复国土。孝祥的父亲一口拒绝了,而且说,根本没见过什么羊皮书。张栻于是铤而走险,结果被发现了。世模说,孝祥的父亲准备要将张栻送官,以表对赵构的忠心。被孝祥巧言劝阻了,孝祥点到了要害之处,他说:如果让皇上怀疑羊皮书在张家,死的就不仅仅是大伯张邵了。

我们还说到了扶柳,世模说,孝祥曾亲自去过浮山,他想接回扶柳,但扶柳闭门不见。隔着门,她只嘱咐孝祥两件事情,一是照顾好同之,二是如果有了她父亲李荆的下落,务必要来信告诉她。而她此生,只愿老死道观,为他们父子祈祷,愿他们平安。

我闭上眼睛,有泪滚落。我艰难地在佛前跪下,双手合十:我佛慈悲,保佑孝祥、同之,还有我腹中的孩子平安无事。阿弥陀佛.....

元 加光

我想,我在祷告的时候,漏下了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

腊月寒冬,建康,宝林寺,我在棺木里,守灵的油灯在我灵前随风欲闪欲灭。孝祥没有送我回和州张家的祖坟,也没有送我回芜湖,他说就葬我在这里,他辜负我,有朝一日他来这里与我做伴。可

是我的孤魂无处栖息,孝祥的悼文在空旷的寺院里悠荡"呜呼哀哉!吾官于朝,未能持汝丧以往也,是以卜取于此。呜呼哀哉!汝奉佛素谨,数旷而咏佛之声犹不绝,今使汝依佛以居,吾又时节视汝惟谨,汝其安之。呜呼哀哉!"孝祥,到底是懂得我的,他让我依佛而居,他把他的未来许给了我,从此,我是个有家的女鬼了。于是孝祥说,你安心吧!是啊,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我要的都不多。

孝祥,诗词歌赋都是那么文采飞扬,他写了那么多华美的词,给我的悼文却是那么平实直白。虽然,离开人世,我很惨伤,但,很满足。我是他的妻,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就如他自己的手,一个人,对于自己是不需要文字修饰的。我终于懂他了,但,我们却从此生死相隔,咫尺天涯。

夏天的时候,我还在芜湖娘家。母亲和小玲小珑都忙着给未出世的孩子准备小衣小褂,碧纱窗下,小风习习,时常的,我会停下手里的针线,痴想,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像他的父亲孝祥吗?像他的哥哥同之吗?直觉里,我把他当成男孩子。这时候,我的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了,被母亲的汤汤水水滋养着,一天天胖起来。也许是行动过少,我的脸和腿都有些浮肿,于是,母亲让我不要再做针线了,她让丫鬟们多陪着我在花园里走一走。

那天,在花园的树阴下,我正和小珑说着什么,父亲进来了。他看到我,站住了,脸色是那么冷涩,他瞥了我一眼,哼了一声,背着手就急急走了。过了一会儿,我隐约听到,父母在房间里争吵,母亲压低了声音,父亲却不管不顾,我听到他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这是怎么了?小珑也很受惊吓,但她是个聪明的姑娘,她说,小姐,我们回屋里去吧。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步也挪动不得。扶着园里的那株老桃树,我在想,难道父亲嫌弃他的女儿,我们住在娘家,给他增加了负担吗?小珑说不会的,她说姑爷留下了银子,只托岳父岳母多加照顾,再说,住了这么些日子,老爷也从没说什么,一定是外面出了什么事情。



摇摇会是什么事情呢?孝祥,他,又被罢官了吗?

而这次,不是孝祥。是公公张祁。公公在任上奏上一本,其中有汤丞相忠心为国的说辞,本来,皇帝一直是支持议和的,而金兵的步步紧逼,让他终于忍无可忍,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因为二帝皆死。皇帝下了罪己诏,要反抗金兵了。第一步,就是罢相。一直主张议和的汤思退被罢相,说他自毁边界。而奏不逢时的公公张祁刚好撞到了枪口上,被罢免,孝祥,为父亲申辩,也受牵连,被贬到荆州。这些是小弟告诉我的。似懂非懂的他把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弟弟说,父亲说,下一步就要牵连到我们时家了。

父亲,让下人叫我过去。他的脸色很难看,黄且憔悴。他似乎也开不了口,他说,兰儿,此间有习俗,没有姑娘出嫁后在娘家生孩子的,趁你生育还有些日子,我派几个妥当的人,送你回临安,或者到孝祥任上的官邸。

其实,就在小弟告诉我实情的时候,我就让小玲小珑收拾行装,这里有我的爹娘,这里有的弟妹,做女儿的,不能奉养双亲,也不能连累娘家。而且,我知道父亲的,从送我到临安就知道,我要赶在他让我走之前,自己走,但我还是没赶上。从此,我成了一个有父亲却又没有父亲的人。

我的沉默让父亲有点慌乱,他说,兰儿,不是做父母的心狠......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告诉父亲,不必为难,从他嫁我到张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做女儿的本分。但我的嘴巴就是张不开,我说不出话来,汗,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我的眼前一黑,只听得小玲小珑哭叫着上来扶住了我......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我自己的床上。母亲,两眼哭得肿肿的在我床前,她的头发凌乱,已经夹杂着白发。可怜的母亲,我拉住母亲的手,对她摇摇头,这时候,肚子里的孩子踢了我一脚……哦,我的孩子。

芜湖的张家回不去了, 张府没有人, 张家的人有的在任上, 有的

回了老家。我只有去找孝祥。

此次的归途,我们日夜兼程,江水汤汤,一直有雨,烟雨濛濛,水 天都是那么阴冷的青灰色。小玲小珑伴着我,我的身形已经很臃肿 了。离开芜湖,离开娘家,我想,这不是最坏的结果。爹娘生了我, 养育了我,现在,他们为了弟妹,不能护佑我,我不怪他们,相反的, 我还要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我是开开心心地走的,去找我嫁的状元张孝祥,是的,我还有孝祥。

荆州,大雨倾盆。天色昏暗,街道上,人们都匆匆跑过,我们趟着水找到孝祥的官邸。而孝祥不在,官邸里人影皆无,今晚,就要水漫荆州,他们都在堤坝上。

风雨里,我们已经被淋透了。深秋的暴雨,把我冷得瑟瑟发抖。小玲小珑急得直哭,城外,传来一阵紧急的敲锣声,要溃堤了!小玲小珑扶着我,随着人流,往一个山坡上赶,那里地势高,雨后的山有多泥泞啊,一下子,我们都滑倒了,我只听得"哇……"的一声啼哭,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的孩子叫太平,那是孝祥早就起好的名字。太平……我的孩子!若是天下真的能像你的名字一样,娘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煎熬,也不会弃你而去了。

这辈子,孝祥为我写的,只有三则悼文:呜呼哀哉!

一阵阴风卷过,我灵前的油灯,灭了。



碧水·恨

霜日明霄水蘸空, 鸣鞘声里绣旗红, 澹烟衰草有无中。 万里中原烽火北, 一尊浊酒成楼东, 酒阑挥泪向悲风。

——《浣溪沙·霜日明霄水蘸空》



四、碧水·恨

曹非烟 ——鸣鞘声里绣旗红

霜日明霄水蘸空, 鸣鞘声里绣旗红, 澹烟衰草有无中。

万里中原烽火北, 一尊浊酒戍楼东, 酒阑挥泪向悲风。

——《浣溪沙·霜日明霄水蘸空》

邐脁锦

一坡桃花似锦屏。桃花树下,我让珠儿铺了张七彩锦绣的地衣,坐在上面读苏学士的词:"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滴雨声……"此时,一阵清风吹过,粉红色的桃花瓣纷纷落下来。落到我的头发上,落到我的衣服上,像桃花雨,真美。

山坡下,是碧波粼粼的大龙湖,楼榭亭阁绕着湖,星星点点,隐映在绿树丛中。姑爷爷真是大手笔啊,听父亲说,临安街面上,百姓都称秦府的新宅为"北内",皇帝住的叫"南内"。

这样的良辰美景怎么能没有酒呢?我让玉儿回去拿瓶蔷薇露, 玉儿笑着应承,脚却不动,珠儿却说:小姐,您忘了,去年上元节,您 和埙少爷到天街看灯,在花月楼喝酒,回来后,让我们挨了老相爷的 说。老相爷把我们叫过去,训诫我们,说是下次再由着您喝酒,就打断我们的腿。玉儿也说:小姐,您就当疼我们吧!一件小事情,她们饶说上这么些话,我掷下书,问她们:那次是在外面喝,这次是在家里喝。能一样吗?珠儿嘟囔:反正我们不敢,再说了,这酒还是御用的,是皇帝专赐给老相爷的。我挥手打断她们的话:行啦!行啦!不喝蔷薇露,喝流香,总行了吧?她们两对视一下,还是摇头。此时,珠儿突然手往桃林外一指:小姐,你看, 埙少爷来了。

果然,表哥秦埙手持一个金镶玉的酒壶朝这边走来,后面还跟着几个捧着食盒的家仆。我朝他挥手:埙哥,快来!表哥的脸上满是微笑,不紧不慢的,他就是个慢性子。

走到跟前 表哥让家人们摆上梅花攒心食盒,里面全是我爱吃的果子,什么花姜、砌香樱桃、梅肉饼儿……还是表哥想得周到,表哥把手里的酒壶递给珠儿,对我说:非儿,你看,我给你带来了蓝桥风月,这可是当今吴皇后家的家传佳酿。我跳起来拍手,埙哥,你太好了!表哥含笑看着我,眼睛里有刹那间的恍惚。我和表哥一起长大,我想要的,他都明白。珠儿嗫嚅着说:少爷,老相爷上次说……表哥举手止住了她,微笑道:少喝点无妨,我爷爷今天跟随圣上去国子监,不到晚上不会回来。玉儿说:那还有少相爷呢?这丫头真是太胆小了,我点着这小丫头的鼻子问她:你何时看我姑父说过我?再说,还有我姑姑呢?我姑姑是最疼我的。跟来的长随冯大哥凑趣:是啊,我看老爷太太疼曹姑娘的心,比疼我们少爷还胜些呢!我看看表哥,他还是呵呵地笑。冯大哥知道我表哥的脾性,所以,专挑表哥爱听的说。

表哥在草地上坐下,让珠儿给我们斟酒,望着山下的春光,叹道:非儿,一晃,你在我们家已经十几年了。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进秦府那年,我远岁。

那年冬天,临安下了大雪,天气格外的冷,大门上方挂着红灯笼,微弱的红光映在白雪上,仿佛想把冰雪点化,但这圈红光在惨白

无垠的大地面前,是那么弱。就这红光,也没维持得久,大年二十九,我们家换上了白灯笼。

母亲在生我弟弟的时候,难产而死。

远岁,正是似懂非懂的年纪,我哭着叫我的母亲,她却再也不能 睁开眼睛看她的非儿。我的弟弟更可怜,生下来就没有了亲娘。那 时候,我的姑姑已经嫁到秦家,而秦家的日子正是烈火烹油,我父亲 曹泳也一直跟着老相爷办事,老相爷对我们家青眼以加,姑姑和姑 父秦熺商量后,禀明公婆,要把我带回秦家抚养,一是怕我这没娘的 孩子受了委屈,二是让我的父亲曹泳专心抚养我的弟弟。我父亲岂 有不愿意的?

表哥的爷爷就是当今丞相秦桧。我叫他姑爷爷,表哥的奶奶王氏,我叫她姑太太。我依傍着他们长大,在我的心里,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表哥站起来,掐下一枝桃花,递给我,幽幽地说道:过几日,皇上要带着两位郡王要来我们家,他们说,要来赏集远厅那株碧桃花。

记得,秦府在临安府邸刚落成的时候,皇上也曾经亲幸,盛极一时。那是我进相府第四年。姑太太、姑姑都被册封,连九岁的表哥,也被授予三品官服。这些,父亲每每提起,都是无比羡慕的样子。父亲说,这样的降恩是大宋其他臣子不曾享受过的。

对于君臣隆恩,不是我关心的事情。但我知道,皇上亲幸会非常热闹,我喜欢热闹。秦府里,有山有水有花有草,但,太精致玲珑,像是盆景,美则美矣,却总缺点什么,缺什么,我说不上来,是一种清新广阔无拘无束的气韵吧?年节里,我偶尔能跟着表哥出去,但一年猿豫天,能有几天过节呢?我向往着围墙外面的世界,但那样的机会太少,我不能常出去,那么我就希望人进来,何况要来的是皇帝和郡王呢?

表哥却不像我那么兴头,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我好奇地问

他 损哥 ,皇上亲幸 ,在别人眼里 ,是多么荣耀的事情 ,你怎么却不开心呢?表哥说 ,怎么会不开心?只是 ,只是 ,有些事情 ,你是不能明白的。秦家在外的声名太大了些 ,官家这次来 ,也不知是祸是福。

表哥像是自言自语:这次在两浙转运使取应,本来陆游的文章在我之上,试官陈之茂已经取了他第一。结果,爷爷大怒,撤了陈之茂的官。非儿你说,我这样的第一,得了有意思吗?我劝表哥,埙哥,你的文章自有你的独到之处,你可不能妄自菲薄。表哥哼了一声:没有我爷爷,我什么都不是!非儿,你从小和我一起读书的,诗词策赋你都懂一些,你看我这些年,写过什么新鲜的文字没有?不是爷爷不许,就是父亲管着,能写的不过是他们的陈腔儿。而陆游的词,已经传遍了江淮。听说,芜湖有个张孝祥,诗词也了得,好事的人称他"过东坡"。

外面 ,竟然有这些俊杰?什么时候能会会他们就好了——我正在神思遐想之际 ,转眼看表哥愁眉苦脸的样子 ,不知道怎么劝慰表哥 ,想想也替他心烦 ,于是 ,也像他一样皱起眉头 ,托腮发愁。表哥看我这样 ,反倒笑了 :非儿 ,是我扫你兴了 ,这些事情且放一边 ,我们赏桃花吧。珠儿 ,再斟酒来!

壓匚圣

皇帝进秦府的时候,我和姑太太等一干女眷在淑玉楼候旨传见。站在楼上,隔着帘幕,远远地见那仪仗鼓吹如流水般的,从临安街流到秦府里来。

眼见他们进秦府了,只见那皇帝戴通天冠着绛纱袍站在黄罗伞下,后面是准平郡王赵昚、恩平郡王赵璩。准平郡王飘逸俊朗,面容瘦削,而恩平郡王却步履迟缓,身形臃肿。他们一边一个,站在皇上后面,简直是云泥之别。

圣旨到,传家眷见驾。皇帝又言,如家宴一般,不必拘礼。我随

着姑太太、姑姑去给皇上叩头的时候,皇上身后的赵昚面色庄重,颔首微笑,而赵璩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垂涎欲滴,简直不像个王爷的样子,好在,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注意到。皇帝让我们平身的时候,我抬眼看看表哥,他看见赵璩的眼神了,表哥的表情有点怪,有点惊惧、有点茫然、还有点无奈……

今天一早,秦府的人都早早按品服穿戴了,准备迎驾。表哥穿的是全新杏黄葛衣,去见爷爷的时候,老相爷看了他一眼,也不多言,只让他速速换了衣服再来,表哥不解其意,换了来,还是杏黄色的,不过是缎子半旧的,他以为爷爷嫌那件新的太张扬。但姑爷爷不知道为什么生了气,让他再去换,这次,特意吩咐了,不要穿杏黄色的。

表哥大着胆子分辩: 爷爷, 这杏黄色并不是禁色, 民间百姓都能穿。

姑爷爷声音很低,但却一字一顿地说道:百姓能穿,秦家人不能穿,我们不能以色逼上。

别说表哥不解,全家人都糊涂。这相府的排场早已经比过皇宫了,这都不怕逼上,难道还在乎一件衣服的颜色吗?但姑爷爷做了十几年的丞相,朝廷上下谁不知道皇帝是离不开他的。姑爷爷做的,一定是对的。

我留心着姑爷爷在皇帝面前的举止,恭敬而得体。而皇帝却不像我以为的那么威严肃穆,笑呵呵的,简直比我姑爷爷还可亲些。皇帝说是不拘礼,秦府的人谁敢怠慢呢?姑爷爷为首,带着秦府所有人,恭请皇上在现设的御榻坐定。立时,榻边的矮几上摆下了几十碟缕金香药,有甘草花、朱砂丸、丁香结、史君子……这些香果,让周围飘浮着一种奇异的芬芳。

秦府是接过驾的,凡事有谱,早早就备下了御宴菜单,相府自有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

初献是瓜果盘盏,什么绣花高饤八果垒、乐仙干果子叉袋儿、十

二品雕花蜜煎、十二道砌香咸酸,都是时新精巧的鲜干果子,平日里家宴时也有,不过应景儿。随后,皇帝赏赐给众人许多珍宝古玩,姑爷爷带着秦府众人叩拜谢赏,又献上从西域寻来的十二颗夜明珠,还有姑爷爷亲笔为皇帝书写的颂词书轴,姑爷爷的字可好得不得了,表哥、姑父的字都不能比,

皇帝再落座后,便是第二巡款待,八盘切时果、十二品时新果子,而后是十二味珑缠果子,再送上美味的十味脯腊。这些,也不过才是预热,正式的御筵还没开始呢。我不耐烦,开始东张西望,眼神恰好与准平郡王对上,他微微一笑,会意似的,表示和我一样,对这些繁文缛节不耐。而恩平郡王却无所顾忌,大声把果核吐在地下,我发现皇上眉头皱了一下,就那么一下而已,我看到了,准平郡王也看到了,他又是对着我微微一笑。

正是花红柳绿好时节,扑面不寒杨柳风。榭庭内,燕语莺啼,鬓花如霞,这人间的好景象,让人不饮而醉。

正式的御筵开始了。侍女穿梭不息地端上来下酒十五盏三十品菜肴:花炊鹌子、羊舌签、螃蟹清羹、虾橙脍……十五盏外,另安排了插食八品、劝酒果子十道、劝酒十味。怕是天下的山珍海味都搜到此来了,可是,皇帝能吃多少呢?

水阁外,搭建了一个戏台,红绸绿缎装扮得分外喜庆。酒宴进行间,不但有乐舞伴奏,还有从民间请来的歌舞、杂剧班。皇帝爱看这个,我也爱看这个,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招式曲调,拙朴间透出纯真,俗俚里溢着新鲜。

寿椿、喜松上场了,我坐直了身体——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演杂剧的,插科打诨,最能逗人笑。我和表哥曾偷偷到天门街找他们,看他们表演,还特意绕到后台找到他们学了几招。

今天,他们唱的是《御风行》,只见那寿椿坐在戏台中间的太师 椅上,摇头晃脑地唱,正看得入神,突然,寿椿头发上的簪环跌落在 地,喜松捡起来,问 这是什么环?寿椿朗声答:此乃二圣还。听到 此,众人都大惊,喜松又问:你坐太师椅,为什么把二圣环丢在脑后?顿时全场鸦雀无声,皇帝面无表情,两个郡王却是表现各异,准平郡王有刹那间的震惊,随后,他那一直带着戏谑微笑的面孔变得庄重起来,而恩平郡王一直都是一副蠢样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仿佛摸不清状况。事发突然,姑爷爷有点惊慌,姑太太向他使了个眼色,只见姑爷爷站起来,带着姑父和表哥给皇上敬酒,稽首行礼,三呼万岁。就在皇上视线被遮挡的错眼间,台上的寿椿、喜松不见了,乐声又起。一切,都仿佛不曾发生过。依旧是君臣同欢,天下太平。

皇帝的礼仪鼓吹,又如早上流入秦府的水流一样,从秦府流了出去。天色已近黄昏,光华耀眼的一切都黯淡了,姑爷爷的脸色变得好难看。家里人都惶惶恐恐,没人敢大声说话。抽个空子,我悄悄问表哥,寿椿、喜松哪里去了,他们唱的二圣是指两位被金兵掠去的先帝吗?表哥连连摇头,让我不要问了。

我让珠儿去打听,她是秦府的家生丫鬟,府里的上下都熟。她的哥哥就是跟姑爷爷的随从,她回来说,寿椿、喜松当时就被抓入相府私设的大牢,估计凶多吉少。

相府花园的角落里,有一所偏院,我一直以为是花匠园丁住的,原来是个水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以为秦府是花团锦簇的天上人间,没有想到,也会有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

寿椿、喜松泡在水牢里,瑟瑟发抖。我想救他们,但是,我没有钥匙。他们被锁链锁在水牢的木桩里。

寿椿、喜松喘息着告诉我。当时,他们在台上出语讥讽皇帝和相爷,是出于激愤。他们都是北方人,逃难到临安,家中老少都被金兵杀光了。今天看到皇帝临幸秦府,盛极一时,奢靡之极。不由想起当年二圣和三千多个臣子、妃嫔、帝姬、民女,这些人被掠去北方,天寒地冻,无衣穿,无米吃,大半人冻死饿死,女子则被奸淫,有的自杀,有的被杀,惨不忍睹。最后,先皇已经死在五国城,赵恒也命悬一线。如今,金兵在淮河边虎视眈眈,而这边厢,却歌舞升平,穷奢

极侈,竟不知道天下还有百姓之苦,亡国之忧。

听他们言,让我震惊,外面的战乱我是知道的,但这些年的锦衣 玉食,我以为世人都已经和我们一样,衣食无忧。

珠儿的哥哥催我们离去,若是被人发现,他就没命了。

于是,我们匆匆离去。

第二天晚上,我们再去的时候,水牢里已经空了。看守的人悄 声告诉我们,两个戏子死了!

黑夜里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

秦府的园子里,永远是和风睦雨。隔着那虎皮山墙,外面,是怎么样的世界呢?

糠胏湖

表哥终于答应带我去游西湖了。

临安地界,春日游湖是习俗。姑爷爷、姑太太都答应了,只是吩咐多让几个家人跟着。我可不要这样的玩法,那样的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般的,有什么意思呢?

表哥被我缠得无奈,只问我想要怎么样。我说要我要扮成书生的样子和他一起游山玩水。表哥起初不敢答应,怕是大人知道了要挨训,架不住我死缠烂打,勉勉强强答应了。

我自己装扮成一个青年公子模样,珠儿、玉儿看了都羡慕,她们岂有不爱玩的?立刻也打扮了,变成两个伶俐的书童。表哥虽连连摇头,也拿我们没办法,况且,这样出门,他到底省些心。于是,他也只带了两个人,福儿、禄儿,一行人悄悄出了秦府,出了大门,我们一个个就如放飞的鸟儿一样。

往年也曾游湖的,秦府上下,随从如云,但只是坐在画舫里,近

看水远看景而已,哪里有今天这般尽兴?一路行来,西湖正如天堂,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我们折苏堤柳,赏湖畔花,最喜的是沿湖商贩云集,卖吃食的,卖头花的,卖玩意的,秦府大院里,何时见过这等热闹?与我们一样装束的读书人也多,成群结队的,游山玩水。

在普安寺喝茶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群青年人。其间有个瘦小的,非常活泼,又爱热闹,言语间,便和我们混熟了,他说他叫郭世模,他们是从建康来的,他的同伴中,有一人白衣胜雪,容貌俊朗,小郭介绍说,那是他的好友张孝祥。

听到这个名字,我和表哥交换了一下眼神——张孝祥,是芜湖的张孝祥吗?张公子点头,他们家在芜湖,来建康在同乡蔡清宇处读书。他们请教我们的姓名,我说我姓曹,我刚要向他们介绍表哥,表哥用话头拦住了我,他微笑着说,他是我的哥哥。虽然不解表哥的用意,但我想,也许是表哥不爱张扬,若是让别人知道他是当今丞相秦桧的孙子,语言行动多有不便。

今天真是巧遇,这几个人都是极清雅有才。

茶馆的窗台上,有先行者丢下的玉钗半股,青蚨一文,几个人以此做词为戏,郭世模跑过来请我们也参加,这么好玩的事情,我早就跃跃欲试了。而表哥,眼睛里也闪着光,他虽然少年老成,在家中被拘束惯了,但骨子里毕竟还是性情中人。

张公子自告奋勇要当评判,为众人考之。一碗茶的功夫,各人都做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位王公子名明清的胜出,张孝祥边誊写边吟道"凄凉宝钗初分际,愁绝清光欲破时",我看了看他写的字,笔走龙蛇,隽永有力,自成一格,居然,比我的姑爷爷还要胜出几分,我递给表哥看,他也很吃惊。世人都传他的词名,没想到,字也写得那么好。

众人坐观湖景,意犹未尽。相约雇船游湖,表哥意欲告辞,他连连给我递眼色,我装着看不见,而珠儿她们早就上了船。湖阔风清,

那一派春日和煦,让人心旷神怡。这样的时候,怎么能没有酒呢?他们自然也都想得到,船家早就备下了上好的清酒,虽不能和相府的酒相比,却也清冽可口。

春意暖暖,我们让船泊在湖中央。船家送上了一碟清蒸鲫鱼、一碗螺蛳、一碗莼菜汤,船虽小,却有一艄舱,内置锅灶。鱼、螺蛳之类的材料皆是以网袋悬于水中,保其鲜活,随吃随取。至于莼菜,只需俯首,便能在湖中采得。鱼在湖中早已吐净腹中泥沙,丝毫觉不出土腥气。抹上点盐,简单地清蒸,只放几缕青葱,鱼肉清甜,有种掩饰不住的青媚。螺蛳浓油重酱烧出来,肉吮出来,只有指甲盖般大小。珠儿要帮我挑出肉来,我没让,自己吮出来的才有意趣。在相府,我们何尝吃过这样的食物?

那场酒,我们喝得好尽兴。连持重的表哥也连饮了几盅。郭世模嚷嚷着,说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几个人有缘,干脆拜了把兄弟。几个人微醺之下,就在船头论了年齿,张孝祥为大,是我们的大哥。大哥!这感觉真好。

终于,他们说起了我想听到的。饮酒间,张公子他们说起了国事,他们说韩世忠将军病死家中,夫人梁红玉年前也死了。当年夫妇二人大战黄天荡,把金兀术拦在了江北。岳飞岳元帅早就被秦桧害死在风波亭,现今连韩将军也走了,朝廷上下,一心抗金的就剩下张浚张大人了......

听到他们说到姑爷爷,我目瞪口呆,想要分辩,却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看看表哥,他好像没听见一样,只看着湖水。我的神情想必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张公子说,怎么,曹公子,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吗?我恍惚地摇头,我在家何曾听说过这个。也许,是我们恍惚的神情,或者,是沉重的话题,欢天喜地的一群人,突然就静下来了。唯有碧绿的湖水荡漾依旧,船娘的摇橹声欸乃依旧。

与张孝祥、郭世模一行人分手,我和表哥一路无言回府,路上, 我问表哥,他们,说的是真的吗?表哥难得地对我大声说话,他说, 非儿,外人说什么你也信?我可不怕他,又转身问珠儿、福儿他们:你们,听说过什么吗?珠儿他们惶恐地摇头,他们的神情告诉我,他们一定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

表哥想了想,开口道,非儿,你知道当年我爷爷是怎么被掳到金国去的吗?我摇头。在相府,从来没人提过金国之事。

表哥接着说,你听我念一段申状: 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令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

我疑惑,这是姑爷爷写的?如此慷慨激昂的申状会是姑爷爷写的?那么寿椿、喜松他们说的是假的?那么张孝祥、郭世模他们说的是假的?那么张孝祥、郭世模他们说的也是假的?寿椿、喜松是死了,我真想去问问张孝祥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想知道真相。

表哥见我不语,以为说服了我。他说,姑爷爷本是政和五年的状元,词学兼茂,才华卓绝。靖康元年的时候,金兵围攻汴京,要求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当时的宰相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一致认为可以割让。姑爷爷却上疏反对,第二年,二帝被俘,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帝,这个申状就是这种情形下写的。表哥像是终于给自己找回了什么,很是骄傲,他说,爷爷反对立张邦昌,要求仍旧在姓赵的当中选一人为帝。当时的朝野上下,谁不赞他是忠臣?金兵的大帅黏罕看到状纸怒火中烧,把爷爷抓到了金营,一同掳往燕京……

那么.后来呢?

表哥顿时语塞。他想了想,接着说,后来,后来,我爷爷辗转几年,杀掉看守金兵后带着奶奶逃回宋国.....

金营戒备森严,金兵如狼似虎。姑爷爷一介书生,带着姑太太一个女流,如何能杀死金兵,从那么遥远的地方逃回来呢?

表哥自然不会说谎,但,为什么姑爷爷从金国回来判若两人呢?在金国的那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瀝惊梦

金榜贴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状元必是表哥。所以,相府搭起了彩幕,状元进士们簪红花骑骏马游街的时候,好观看他们的神采。这条街上,许多官宦商贾人家都搭起了彩幕,有的还借此为未嫁的女儿择婿,这是当朝的习俗。我们都坐在彩幕里,姑姑笑着和我打趣,要我在里面挑个好夫君,我羞红了脸,众人却都笑了。

行进的人流过来了,前面是踩高跷的,打连响的,摇莲花船的,本朝状元郎高头大马骑在前面,不是表哥秦埙,而是,张孝祥,那天和我们一起游湖的张孝祥,只见他身穿皇帝御赐的绿襕袍、内衬黄衬衣,簇拥着他的,正是郭世模、王世清等人。我看到,张孝祥和表哥两人在行列中互不言语,他们仿佛是陌生人。我忽然想到,西湖一别,他们再在礼部期集所相见,逐鹿考场,会是怎么样的心情呢?尤其是表哥,他还隐瞒了他的身份,丞相秦桧之孙的身份。

而相府的人都目瞪口呆。

本来,表哥中状元,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礼部考试后的那夜,有人翻墙进入相府,引起一阵骚动。家丁抓住那人一看,原来是吏部郎中沈虚中派来报信的——虚惊一场。表哥秦埙在考试中被主考官魏师逊、汤思退等人取为第一,如今只待皇上廷试。姑爷爷得知这个消息,拈须微笑不语,秦府上下都喜气洋洋的,那小吏得了些赏赐,跛着脚欢天喜地走了。

我不知道是该为表哥高兴,还是为表哥难过。表哥取第一,当然是件高兴的事情,至于为什么难过,我没有告诉表哥。礼部考试之前,姑爷爷请了汤思退来相府,自己却上朝去了。临走前,让福儿在客堂的桌上放了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表哥写的。汤大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百无聊赖之时,他拿起了这篇文章......然而过了两天,汤思退被任命为主考官,考试的题目正是表哥所写的那篇。



摇摇这些 都是我听福儿说的。但是 金榜题名时 高中状元的却是 张孝祥 秦埙表哥中的是第三。这是怎么回事情?

张公子看不见彩幕里的我,珠儿和玉儿却都认出他来了。看得出,两个丫头很兴奋,她们贴着我的耳朵,和我说:小姐,你看这个张状元怎么样?本想板起脸教训一下这两个调皮的丫头,但姑太太、姑姑都在,她们的脸色如挂了霜一下,我示意珠儿她们安静,她们察觉到气氛不对,立刻噤了声。

看得出,这个结果对姑爷爷、姑奶奶的打击是致命的,姑父姑姑的沮丧还在其次,不久,姑爷爷就病倒了。这么些年,他和皇上是最佳拍档,他说的,皇帝言听计从。而现在,皇帝不干了,硬生生地夺了他孙子的状元,这岂止是夺了状元那么简单?这是个信号,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但这个结果对于表哥来说,简直是如释重负。

表哥和我说了那天廷试的情形。

张孝祥在礼部考试时看到表哥,本来很高兴。但自他知道表哥姓秦,是秦桧的孙子时,非常诧异。表哥有心解释,又没有机会。那天廷试时,皇上取了张孝祥为第一,说他策书词俱佳。在金銮殿献谢恩诗的时候,张孝祥只和表哥作了一揖,一言不发。

本来姑爷爷对廷试的结果就有着无名之火,再看到新科状元居然如此桀骜傲不驯,又气又恨。当着皇帝面,又不好发作,只说,天下好事都给张孝祥一家占尽了,对着丞相的冷嘲热讽。张孝祥倒是不卑不亢,回答颇为得体。皇帝居然不顾秦家三代的感觉,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

这对姑爷爷来说,是怎样的一个耻辱啊。而这个张孝祥,吃了豹子胆,刚被取了状元,就上书为岳飞平反,他上书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下。"

皇上竟然没有治他的罪。

一筹莫展。我想, 姑爷爷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一切都往他预计的相反方向而去。可是, 后面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与我有关的, 居然与我有关, 谁能想得到。表哥, 实在是乱了分寸才和我说的。

就在状元上朝叩谢皇帝,拜见大臣的时候,我的父亲上前对张孝祥说,愿把女儿许配给他。而张孝祥掉头他顾,像是没听见。朝廷上下,谁不知道我是秦丞相儿媳的亲侄女,从小在秦府长大。拒绝我的父亲,就等于拒绝丞相。我的姑爷爷秦相爷,我的父亲曹大人,何曾被人这样拒绝过?

而皇上,居然也装着一副什么都没看见的样子。按理,他可以 钦点状元,也可以御赐婚姻。

表哥说,我没想到,舅舅会当着那么多人提亲。幸好,张孝祥没有……没有听见。否则……

表哥把话咽下去了。我静静地看着表哥,他后面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我想象着,张孝祥在朝廷上的举止。我并没有因为被拒绝而感到羞辱,相反,我敬重这样有骨气的人。后来,我才缓过神来。一向沉稳的表哥,为什么那么激动呢?

表哥望着我,眼睛里有我过去看到过的那种迷茫。他说:非儿,这张孝祥一定不会轻易臣服的,他是个有主见的人。但是,你知道,我爷爷也是不会罢休的。结果有两个,要么是张孝祥向舅舅赔礼,要么就是张孝祥从此不得翻身。爷爷不会放过他的。

我想,我是喜欢张孝祥的,但我宁可他拒绝我的父亲提亲,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实上,他不知道我,那个同湖泛舟的曹公子就是曹泳大人家的小姐,被他拒绝的曹家千金。

相府,表面看来依旧平静,但相府外,风云突起。

鎥浮舟

本来,这些事情是传不到深闺院里的。但是,事情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连相府的下人都议论纷纷。珠儿说,病中的姑爷爷依旧可以掌控朝廷局面。五十三个朝廷重臣因谋反罪被下狱,其中就有状元张孝祥的父亲。连街头巷尾的百姓都知道,这是老相爷在铲除异己,为自己的子孙荡平以后的道路。这一切,皇帝都听之任之,皇帝究竟想怎么样?

珠儿经常有意无意打听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那天,珠儿回来说,下一步,姑爷爷还要抓一批人,其中就有本科状元张孝祥。

西湖泛舟,他在船头微微笑着,衣袂飘飘......

金銮殿上,他在庭上从容应答,神采飞扬......

这样的景象经常入我的梦里,虽然只见过他两面,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个可信赖的好人。他为岳飞上书的那些话,掷地有声,连我这样养在深闺里的人,都听出其中的激愤之心。我们是结拜的兄弟,我们应该救他。

而陷害他的人,却是我们的亲人。表哥的爷爷,我姑姑的公公, 我叫他姑爷爷,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我该怎么办呢?

姑爷爷病重的这些天,相府有一种古怪的气氛,是盛夏里风暴欲来时的燠热,阴郁的黑暗中跳跃着躁动。

大理寺已经将张祁一行的案卷送呈,现在就等着姑爷爷签押。 我日日在相府里打转,无计可施。

我去找表哥商量,我想和他一起去救张孝祥,去阻止这一切,姑爷爷做错的,我们应该弥补。表哥很吃惊,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他能违背爷爷的意志,在爷爷面前,他,甚至他的父亲,都如大树下的两根草,永远在树影的遮蔽之下,没有伸展的机会。

表哥在我的注视之下,低下了头。他说,他可以求奶奶,将签押

往后推,爷爷现在病入膏肓,一时之间还顾不上。但这是权宜之计。 要救张孝祥,除非是皇宫里的人。我在内心深处叹息了一声:埙哥 也是个可怜的人。

埙哥不知道怎么求的姑奶奶,果然,涨祁的案卷一直没有签押, 命,暂时保住了,但是仍然是危如累卵。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机会竟然来了。

当今吴皇后圣诞,朝廷官员的命妇小姐,有许多都被请入皇宫恭贺,而我的名字,也在被邀的御帖之内。

这是我第一次进皇宫,我惊奇地发现,皇宫的设施格局,居然与相府相同。不,是我说反了,皇宫建在前,相府建在后,是相府的和皇宫相同。我想起皇帝亲幸秦府的情形,不由倒抽一口冷气,皇帝看到比皇宫还要堂皇的秦府,会怎么想?姑爷爷能想到色不逼上,怎么没想到府邸也可以逼上的吗?也许,他没想到,皇帝对他如此隆恩,竟然会两次临幸秦府。事后想来,也许,是皇帝听到了相府是北内的传闻,那次来,就是探虚实的。他一定看到了,相府的布局与皇宫一致,而且,苑林建筑的精美已超过大内。

与皇帝临幸秦府时的心境相比,我已经多了几分苍凉。这边越是热闹非凡,我越是想起喜松他们那凄惶的脸,悲愤的脸。

我默默坐在花荫下,看远处的丝竹管弦热闹非凡。

身边,有个人走过来了。竟然是准平郡王赵昚。他微笑着,我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这样一个王爷,他比表哥多几分硬朗,比张孝祥又多几分冷峻。对于他,我不讨厌。而且,与他眼色相对时,我想,我们还是有几分是相通的,这相通的是什么呢?

郡王说,曹姑娘,那日游湖很是尽兴吧?我悚然一惊。他淡淡一笑,曹姑娘,若你真是男儿,我们也可以结拜成兄弟的,我觉得我们很投缘。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知我们游湖的情景的,但,我不喜欢这种

被窥探的感觉。他,也察觉到了。他说,那日,我刚好也去游湖,在船上无意中看到的。他顿了一下,说,谁让你叫我过目不忘的呢?你扮成男装倒是更好看了。这话太轻薄了。我站起来,想离开。

郡王走过来,拦在我的前面,曹姑娘,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 我知道,你不同一般人家的小姐,我相信……他思忖了片刻,仿佛是 在想一个适合的词,唔,我相信你是有些见识的。那日看到你们兄 妹和张孝祥他们结拜,我羡慕得紧。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若是能结识江湖上的英雄豪杰,大家做个异性兄弟,该有多好?我们身在君 王之家,别人都看着我们荣华富贵,哪里知道,我们这些贵胄皇族家的烦忧?我们,能有几个真心的朋友呢?

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我抬头看看他,他是诚恳的。我已经算是异想天开的,他竟然比我还离谱。

他想起了什么似的 ,突然嘴角往上牵了一下 ,做了个笑的表情 ,他说 :曹小姐 ,你的义兄真有意思。我看了他一眼 :你想说什么?他呵呵一笑 :唔 ,有人在父皇面前说 ,那个状元张孝祥" 嗜酒好色 ,不修 细行",似乎颇有些风流韵事落在旁人眼里。父皇钦点他状元后 ,在 金銮殿上 ,父皇问他这话有还是无 ,他居然承认了 ,说 ,臣滥 ,诚有 之。倒是坦坦荡荡。

那.皇帝怎么说?

父皇喜他坦诚,不谄媚,倒被他逗乐了。

王爷, 听说张孝祥的父亲已经被抓入大牢, 他自己也将有牢狱之灾, 这消息确切吗?

郡王沉默不语,那就是默认了。

如果,有机会,你会帮他吗?

郡王抬抬眉毛,似有深意地问,老相爷病情怎么样了?

我摇头。他迟疑了一会,说,曹姑娘,若是方便,近段时间,你最好能回自己家去住。

说话间,有人向这边走了过来。我疑惑地望着郡王的眼睛,不

解他的意思,他有些急切,说,其实,今天我特意过来找你,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记住,你父亲接你回去,你不要拒绝。

遞湯堤

后来,我在淮河看到过溃堤的情景。乌云密布,天低得要压到 头顶。突然,堤坝破了一个口子,白花花的巨浪,从天而降,摧枯拉 朽般的,哗的一声,就把一切都冲到天到尽头。什么都荡然无存了。

姑爷爷死了。病死的。秦府就像被溃堤的大水冲过一样。一 切都没了。

姑爷爷临死前,曾对皇帝说,他想让我的姑父接替他的位置,做丞相。皇帝冷漠地说,这,不是你该操的心。姑爷爷听了这话,眼睛往上一翻,就晕过去了。他知道,一切都完了。本来,他以为哪怕天下人都欲食其肉寝其皮,但只要皇帝和他在一边,他就不怕。而现在,他要倒下了,皇帝却闪开了。姑爷爷的病情日益加重,在他昏睡的时候,经常被噩梦惊醒,他说,有无数的冤魂缠着他,向他索命、

对于姑爷爷,皇帝后来有句话:初见喜,后见亲,终见畏。姑爷爷死后,皇帝曾经对人云,从此,再也不用带匕首上朝了。能让皇帝畏惧是什么结果?可惜,这些姑爷爷都不知道了。本来,他是想让秦家的荣华富贵从此传下去,但,这不过是痴人说梦。

他是死了。即使死前有些失落,也算善终。虽然,最后被掘坟鞭尸,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像的面前,都是他死后的事情了。而他的儿孙们,从此,流离失所。表哥说,这是秦家罪有应得。

树倒猢狲散,走出了秦府,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些年的锦衣玉食,是多么大的罪过。而临安的繁华,也是难民的累累白骨堆起来的。

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欣慰。姑爷爷死后,张孝祥的父亲被放了出来。除了舅舅魏良臣密奏,准平郡王赵昚也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了情。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

姑爷爷死之前,父亲的确来接过我。但是,我没有听从郡王的建议,虽然,我已经对姑爷爷的所作所为困惑不解,但,我在相府长大,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尤其是离开姑姑和表哥。

那天,父亲来探姑爷爷的病,此时的姑爷爷,已经昏厥几次,人事不知了。送父亲出去的时候,他悄声对我说:你姑姑家有病人,正乱着,不如,近日我遣人接你回家去住吧?

我诧异,怎么一切都在郡王的预料之中?父亲依旧在说。 非儿,你也渐渐大了。为父正在为你寻个般配的人家。

听父亲说到这个,我想起父亲在朝廷上向张孝祥提亲时的丑态,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见我默然,父亲继续说:非儿,准平郡王已经遣人来说亲,说要纳你为王妃。这个时候,人人避我们不及,他却有此意,可见真心。父亲说到这里,竟然笑了起来,他很得意,他说,听恩平郡王身边的人说,恩平郡王也有此意,但依我看,还是准平郡王可靠些。

我停下脚步,看着父亲,一字一顿地对他说:我,不,愿,意。父亲睁大了眼睛,我知道他想训斥我:不知道死活的东西。但他不敢,我久在秦家,他已经习惯于服从秦家的任何人,包括我,他的女儿,我不知道,在他心中,我还是他的女儿吗?眼看,秦家的大树要倒了,他要找另一棵。

然而,父亲的轿子没有接走我,我还是回到了曹家。

表哥要我回去,姑姑也要我回去,他们几乎是绝情地要赶我走,他们说,姑爷爷死了,他们已经无力无心负担我了。我知道,是他们预知到未来的险境,要将无辜的我放生。

我是夜里离开相府的。我本不愿走,但姑姑亲自带人给我收拾

的包袱 轿子也已经准备好了,就停在院子里。看着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我的泪止不住地流。姑姑也哭了,表哥的眼里也含着泪。姑姑说,非儿,听姑姑的话,回去吧。你若是能安定下来,姑姑这里有什么变故,外面还有个打探传话的人,还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姑姑的话打动了我,我哽咽不能止,珠儿、玉儿她们都在垂泪。姑姑说:非儿,不要难过,从岳元帅惨死风波亭我就知道,这把剑迟早要落下来的,迟早而已,秦家作的孽太多了。

上轿子之前,我回首看了一下姑姑,只几日的工夫,她就如被烈日晒枯的草藤,失去了往日的润泽与水分,她站在门边,挥手目送我离去。我不知道,这竟是我与姑姑见的最后一面。

獾焲奔

我们是被半夜的躁动惊醒的。那是我回家的第三天。

珠儿、玉儿是和我一起回来的。她们听到前院的脚步声、嘈杂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得浑身打战。我摸起床边挂着的云霄剑,打开房门冲了出去。

曹府的人几乎全都出来了,他们拥在前院的大门口,我的父亲站在中间,他面对的是大门外站着三个衣衫不整的人,待看清楚他们的脸,我大吃一惊,他们是我的表哥秦埙、还有福儿、禄儿。

我正要冲过去,然而,我的父亲却一把抓住了我,他厉声说:哪去?父亲命家丁,快把小姐带回房间去。我大叫,不!我看着表哥,表哥也看着我,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凄厉、绝望。我甩开家丁,冲到表哥的面前,埙哥,你们怎么了?姑姑呢?她在哪里?表哥语不成句,在他断断续续的话里,我们才知道,朝廷已经下令封了相府,抄家捉人。姑父和姑太太在押监的车上,被愤怒的百姓乱石砸死。姑姑和家中所有女眷都要充公为奴,姑姑趁人不备,一头扎进了井里,而表

哥和福儿、禄儿是从后院围墙里逃出来的。

我父亲的声音发颤:你到这里来,我们也救不了你,你快走吧! 表哥说:舅舅,我不是到这里来躲避的,这里能躲得住吗?我是来送信的,你们准备准备快逃吧!

我回首对父亲说:爹,我们和埙哥一起走吧,姑爷爷做的事情,哪样你没有份?你也躲不掉的。

父亲的眼光投向我,竟然充满了祈求,他说:非儿,现在只有你可以救曹家了。我已经答应了准平郡王,不日,他就会接你进王府。

表哥一下子变得很焦灼。他说,舅舅,你有问过表妹自己愿意吗?现在秦家已经被抄,曹家命运叵测,你把妹妹送到王府,就是羊入虎口啊!王爷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坐得稳王位。

父亲脸色变了:我不需要你教训。你快走吧!若不是念着我的妹妹,我就,我就把你送官。

表哥竟然笑了,他说,对,舅舅,快让人把我抓起来吧!我以为表哥被气疯了。然而,他却是认真的。他继续说,舅舅,你把我送入官府,也算戴罪立功,与秦家扯开干系,也许,可以保全曹家了。

父亲愣住了,一丝羞愧在浮现在他的脸上。我也愣住了,我没想到,一向胆怯的表哥,也有这样舍命的时候。

父亲说 埙儿 你真的愿意为曹家牺牲?

表哥郑重点头。

怎么能让表哥白白送命?我赶紧上前对父亲说:爹,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即使,你把表哥送到官府,躲过了这一关,也难保以后。姑爷爷的下场你看不到吗?当初,那些丧尽天良的事情难道是姑爷爷一人做的吗?况且,你把亲外甥送官府,也要被世人唾弃,还会有人相信你吗?爹,你和姑爷爷当初就错了,不能一错再错了。如今,只有散尽钱财,给曹家赎罪,从此隐身江湖,也许,也许还能安度余生。

父亲回头,看看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犹豫了。他说,你们走

吧!我,一切皆听天命。

驟隐居

一去经年。

山中的岁月静谧、安宁。朝看霞映蓝天,暮观日落青岭。过去的浮华,曾经的惊变,都像一场梦。我以为我们能这样过一辈子。

我们隐身的地方是道观,临川的女贞观。这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道观,我们没来之前,这里已经废弃了,蛛网挂满了屋角房梁,我们选中这里,一是因为这里的隐蔽,山野之中,能看到人烟的,只有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二是因为我们实在太累了,我们逃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

为了掩人耳目,住在道观的我扮成道姑,从此,我姓陈,名妙常。 和我在一起的只有珠儿,玉儿没有和我一起出来,她和她的家人留在了曹府,现在生死难测。表哥他们若是住在道观里多有不便,而且引人注意。于是,表哥在道观山下的潘家村办了个私塾,我们对村民说,我们是亲戚,逃避战火来到此地。

虽然偏僻,有些消息还是渐渐地传到这里。

我父亲,到底没有逃过去,他被收监,曹家也被抄家充宫。接着,皇太后韦氏驾崩,赵构禅位于改名为赵瑗的准平郡王,自称太上皇 移驾德寿宫。德寿宫,就是秦府。赵瑗上位之初,就给岳飞平了反。

秦府,相府,后来成了德寿宫。高宗太上皇,在里面颐养天年。虽然当时我不知道,姑爷爷当年是如何辱费尽心机,让皇帝坐稳了半壁江山,为自己、为儿孙建了这个豪华的金巢,如今,安然享受的人,却是皇帝,后来的太上皇。这真是讽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的性命,不是吗?

而这一切,对于表哥来说,都是烈火烧过的金箔,风一吹过,灰飞烟灭。

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面对着这些变故,我和表哥都很漠然,也只能漠然。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事情知道也没有用。我们宛如大海里的两滴水,只能随波逐流,命运把我们抛在哪里,就停留在哪里。但是,命运没有放过我们。

战火渐渐远去了,女贞观下的山道日趋繁杂,经常有商客车马从此路过,有的,会停车在这里打尖休息,喝口水。渐渐地,女贞观里有个美貌道姑,潘家村有个博学先生的名声就传出去了,经常有人慕名而来,只为看我,还有的,来找表哥求教。这里不再是合适的静养之所了,我和表哥商量着,准备离去,还没等我们成行,观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张孝祥。

他是轻车简从来的,和他一起来的只有郭世模和左鄯。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月上树梢。那晚,我正在月下弹着《平沙落雁》,他们在院外听了很久。珠儿听到叩门声,本不想开,然而他说,他是临川知府,上任途中,途经这里。珠儿这才打开门,门外站着的竟然是张孝祥,珠儿很吃惊,她是见过他的。两次,一次在西湖上,一次在彩幕里。而张孝祥却不认识她。他见到我的刹那间,有点吃惊。他说,我怎么见你这么面熟?而我,见到他也愣住了,世间,竟有这般的巧合?

我轻轻唤了一声:张大哥。还是郭世模眼尖,他大叫一声:曹公子?我点头。看得出,他们都很吃惊。

你怎么成了道姑,又流落到此地?

这期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和他们解释清楚。我只说了一句:我是曹泳的女儿。

只这轻轻地一句,就如一声霹雳,他们都惊呆了。张孝祥睁大

了眼睛:原来你就是曹家的千金。我点头。他们都沉默了。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们是罪臣的后代。但,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有的选择吗?

孝祥说,金殿廷试,我见到了秦埙,我一直疑惑跟他一起游湖的人是谁。

我很难开口,但我不能不说,我感觉,这些话粘在我的口舌间,我很难把它们吐出来:父辈做的我们并不知晓,况且,他们已经受到了惩罚。

郭世模先打破了沉默,他说,曹……曹小姐,你是女流之辈,生在深闺之中,我们相信你是不知情的。但秦埙不同,他九岁就被授予三品官位,至今,还是官府缉拿的要犯。你知道秦家害死了多少人吗?我的全家都被秦桧灭门。

那不是我表哥做的 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

父债子还,他爷爷,他父亲所做的,他必要承担。

.

我不知道,我们在争辩的时候,表哥就在院外。

张孝祥制止了郭世模,他一直是冷静的,他说:曹小姐,我们此番来,是有人报告了官府,女贞观下村里的私塾先生,是秦党的余孽,我想,不久,官府就会来抓他的,你也脱不了干系。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不行,我要和表哥一起走。

这个时候,观门开了,表哥走了进来。一见他,郭世模眼睛里简直要喷出火来,但表哥没有看他。他直接走向张孝祥:

我们曾经结拜过兄弟的 是不是?

那是因为你欺骗了我们。

不是,那只是隐瞒,我说我是她的哥哥。我,的确是她的哥哥。 现在,我能把我的妹妹托付给你吗?

你要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呢?我们秦家罪孽深重,逃到哪里都不能心安。现在,你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也是非儿愿意跟随的。

表哥……我欲阻止表哥说下去。他却向我摆摆手,继续和孝祥说:张兄,虽然我不配做你的兄弟,但是我还是要叫你一声大哥,我多希望,我不是生在秦家。

表哥又向我转过身去:非儿,你要听话,跟着大哥一起离开这里,好好活着。

表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剑,在我们还没反应过来,锋利的刀刃已经抹开了他的脖颈,鲜血一下子飙了出来.....

總胍光

从女贞观出来,我们跟随孝祥四处漂泊。本来,孝祥准备送我和珠儿到一个乡下去隐居,但我不愿意。现在,我是断线的风筝,飞到哪算哪,人来世上一遭,我不想无声无息地老死,我想四处去走走,去看看。

这几年,我与孝祥在一起,他向人介绍,我是他的妹妹。是的, 我是他的妹妹。从西湖结拜的那天开始,我们就是兄妹。

乾道二年,中秋前夜,我们过洞庭。

洞庭湖,青草湖,它们连在一起,像一柄两面对开的圆镜。我们坐在小舟上,如一片树叶,在碧波中轻漾。三万顷的水面,在月光下,像是白玉砌成的世界。万籁俱寂,天水清莹。

环顾舟上,当年结拜共游西湖的,只剩下我和孝祥,还有王明清兄弟。此时,郭世模已经出家;左鄯被遣回原籍,至今无影无踪;表哥自刎而死......

但这一切都远去了,是的,远去了。我得到了宁静,至少是在这一夜。

这种澄澈宁静的感受妙不可言,我想孝祥的感觉和我一样的。 他仰卧在船头,吟出一首"念奴娇",在我看来;过洞庭"是一块玉, 一块可以流传千古的美玉:

>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 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短发萧疏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 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船上,有孝祥哥的随从,孝祥让每个人都斟上酒,大家一起开怀畅饮,他说,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来,大家喝!

无论怎样放肆地大声喧哗,在这水天如银的晶莹世界里,都化而无形、化而无声。

我在船尾 默默地看着他们。孝祥的这首词,博得一片叫好声。这里面有奉承的声音,也有由衷地钦佩。孝祥有点醉了,他得意地问。这首,比苏东坡的怎么样?随从们自然凑趣,有的说:张大人的"过东坡"可不是浪得虚名。有的说:这首词肯定流传千古。孝祥哈哈一笑,道,再给我质证,也许,我真的能及得上苏学士。

我在心里微笑了,孝祥还是自省的。在我看来,孝祥的人品、胸襟、才学、词风,都与苏轼有着相似之处,如果再给孝祥,同年,他的成就会怎么样呢?

其实,那时候,孝祥的诗词已经在各地流传了,还有他的书法。

那年,孝祥与陆游相约京口。陆游,就是和表哥一同考试的那位才子。虽然落第不仕,但他与孝祥一直有着书信联系,诗词唱和,可谓惺惺相惜。席间,陆游说到,在他所到的地方,无家不挂着孝祥的书法条幅横轴 私塾学童都会吟诵他的诗词。孝祥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此时,歌伎正唱到"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孝祥摇头晃脑,帽翅簪花直颤,大家看他那样子,都乐不可支。我发现,有时候,做过几地州府官员的孝祥,还像个顽皮的大男孩。

天性的幽默与洒脱,只是孝祥的一个面,我所能看到的一个面。 有时候我在想,孝祥到底有多少面呢?我的妆饰盒里有一块未经雕琢的西域蓝宝石,那是我从小就带在身边的,是我母亲的遗物。这块宝石有许多面,在不同的光线下,闪耀着不同的光泽。

孝祥开始为我留意着周围的青年男子,他想找个合适的人家把我嫁出去,就像他当年给他妹妹法善找婆家一样。我有时候也疑惑,孝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朋友,知己好友除了身边的一干人,还有陆游、王士朋、虞允文、张栻、朱喜……

也许是因为他的生性豁达,又才华横溢吧?这让我想起表哥, 生在相府的表哥是孤独的,除了与我结伴,他何尝有过洒脱快乐的 时候?

但,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历了生死之变的我,早已经没有了过寻常日子的心境,这世道,也由不得人安静。而孝祥,也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在我遇到他之前,他的夫人时氏因水患死于荆州,他的恋人尚在浮山道观,孝祥没有和我说过这其间的曲折,但我知道,这过程,一定有着摧肝裂肺般的痛楚,这伤口何时能结痂?何时能愈合?我想起表哥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唯有孝祥,是我愿意追随的。知我者,表哥也。想到表哥,我总想到他那苍白的脸、绝望的脸,他拔出短剑,那飙出来的鲜血,在我面前漫开来,模糊了我的双眼,染红了我的世界.....

夜深了。舟上的诸人酒后都横七竖八地睡了。我和孝祥静静坐在船头,沐着湖风,浴着月光,孝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此去还乡,再也不出来做官了。我不知道如何劝慰他,只有沉默。他这样一个豪情万丈的人,突然就万念俱灰了。

准平郡王,不,是当今皇上赵瑗,登基之初,就有志收复失土之意。这才有了虞允文元帅的采石大捷。

这是最让孝祥振奋的事情,那时,我们在宣城,他是文官,就如他自己写的:小儒不得参戎事,剩赋新诗续雅歌。虽然无缘参战,但是他比亲临战场还兴奋。他一次一次和我说这个故事,仿佛他在现场。

那是绍兴三十一年冬天,虞允文率领建康诸军,和完颜亮在采石的江面上,展开殊死决战,宋军大获全胜。完颜亮发疯一样逼着手下继续攻击,结果激起兵变,被手下用绳子勒死了。

宋室南渡以来,一直都是唯唯诺诺地称臣,这一仗,多么让中原百姓扬眉吐气。

从得知采石大捷这个消息以后,孝祥一直处于一种狂喜的情绪之中,一个人,居然可以为一场他没有参与的战斗,如此亢奋。我也被他的兴奋和快乐感染着,兴奋和快乐!我多久没有这样快乐过了?孝祥做了一首《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恭贺虞允文。一时间,这首词在大江南北传开了,那些举人秀才,竟说这词可以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媲美。

小乔初嫁, 香囊未解, 勋业故优游。 赤壁矶头落照, 淝水桥边衰草, 渺渺乘风去, 我欲乘风去, 击楫誓中流。

多么痛快啊!别人说孝祥作词,无一句无出处,果真如此。这首词里,几乎句句都隐含着典故。

可现在,孝祥有了退隐之心。当初,孝祥的热情像势头正猛的火,他以为他的热情能点燃一切,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暴雨,一次又一次的狂风,火头越来越低,黯淡下去,只剩下黑红的火星,一闪一闪。

退隐的念头,是从张浚张大人北伐失败开始的。那一战,在符离集,宋军两将内讧,互不接应,结果大败,被迫再次和金国和议。那天,孝祥写了书信寄给二将,想让他们摒弃成见,合力抗金。我虽不懂这些事务,但我都能隐隐觉得他是徒劳的,他的苦心没人领会。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他的全身心都维系在这些战事、这些国事上?男人的心,和女人到底不同。

但是,最后一个浪头还是卷过来了,将那未燃尽的余火彻底浇灭了,连灰烬都没留。

张浚、孝祥一干人都遭到贬谪,分别之际,众将在张浚家聚会, 孝祥即席填了一首《六州歌头》:

> 长淮望断 ,关塞莽然平。 征尘暗 ,霜风劲 ,悄边声。

黯销凝。

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

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 ,匣中剑 ,空埃蠹 ,竟何成!

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

渺神京。

干羽方怀远 静烽燧 ,且休兵。 冠善使 ,纷驰骛 ,若为情! 闻道中原遗老 ,常南望、翠葆霓旌。 使行人到此 ,忠愤气填膺 ,有泪如倾。

张浚张大人听后,落泪不能自持,离席而去.....

就在隆兴二年,张浚在被贬的居所病死,而朝中的汤思退大人,也因疏于边防获罪,惊悸而死。主战和主和的两个主将,生前争斗了一辈子,同年赴死,这宿命,让孝祥嗟叹不已。现在他才知道,他的"先尽自治以为恢复"的方略,毫无施展的机会。岳飞、赵鼎、张浚、他们没做到的、孝祥也无法做到。

我的思绪,从采石,从建康飘了回来。眼前,小舟,静静地飘在湖上,孝祥若有所思地说:非烟,这湖光月色美不美?我点头,孝祥回头向我一笑:我要在家乡芜湖,重现这天籁仙境。

孝祥的笑让我心中一动,眼前的他,还是西湖初见时的那个洒脱俊逸的青年,虽然,他历经了那么多的颠沛流离,那么多的起伏磨难。

我们是乘车回到孝祥家乡的。进入芜湖北城门,日已偏西,我们的身后,暮色沉沉,一轮血红的夕阳挂在天边。这背景,让孝祥的回归有了几分悲壮的意味。

告老还乡,这词对于三十八岁的孝祥来说,实在不适合。而他,给皇帝的辞官折子上写的是:回乡养病,侍奉双亲。而衣锦还乡,对于屡屡被贬的孝祥,同样不适合。他是大鹏,被淋湿了翅膀的大鹏,受了伤的大鹏,再也飞不动了。

近乡情已怯,我能感觉到,一路依然潇洒不羁的孝祥神情有点

恍惚 归隐乡里 是他最后的心愿——"一杯莫流连 我亦是天涯倦客"。

进入城西街道,就要到状元坊了。同行的王明清告诉我,状元坊是孝祥中状元那年,当地官府依制而建的。

然而,我们看到的一切,让我们十分意外。

街道两边,挤满了迎接孝祥归来的芜湖百姓,他们的脸上,满是质朴的欣喜和骄傲,孝祥先是呆住了,片刻之后,笑容在他脸上慢慢展开,看着他那疲倦、兴奋的笑脸,泪,不知道是欢喜还是心酸的眼泪,顿时涌满了我的眼眶——孝祥的心,终于有了归放之处。

这样的情形,孝祥离任的时候也有。当地百姓夹道送别,舍不得让他走。屡屡受挫,却依然可以挥洒自如的孝祥,面对百姓的情意却落泪了。

在平江的归途中,孝祥喝醉了。他说,我愧啊,众人说我——政绩遍布朝野,我都做了什么?修了个堤坝,建了个粮仓?杀了一个叛乱的兵卒?

我们都默然,众人说他庭无滞讼,说他惩恶扬善,但这是任何一个平凡的官吏都应该做到的啊!孝祥的目光望向北方,那里是被金兵占领的地方,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在张浚北伐失败的时候,他已经彻底失望了。

孝祥刚回乡的日子里,家中人来客往。张家族人与亲戚们,有做生意的商贾人家,也有小贩车夫,无论谁来,孝祥都一样酬谢款待,对于家族中生活窘迫的,孝祥还要拿出许多银子接济。我看到了孝祥的父亲张祁,他已经是位老人了,他的眼光追随着儿子,满是依赖。此时,孝祥的儿子同之、太平,由伯父带着在建康读书,张家,在建康也有产业。

有家可回真好啊,孝祥在家如鱼得水,而我,却进退两难。和孝祥在外漂泊,我没有什么顾忌。而回到他的家乡,我留在他身边的

理由就有点牵强。孝祥对父亲怎么说的,我不知道,张伯父对我很客气,但往往,客气也代表着距离。况且,张家的下人对我也很好奇,我不是他的妻,也不是他的妾。我住在他这算什么呢?但,我又能去哪里呢?

回乡不久,孝祥去了一次浮山。虽然我没有同往,但我知道,他是去找谁。他去了半个月,那半个月的日子真长啊!好在,孝祥书房我是可以自由进出的,我在这里,读到了那么多他的诗词文章。日光,从东往西,在窗外的树梢上游移,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仿佛,我觉得自己在等待着一个人,但我又清楚地知道,他不是孝祥,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恍惚的时候,心绪,像桶一样,直沉到井底,谁是能拉我上来的那根井绳?

孝祥终于从浮山回来后,一个人。

他的神情很是落寞忧伤。他不说,我也不问。对我以后的安排,孝祥从没有和我提及,但我知道,他和我一样无措和茫然。我,曾经被他拒绝过一回,虽然,当时的我毫不知情,但,奇异的自尊心让我不能开口;而孝祥分明是喜欢我的,但这种喜欢更像亲情,他对于我,也有一道迈不过的坎,我想,那原因不仅是因为浮山道观里同之的娘,还有就是,我是曹泳的女儿,在秦桧家长大。

一日午后,我和孝祥在花园的石桌上下棋。他和我闲聊,说是已经禀明了父亲,就在状元坊不远处,圈出了一百多亩田,正在掘土贮水造湖,他说,到明天春天,环种杨柳,遍栽芙蕖,从此往后,就在碧波粉莲的陪伴下,在芜湖度过余生了。过洞庭湖时,我听他这样说过,我以为,这是一个浮在天上,像白云一样不可及的梦。没想到,他真这样做了,这样大胆而奇特的壮举,也唯有孝祥能想到,能做到。



世事难料,有些玄机我解不透,就这几年,就在我们身边这几人,发生了那么多的变故! 姑爷爷死了,遗臭万年,但是,他的手书字体却传了下来,但人们不愿意以秦体称之,改称宋体。这宋体,会流传多少年呢?还有徽宗皇帝,他的手写字体瘦筋字,也在市面上流传,因为是皇帝写的,虽然是惨死他乡,百姓还是尊其金贵,称之为——瘦金体。

我意外地看到这瘦金体钦笔,竟然在庐山,写在羊皮袄上,我不知道,就是这件羊皮袄,引出了那么多的祸端,字是赵佶的枯瘦的字,满目的凄凉扑面而来......

此次去庐山,是孝祥与张栻相约,同行的还有已经在广济寺出家的郭世模,现在,他叫应庵。回芜之初,我们就去了广济寺。那日,雪后初晴,路面如镜,郭世模披着袈裟匆匆出寺迎接,孝祥与他打趣,道,野僧不惯客,仓皇门前迎。是啊,郭世模久居山寺,已经和外面隔膜很久了,本来,他是准备等孝祥唤他出山,一同做一番男子汉该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想到,孝祥居然在盛年归隐了。

孝祥给朱熹、张栻、虞允文等好友寄去了信,他要让这些举国闻名的学士到芜湖来授课。而张栻的回信却是,请他火速到庐山来。

临出发前,孝祥对我,也终于有了安排,他说他已经在老家历阳

给我寻了一门亲事,庐山回来,就安排我们相亲。我一下子就蒙了,心茧如丝,千丝万缕不知道往哪里绕。从此,我成了没有心的空心人。

我终于等到了谜底,我最不愿意看到的谜底——我在芜湖没有结果。

我淡淡地和孝祥说,我要和他一起去庐山,再去游历一次。其实,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想在庐山找一个清净的道观,远离尘世,就像过去在女贞观。对这浮世,我再也没有眷恋。一个人,回不去往事,又走不通前程,不心生倦意还能怎么样呢?

五老峰,山高谷深。庐山的险峻与奇伟,让人顿时忘了红尘琐事。我站在峭崖上,仰首,望天上的白云,看一线瀑布,我想,这个地方,是可以让我终老的。

我的俗事可以了,但孝祥的俗事却没有了。

我们在五老峰的一间农舍里见到了张栻,不但我诧异,连孝祥、世模都疑惑,为什么,张栻要在这里约孝祥相见。

张栻不语,他让我们等,我们坐在农舍外的石头凳上,终于等来了我们要等的人,一个农夫,满面沧桑,皮肤黧黑.他是谁?

张栻缓缓地说出两个字:李荆!

孝祥忽地一下子就站了起来,面色全变,紧张、苍白......跟随他几年,我何曾见过他有这样的神态?李荆是谁?

郭世模也很吃惊:他问,你是李姑娘的父亲?

农夫说:谁是李姑娘?

郭世模恍然:哦,你出使金国的时候,她还没出世,李姑娘,李扶柳,她是你的女儿!

农夫的脸色也变了,他一把抓住郭世模,你怎么知道的?她们在哪里?

我有些明白了,农夫是李扶柳的父亲,同之的外祖父,多年前和

孝祥的大伯出使金国,后来失踪的李荆。

面对李荆,孝祥的脸上表情很复杂,有欣喜,有惭愧,有疑惑,他犹豫着,我都替他为难,他该怎么称呼眼前的老人呢?

还是张栻开口了:伯父,这位就是我和你说起的张孝祥,他的儿子要称你外祖父。李荆睁大了眼睛,他说,那么,我的女儿嫁给你了吗?她在哪里?她还好吗?李荆急急地说,他回故乡寻找过,那里已经是一片焦土,房塌屋倒,周围已经没了人烟。

孝祥垂首,一贯洒脱聪明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还是郭世模开了口:阿弥陀佛,这其间的事情可是三天三夜都 说不完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么多和张孝祥有关的传奇故事,这个神情俊朗的男子,我以为我很了解的男子,原来,背负着那么重的国恨家仇。

孝祥对李荆说,他的大伯张邵在生日前夕死了,被人下了毒。 他似乎有很多话要和孝祥说,但,却来不及了。他只说了两个字:李荆.....

李荆黧黑的脸上看不出表情,他一句话都没说。围着他的几个 人再怎么焦急,但他就是不说话。

我都不忍心再看孝祥,他心里有太多的疑问,这疑问,在他心里压了十几年,现在这疑问就要解开了,李荆却不开口,而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他必须毕恭毕敬。还是张栻忍不住,他问,伯父,羊皮书在你这里吗?上面写的什么?

李荆却不理他,他喃喃道:死了,都死了。

郭世模合掌道:阿弥陀佛,是谁,是谁要害死他们的呢?

李荆似是答非所问:死人,最能保守秘密。

一片沉默之后,李荆的声音低低的,却如锋利的刀锋,划破层层的外皮,直剖内核。

李荆说:毒死你大伯的口谕,也许就是韦太后下的,或者就是皇帝本人。

当年,金宋议和,在金国羁押十几年的张邵、李荆四人终于可以回宋,此时赵佶已病死五国城,赵恒却依然要羁留在冰天雪地的荒漠旷野。临行前,他们去辞别赵恒,君臣落泪,赵恒脱下了皮袄,让李荆穿在身上。他哭着说,羊皮袄上,有先王的钦笔,你们回去,一定要让赵构快来救他的哥哥,让他知道他的父母、他的兄长曾经受的苦楚。李荆几个也泪不能止,他们对赵恒说,若是赵构不发兵,就立赵构的嗣子为王,废掉赵构,扶持坐上皇位,救他们回宋。

但就在他们启程的前夜 李荆失踪了。

其余三人护送韦后一起回宋,韦太后,就是赵构的皇母,赵佶的王妃,在金国,改嫁了金国的大元帅,还生了两个孩子。

后面的事情,孝祥他们都知道,这三个人回归后没两年,接连都死于非命。在金国和韦太后一起的柔福帝姬逃回宋朝后也被处死了。罪名是假冒公主。

可是,李荆,为什么会在临行前失踪?

李荆,从穿上羊皮袄的那时起,就成了活靶子,无数的杀机,如旋转的气场将他笼在其中。临行前那夜,有人摸进他的帐篷要刺杀他,好在他机警,栖息在帐篷的树上……他来不及和张邵他们打招呼,就这样亡命天涯。

从此,这所谓的羊皮书,就成了江湖朝廷都要争夺的密诏。张邵他们说不出羊皮书上写的是什么,也找不到李荆。所以,他们没一个好下场。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两朝皇帝都对孝祥欣赏有加,却始终有一道隔膜的沟,将他们隔开,那就是忌心,一个人,如果被人所忌,他再怎么做,都是在唱独角戏,终于,孝祥的独角戏要谢幕了。

但孝祥还在问:羊皮袄在哪里?上面写的什么?

我在心里长叹一声:这就是孝祥的天真,现在知道写的什么还有用吗?

李荆脱下皮袄,撕开里子,几个人急忙凑上去,只见羊皮上是一行词,二十八个瘦金体——

彻夜西风撼破扉, 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山南无雁飞。

孝祥颓然坐下,他说,这就是羊皮书?这就是先王的亲笔? 就为了这个皮袄子,他的大伯张邵送了命,他和父亲一直被皇帝猜忌。

张栻说:当年不如把这羊皮书给他们算了。孝祥摇头:给了也是个死。斩草除根。再说,谁会相信只有这个。

李荆无语,他的一辈子,他的一家人,都被这羊皮书毁了。这些年,他一直被人追杀,直到隐居在这五老峰上,直到被张浚的儿子张 栻找到。

张栻也一直在找这张羊皮书,当年,他和他的父亲多么希望找到这张羊皮书,靠着这张懿旨,找到一个可以抗金的皇帝,结果,赵构是禅位了,换了赵瑗又怎么样?

其实,我还不是和孝祥一样,执著于知道所谓的真相,那是我一直埋在心里的疑问:我的姑爷爷秦桧,他到金营那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荆说,秦桧初到金营,大家都以为他是"忠臣",对他敬重有加。可是,不久,他就离汉人很远了,他已经是金国左元帅挞懒的亲信,可以自由出入金营。秦桧与挞懒之间是如何搞到一起的,唯有他们自己知道,有人说是他老婆王氏和……

姑太太苍老却不失美丽的脸浮现出来,她是有恩于我,有恩于

张家的,我冲口而出:这是造谣。

李荆看看我 问 她是你什么人?

我的脸红了……犹豫了片刻,我说:亲戚。

李荆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他说,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

默然,我唯有垂首默然。我想,知道了又怎么样呢?秦家后来 扮演的角色,就连三岁的孩儿也知道。我第一次为表哥庆幸,他,走 了也好。否则,这耻辱的柱子也会压得他生不如死。

我转身离去,珠儿跟在我的后面,我在一块青石上坐了下来,白茫茫的云雾,在青山间飘移。云,飘过来的时候,青山被遮住了,什么都看不见;云,飘过去的时候,山岩峥嵘。其实,山一直都在那里,犹如我们刚知道的真相。

我坐在这里等他们,我想,他们肯定有许多正事要商议。

但,也就片刻的功夫,孝祥他们也出来了。李荆,我从此再也没有看到他。只听得郭世模说,李姑娘的父亲,和他女儿一样倔强。张栻也说,李伯父不愿出庐山,也只得由他。然而,孝祥一直沉默,他那恍惚的情绪,让人担心,让人害怕,本来,我想提出留在庐山的想法,也不能再说出口了。

回到芜湖,孝祥就病了,一病就是半个月,恹恹的。

在病榻上,孝祥对我说,李荆不肯原谅他,不肯原谅他离弃了他的女儿李扶柳,而扶柳也不愿意走出道观。孝祥颓然地低下了头。我默默地看着他,看着他沉没在失意的深潭里——无论是国事,是家事.他都扑闪了个空。

走出孝祥的房间,我听得孝祥的父亲在佛堂里,他跟着应庵一起学禅念佛。我听应庵念了一个偈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孝祥的父亲跟着念: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我也在心里反复地寻味: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可是,孝祥的岸在哪里?我的岸又在哪里?

和孝祥从庐山回来后,他果然就给我定了亲。夫家是孝祥历阳老家的远亲,也是他的学生胡元功。那时候,孝祥大病初愈,但,一切都按着当地风俗来,状元府是我的娘家,娘家人给我准备了嫁妆,我最珍惜的,是几箱孝祥的手迹。我想,以后的日子,我要把孝祥的书稿整理成集,孝祥没有反对,而我未来的夫婿,他最喜欢的词家,就是孝祥,我决定嫁给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和我一样懂得孝祥的诗文,他说,他会协助我,编一本于湖居士诗集。

有时候,你以为是绝路的时候,峰回路转,前面也许就是一条通天大道;而有时候,你以为前方是一坦平途的时候,会马失前蹄,人仰马翻。

本来,我已经闭上眼睛,准备坦然接受生活的一切安排,顺着惯性往前走,往前走。但这惯性,却因为孝祥的突然逝去,戛然而止。

庐山之行,回到芜湖的孝祥气色一直不大好,又为我的亲事操劳了两天,我知道,他是真心把我当亲妹妹,来安排我的未来,我贪恋这点人世间的温暖。

而他自己,在收到虞允文的来信后,似乎心情才好转起来。此时的虞允文已经被皇帝任命为丞相,谥张浚忠献。

那是暑天,虞允文顺江而下,孝祥到江边去迎接他。虞允文的行程安排得很紧,下午,他就要启程。此行,虞允文力邀孝祥出山, 当今皇帝要二次北伐,打过淮河去。他还要在芜湖,征些粮草军饷。

状元府的老槐树上,蝉声一片。故友重逢,又带来了孝祥最希望听到的消息,孝祥有多高兴啊,他遣人将米仓库房的粮食银两送到虞大人的船上去,自己,则邀虞大人去陶塘泛舟,对酒当歌。

春到家山须小住, 芍药樱桃, 更是寻芳处。 绕院碧莲三百亩, 留春伴我春应许。

由孝祥意念而生的湖光美景,他怎能不与好友分享呢?

陶塘,就是孝祥掘田而成的湖,湖上,碧波荡漾;湖畔,柳丝拂面,后来,我才想到,孝祥湖畔种柳,是对他的恋人扶柳一个念想吧?

他们一群人,说说笑笑走远了。我坐在房间里,只觉得六神不安。拿起一本书,捧在手里,却一个字看不下去。珠儿端来井水浸的西瓜,我让她放在那里,自己丢下书,失魂落魄地,也不知道想做什么,珠儿纳闷,她问:小姐,你怎么了?我摇头,恍惚间就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想,也许我是在担心,担心孝祥要跟随虞大人远去?担心他又要踏上那不可知的前程?

我吩咐珠儿准备轿子,既然想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心烦意乱,我就不去想了。但我还是要做点什么,我也要去陶塘。

八月酷暑,正午的太阳如烈焰一般。从状元坊到陶塘,一路上,树上的树叶儿都晒蔫了。一路上,我催轿夫快走,快走!珠儿跟着轿子后面跑,她急得直喊:小姐小姐,你要去哪里?你要干什么?

但我还是没能赶得上,到了陶塘边,一切都结束了。四周的声息都静止了,我什么都听不见,只能看见——日头明晃晃地照着,一艘画舫静静地停在碧叶粉荷间,湖水,轻轻地,轻轻地漾着……

孝祥中暑,命殒舟上。

芜湖商民,为此休市三天。孝祥魂若是有知,也当在陶塘的水波中欣慰的笑。岁月的足迹虽然戛然而止,但他留下的岂止一个湖呢?

孝祥死后的多少年后,还有人念起他,说他是"承苏启辛"的宋词大家,我想,孝祥当得起这说法。

西湖的风,洞庭湖的风,陶塘的风,孝祥御风而去,

不知今夕何夕啊!我闭上眼睛,任由泪水滑落......

孝祥祭年,一本由历阳守胡元功夫妇编撰的《于湖居士诗集》在 民间流传。孝宗皇帝看到后,长叹一声:用人不尽......

附录(一)

参考书目

《张孝祥词笺校》 宛敏灏 黄山书社《张孝祥资料资料汇编》 宛新彬 中华书局

 《于湖居士文集》
 徐鹏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孝祥年谱》
 韩酉山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沈起炜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四朝闻见录》
 叶绍翁(宋)
 中华书局

 《梦粱录》
 吴自牧(宋)
 三秦出版社

 《武林旧事》
 周密(宋)
 中华书局

附录(二)

张孝祥大事记

公元 员源(年(绍兴十三年),十二岁 随父迁居芜湖升仙桥西。

公元 **远源**年(绍兴十七年),十六岁,与李氏同居,生长子同之。 同年应乡试中举。

公元 玩應年(绍兴十八年),十七岁,在建康(今南京)从蔡清宇读书。

公元 **员额**年(绍兴二十四年),二十三岁,廷试,高宗亲擢为状元。秦桧孙子秦埙为第三。拒曹泳请婚于殿廷。上书为岳飞辩诬并请表忠义。

公元 员缘年(绍兴二十五年),二十四岁,其父张祁被下大理寺,桧卒,魏良臣密启得释之。

公元 灵物年(绍兴二十六年),二十五岁,伯父张邵卒。

从这年起, 张孝祥历任国子监点检试卷官、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实录院校勘、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等职。

同年,送李氏回浮山道观;嫁妹法善为韩元龙继室;娶表妹时氏为妻。

公元 **贡黎**年(绍兴二十九年),二十八岁,左鄯、郭世模等人馆 其家。试中书舍人等职。被汪澈弹劾,罢为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亲友受株连。

其间前后六守平江、荆州、临川等外郡。

公元 房房 (绍兴三十一年),三十岁,闻采石大捷,作词《水调歌头》

· **風思**· 情断南宋

公元 扇面年(绍兴三十二年),三十一岁,张浚北伐失败,悲愤而作《六州歌头》

公元 员顶车(隆兴二年),三十三岁,妻时氏卒。

公元 灵龙年(乾道五年),三十八岁,四月游庐山,六月,以当暑送虞允文,中暑卒。

附录(三)

《情断南宋》人物关系

张孝祥:南宋爱国词人,宋高宗钦定状元,在芜湖捐田百亩,汇而成湖。湖名初为"陶塘",乃张孝祥效仿陶渊明归隐之意。现名镜湖。

张祁:张孝祥父亲,晚年信佛。

张邵:张孝祥伯父,早年出使金国,回宋后在生日前日猝死。

冯夫人: 张孝祥祖母, 张孝祥出生时被其指派给大伯父张邵做嗣子。

李榕: 张孝祥生母, 为张孝祥大伯父张邵之妻。张邵出使金国回宋前夕自缢身亡。

李桐:李榕的妹妹,嫁与张孝祥父亲张祁为妻。

李荆:李榕的哥哥和张邵一起出使金国。

李扶柳:李荆的女儿,李榕、李桐的侄女,也是张孝祥恋人,生子同之,后在浮山道观修道。

时兰芽:张孝祥妻子,其舅之女。

时檄:时兰芽的父亲,张孝祥继母时氏的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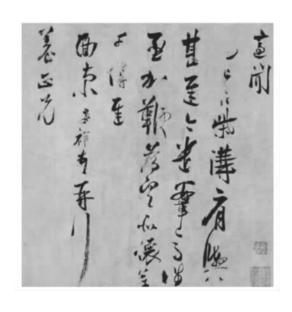
魏良臣:时兰芽的舅舅。

曹非烟:曹泳之女。曹泳是秦桧儿媳之兄,在张孝祥被钦点状元之时请婚被拒。

秦埙:南宋丞相秦桧之孙。是曹非烟姑母之子。

附录(四)

张孝祥手迹



附录(五)

镜湖各个时代的照片





・ 圆圆・ 情断南宋







后摇 记

有一个人,一直被芜湖人忽略了。其实,岂止芜湖人,他是被全中国人遗忘了。全中国人可以忘了他,但我们芜湖人不应该忘了他,因为,我们至今还享受着他的福荫——镜湖的两潭碧波。城市,喧嚣而纷扰,而城中心有这么一座湖,就如一个水分润泽的美人,明媚光艳起来。

前两日,从镜湖边走过,华亿的商城,大门已经向镜湖这边敞开,狭窄的步行街,从商场直延伸到湖畔,有一种心扉被打开的感觉,豁然开朗。我想,在那愿配年前,张孝祥想过,这里会是这样一番都市繁华的景象吗?但我可以想象。愿配年前,张孝祥从这湖畔走过,那时候,这里应该还是城郊吧?人烟也少,他信步走来,湖畔有柳,徐徐微风,碧波盈盈,一定是这样的。

我曾经在湖畔的许多地方,凝视着镜湖。沿湖,有许多商城,因为角度不同,我所看到的湖景也不同。最美的是站在华亿的楼上,看外面,窗子,就像画框,刚好是一幅浑然天成的风景画,有湖水,有扶柳,有小舟,有亭阁,这画之静美,之清新,让人如坐春风,顿有脱俗的感觉。

在我手头,有几本和张孝祥有关的书,多是旧书,来路不一,来得也不易,但很庆幸,它们现在都归我了。虽

然,被大多数人遗忘了,这么多年来,还是有几个人在孜孜关注着他。看一段书的后记,这本书,作者从收集资料到整理成稿,大约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后来又在一家出版社躺了六七年,终于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慧眼识珠,出版成书……多么不易!二十六七年,几乎是人生最黄金的时候,什么人有这样的耐心,成就这样一件事情?这本书的作者是韩酉山,这本书是《张孝祥年谱》。一本书的出版有这么多的曲折,有点像张孝祥的坎坷的一生。

关注张孝祥的还有安徽师范大学的宛敏灏、安徽大学的宛新彬,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是父子,他们应该是芜湖人。除此,还有一个人,香港的黄佩玉女士,写了一本《张孝祥研究》,这本书我没有找到。我很难想象,一个香港人,会对张孝祥这个课题感兴趣,实际起象,一个香港人,会对张孝祥这个课题感兴趣,实际起,黄女士当然不是研究张孝祥为什么要在芜湖捐田成湖,她研究的主题是宋词,对于学者来说,张孝祥是南宋别国词人,是承苏启辛的重要人物,但是这个概念,理所当然地被人忘记了。现在人多知道陆游,但当时张孝,到然地被人忘记了。现在人多知道陆游,但当时张孝,到然地被人忘记了。现在人多知道陆游,但顶多,现有生的人们只记得一句"妙处难于君说"而已。的确,张孝祥的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生僻难懂之处,还有用典太的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生僻难懂之处,还有用典太多,但,他还有他的隽永书法,他的万丈豪情,他的远大抱负,他的隐士情怀,可以平衡,可以弥补,但,他终究还是被人忘却了。

从有限的书里,我们知道,张孝祥的情感故事,注定是一本大书,只是,未从历史里浸淫,只是浮光掠影地看

过来,我们看见战火,看见金殿,看见道观,看见湖光,看见那几个与他有关的几个女人,的确,是真真切切在岁月长河里存在过的女人.....

现在,有种时尚的写法是误读,是的,肯定是有误的,但我确信,无论是隔着原理年,隔着原理年,人的感情不会变。

"枯树昏鸦,远处是你的的马蹄……"张孝祥在镜湖的水波里随风而逝,让人欣慰又心酸的是,虽然,他一直被人淡漠地遗忘着,却又隔着时光,像一个黯旧的影子一样,一直淡淡映在书简上,直到今天的《情断南宋》。

此书的出版,得益于芜湖文化委员会和芜湖通俗文 艺研究会的资助与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王毅萍 原田 原田